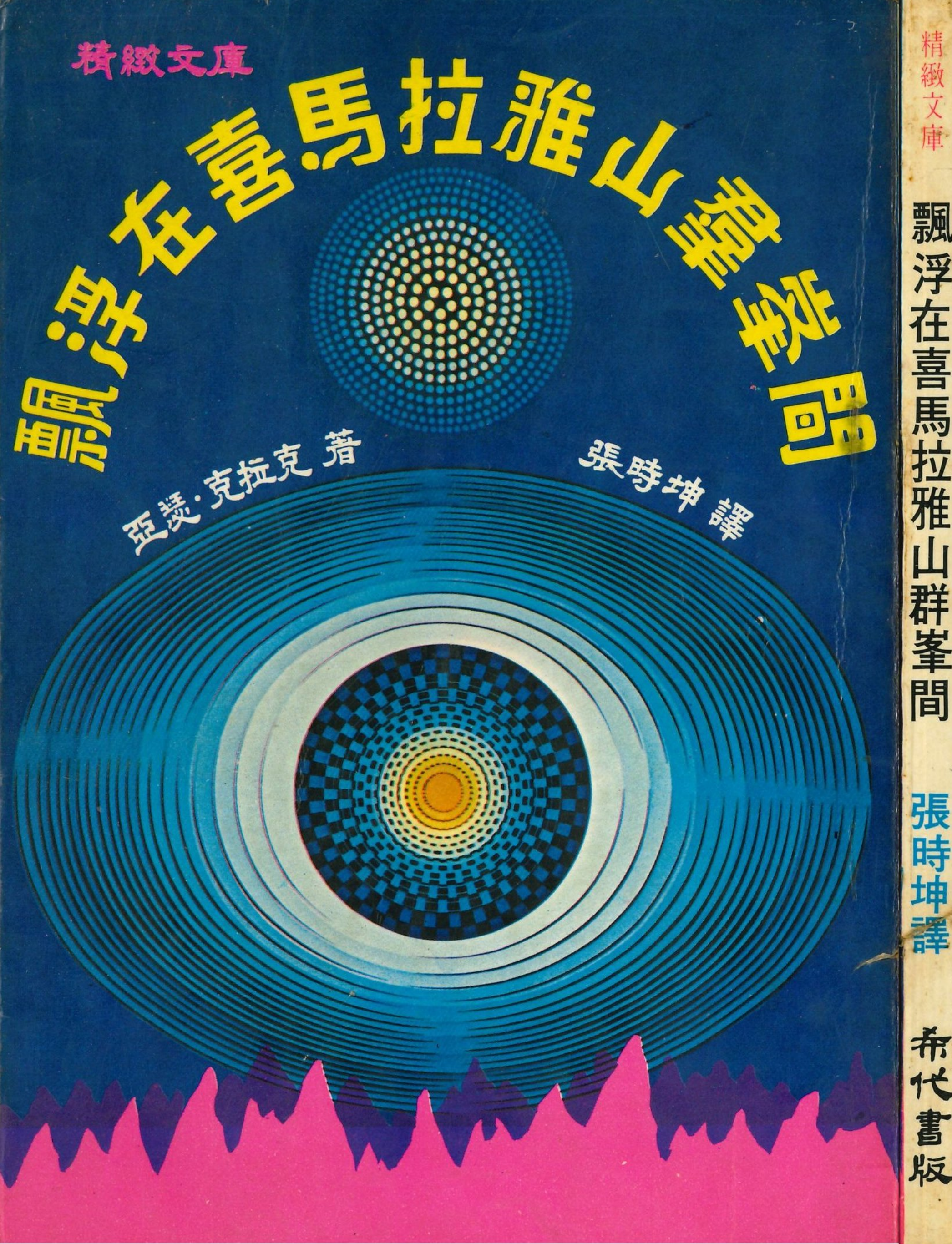


精緻文庫

飄浮在喜馬拉雅山群峯間

張時坤譯

希代書版

飄浮在

喜馬拉雅山

羣峯間

引言

由亞瑟‧克拉克撰著這本未來科學幻想小說是再適當不過的了。

一般科學小說均可能犯下許多錯誤，幻想力太强而又無豐富科學知識，只憑一味的神奇與不合物理原理來取悅讀者，還有的是人性陳述過多，只不過以未來世界爲背景，而內容主題還是談論目前人類及人性爲結構。

亞瑟的作品雖然閱讀起來需要思索，但其科學價値却受重視。亞瑟的小說，給予許多科學家、人類學家、太空專家若干啓示，他暗示數千年前人類所信奉的神，可能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超智慧生物，他假想未來人類的演化及外太空旅行的情況，從平實的文筆中；挑起震動心弦的想像力，引往數百年後人類未來生活的境界，令你激動也令你平靜。

作者簡介

亞瑟・克拉克 Authur C. Clarke 生於一九一七年，很早就對科學發生興趣。他還不到十歲就從卡紙板管和一對透鏡造了一架小望遠鏡，並花掉很多晚上製作月球的地圖。

在倫敦還是年青人時，他就開始寫科學幻想小說，第一篇有關太空飛行的故事就被採用，並成爲英國太陽系協會的會計。

二次大戰期間，他是英國皇家空軍飛行中校，戰後他取得學位。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他在「抽象科學」雜誌當助理編輯。自此他即成爲專任的作家，並在塞隆成家。

他寫過不下四十本書——小說和非小說——以十五國語言銷售達二百萬本。一九六二年，他得到通俗科學「卡林嘉獎」Kalinga Prize。由於他以近四年的時間與史坦萊、柯布里克合著「二〇〇一：太空之旅」in 2001:a Space Odyssey（該著作曾拍攝成電影，在臺北放映過）他也與美國太空計劃相關，也是美國各大學最著名的演說家。



芝加哥每日新聞評論說：「科學幻想小說的讀者一定承認克拉克先生是最好中的最好者，因爲亞瑟•克拉克不但是作家和科學家，而且他是人道主義者，挑起讀者建設性地想到人類的未來……」。

目錄

外太空的表兄弟

地球上的人們，不要害怕。我們是友善地來臨——因爲我們是你的表兄弟，我們以前曾經來過。

在幾小時後，我們見面時，你們將會認識我。此時我們正像這無線電通訊這麼快地在接近太陽系，你們的太陽在我們前頭已經統治了天空，這是我們的祖先和你們的祖先在千萬年前曾共享過的太陽。我們是人，像你們一般，只不過你們已忘記你們的歷史，而我們仍記得我們的歷史。我們在大爬蟲動物的主權時期曾統治地球，我們來到地球時，牠們正趨向死亡，我們束手無策。你們的世界當時尚是一顆熱帶的行星，本來以爲這地方很適合我們的人定居，但是錯了。雖然我們主宰太空，但我們對氣候，對進化，對遺傳因子……等等知道得仍舊不够。

幾百萬年的夏天——在那古代的時日沒有冬天——這殖民地正欣欣向榮。雖然它是孤立的——因在宇宙中從一顆星旅行到另一顆星要花許多年——但它與其父母的文明保持連系，每世紀

有三、四次，星際船會前來，並帶來銀河的消息。

可是二百萬年前，地球開始變化。有幾世紀它曾是熱帶的樂園，接着氣溫下降，氷開始從兩極流洩。當氣候轉變時，殖民者也轉變。我們現在了解這是長夏結束的自然適應，可是在地球上定居，生存很多代的人却認爲他們已經受到奇怪和可怕的疾病攻擊。那是一種不是殺人，肉體也不受到傷害的疾病——可是它使人的外形毁損。

然而有的竟是免疫的，變化救了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因此，不到幾千年，這殖民地已分成兩個獨立的集團——幾乎是兩種對立的種族——彼此互相猜忌和嫉妬。

這分裂帶來羡妒、騷亂，終致引起衝突。當這殖民地崩解，氣候日益變壞時，這些能從地球撤退的人就撤退，其他的就流入野蠻。

我們本可保持連系，可是在宇宙浩繁的星星裡有太多的事要做。我們一直不知道你們尚有倖存的人，一直到幾年前，我們收到你們第一道無線電訊號，知道你們簡單的語言，發現你們已從野蠻年代那一段漫長的路走了回來。現在我們來歡祝你們——我們長久失去的親戚，並幫助你們。我們自從放棄地球以來，已在無限長的時代進步很多。如果你們希望我們帶回氷年期前的那段長夏，我們辦得到。尤爲重要的，我們有治療各種癌症的藥，那是曾使許多人民深受痛苦的病。

也許您們願意聽其自然——要是不如此，我們有好消息給你們。地球上的人們，你道可以毫無困難地加入宇宙的世界。

巴比倫的萬代祖先

這是地球上「帝國」極度混亂而不安的年代。太空船遠離家鄉，距位於銀河邊沿尋找零散星羣的大母船幾乎有一百光年。但是卽使無法拋棄地球文明的依戀：在那依戀底下，懷念着他們遙遠的家究竟怎麼樣了，「銀河探險隊」的科學家仍然忙於他們永不休止的任務。

在這狹窄的太空艙中只住了三個人，在他們之間都具有許多科學的知識，以及在太空生活了近半世的經驗。經過漫長的星際之旅，仰望頭頂上的星羣似乎在告訴他們宇宙的浩瀚無際，當他們減速朝它們飛近時，他們顯得比金更黃一點，比太陽更光亮些，有若他們童年時所看的神話。他們從過去的經驗知道，在此處找出星體的機會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此時他們眩惑於明亮的景色一時了去發現星體的興奮。

不到幾分鐘他們發現第一顆行星。那是一顆巨大而熟稔的行星，過於寒冷，不適合原形質的生命，而且可能沒有穩定的表面。所以他們朝太陽方位展開搜索，立刻有了收獲。

那是一個使他們患思鄉病的世界，一塊每部份都令他們很熟悉的世界，但是完全不相同。兩塊大陸浮在碧綠的海上，兩極覆了冰。有些沙漠地區，但大部份地質顯然是肥沃的。甚至距離這麼遠的地平面上，植物生長的跡象也可看得一清二楚。

當他們向大氣層降落，朝其正中間飛去時，他們飢渴地凝視愈來愈大的地形。太空船筆直地穿過無雲的天空，向一條大河流降落，以無聲動力的電壓控制降落的速度，最後他倒降落在水邊的草原上。

沒有人動一下：直等到自動儀器完成整個降落步驟，其餘的什麼也不用做。接着警示鈴輕輕地響了，控制板上的燈光閃亮了。歐曼船長發出解脫的嘆息，站了起來。

「運氣不錯，」他說：「如果病原性的試驗令人滿意的話，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外面去，勃特蘭，我們來到的地方你認為怎麼樣？」

「地質還算穩定，至少，沒有活火山。我看不出有任何城市建築的痕跡，不過那無關緊要。如果這裡有文明，那可能已通過了這個階段。」

「或者還沒到達呢？」

勃特蘭聳聳肩。「兩樣都有可能。這可能需要花點時間來找。」

「有的是時間。」克林達說「現在我們的家鄉可能再也容不下我們三個人了。」他凝視連結

太空船的交通鑲板。有一會兒大家都緘默着，為地球的未來命運而緘默，終於克林達走向控制板，壓一下帶有電子裝置的按鍵。

帶點輕微的機械聲，一片船體滑開一邊，第四個太空人步出了艙外，踏上這座新的行星上，彎曲着金屬的四肢，同時調整自動變速裝置，以便適應不習慣的地心吸引力。在艙內，電視影幕隱隱約約現出生命，透露一片搖曳而帶藍綠色的幼草景色，以及在不太遠處的幾棵奇形樹，那可能是由於地心引力和氣候的影響，還有大河流的陰影。克林達再按一下開鈕，當機械人轉動它的頭時，影像穩定地流過影幕上。

「我們要去那裡？」克林達問。

「我們先看看這些怪樹，」歐曼回答：「如果有任何動物，我們可以找到它。」

「看！」勃特蘭大叫：「一隻鳥！」

克林達的手指飛落在鍵盤上：影像集中於曾經突然出現在影幕左邊的小斑點，並迅速地在機械人的攝影鏡頭對準目標物時予以擴大。

「你對了，」他說：「鳥類，顯示提高了進化的過程。這地方看來蠻有希望的，我去準備攝影機。」

機器人走向前時，畫面受到晃動的影響，但並沒有分散他們的注意：他們早就對此情況養成習慣了。不過他們從不對這種探險做過早的判斷，不着太空衣就離開小船，越過野草，並體會拂過他們臉上的風。可是這太過冒險，甚至在似乎像這樣無害的世界上，自然界的背後，都可能藏有險惡的情況。野獸，有毒的爬蟲動物，沼澤地區——死亡令以千種面目接近疏忽的探險者。而最凶惡的敵人是看不見的：如傳染菌與過濾性病毒。

機器人可以蔑視這一切的危險，即使它遭遇到足够毀滅它的野獸，也不會在乎的——機器永遠不會發生膽量的問題。

他們走過草地，並沒有遇上什麼。如果有任何小生物被機器人的行走所驚擾，他們也看不到。克林達在機器人走近樹林時遙控減低它的速度，在太空船上的觀察者自然而然的畏縮於驟然出現他們眼睛的樹枝。畫面在控制機器自行重新調整其顯像之前模糊了一會兒，接着才恢復正常。

樹林充滿了生命，它潛伏在地底下，攀沿在枝葉之中，浮散於空氣裡。它喋喋不休地飛過樹林，而自動攝影機不停地錄下銀幕上的畫面，供往後在太空船返回基地時爲生物學家搜集資料作分析。

克林達在樹林變得稀少時抒出一口氣，這是極端費力的工作，要使機器人在穿過樹林不致粉碎，而且在空曠處要它自行照顧自己。接着畫面好像被捶子擊了一下般地震顫着，發出了金屬的磨擦聲，而整個畫面在機器人翻倒時旋轉地向天空掃射。

「怎麼搞的？」歐曼叫道：「你犯錯了嗎？」

「沒有，」克林達陰鬱地說，他的手指飛躍在鍵子上。「可能有什麼東西從背後攻擊機器人。我希望……噢……我仍控制得住。」

他操縱機器人恢復坐姿，並旋轉它的頭。這不必花太久的時間，就找出毛病的原因，站幾步遠，憤怒地從後偷擊的是帶有一套最凶惡牙齒的四脚獸。就在這一刹，相當明顯地，牠想下決定是否再次出手攻擊。

慢慢地，機器人站了起來，而在它如此做時，巨獸蹲下，作撲姿。一道微笑閃過克林達的臉上：他懂得如何處理這情況，他的姆指按上很少用到的「美人魚」鍵上。

樹林回響了從機器人隱密的擴音器發出來的起伏叫聲，而且這機器人躍向前應付它的逆境，雙臂在其前面連打。吃驚的巨獸幾乎向後翻倒，幾秒鐘內牠跑得無影無踪了。

「現在我想我們至少要等二小時，直到每樣東西從隱匿處再出現。」勃特蘭說。

「我對動物心理懂得不多，」歐曼感嘆地說，「不過牠們是否經常攻擊完全不熟悉的東西？」

「有的會攻擊走動的東西，但那是不尋常的。正常地牠們只為食物攻擊，或者牠們在受到威脅的時候才會反撲。你指望着什麼？你暗示這星球上另有機器人嗎？」

「當然不是。可是我們的食肉動物朋友可能誤認我們的機器人為更可食用的兩足動物。你不以為這叢林內的空地相當不自然嗎？那可能是一條小路。」

「這麼說，」克林達很快地說：「我們跟下去，找出來，我厭倦躲藏樹林，但我希望沒有什麼再對我們撲擊：那對我的神經不好。」

「你說得對，歐曼，」勃特蘭過了一會兒說：「那一定是條小路。不過那並非意味情報，畢竟，動物——」

他倏然頓住，同時克林達使前進的機器人停住脚步。小路突然引進更寬濶的空地，幾乎全被一座茅屋的村子所佔據。它被木柵包圍，顯然沒有防範的準備敵人，因為門是敞開的，其居民寧靜地過他們自己的生活。

有很多分鐘，他們三個靜靜無言地凝視銀幕。接着克林達打了一下顫，說：「這是不可思議的。這可能是我們自己的星球，十萬年前的地球，我感覺好像我及時回來了。」

「沒有什麼可驚怕的，」老練的歐曼說：「畢竟，我們發現將近一百個星球，其生活方式與我們相同。」

「是的，」克林達應話：「銀河系中一百個星球！我仍然認為這遭遇在我們身上是奇怪的。」

「好了，這總會發生在某人身上，」勃特蘭富有哲理地說：「同時，我們必須運用我們連系的程序，如果我們把機器人送進村內，它會引起一陣騷亂。」

「這已算是最樂觀的看法，」歐曼說：「我看還是先抓個土著，向他證明我們是友善的。克林達，藏好機器人。就把它藏到森林裡好了，那裡它可以守望而不會被攻擊。我們即將有一星期的實際人類學要研究了！」

生物試驗顯示離開太空艙是安全的前三天，勃特蘭堅持一個「人」去——機器人的陪伴不算在內。他無畏於這個星球上的巨獸和微生物，他深信其他的科學分析，也考慮這問題的複雜性，在以往，這些分析所犯的錯誤少之又少……

他留在外面一小時，小心地仔細觀察，而他的同伴既想看又怕看地跟着他。在他們能完全肯定勃特蘭是安全前，這還得需要三天；同時，他們透過機器人的攝影鏡頭，不停地忙着觀看村子，並錄下所看到的一切。他們在夜裡移動太空艙，把它藏在樹林的小徑上，因為他們恐怕遭到破壞而永遠無法離開這個星球。

而來自家鄉的消息始終不好。雖然他們在宇宙邊緣，遠離家鄉，不受其影響，但是他們的心

情沉重，有時徒勞無功的感覺會吞沒他們。他們知道，隨時隨地，回家令會由地球上的統治「帝國」拍發出來。不過直到目前，他們仍繼續工作下去。

登陸後的第七天，他們已準備好做實驗。他們現在知道這座如同地球上世紀前的村子中的小路是用來打獵的，勃特蘭選了一條較少用的路。然後他把一張椅子固定在路的中央，並坐下來看書。

當然，這完全不像表面那樣地簡單：勃特蘭已採取一切想像到的警覺。藏在樹林下草叢的五十碼遠，機器人正送過它的電視攝影鏡頭守望，機器人的手中握有一支小而致人於死地的武器。從太空艙控制着它，克林達的手指壓在鍵上，等到有其必要的時候馬上就按下去。

那是計劃的消極一面：積極的一面則是在勃特蘭的脚邊躺着一隻長角的小動物屍體，他希望那個獵人走過這條路，會接受這禮物。

兩小時後，他衣服內的收音機嗡嗡地響起警告聲。雖然他的血管已經漲滿了血，他還算十分鎮靜，把書放到一邊，低望足跡。星球人信心十足地走向前來，右手旋轉着一根矛。等他看到勃特蘭時他停住一下，然後更小心地前進。他可以說出這沒有什麼可害怕的，因爲陌生人體軀小，而且顯然沒有武裝。

當他們之間只隔廿步時，勃特蘭發出微笑，並慢慢地站起來，他彎下身體，撿起屍體，走向前當奉獻品。這姿態在任何世界爲任何生靈所理解的，而在此時該會使星球人也明白。星球人向前走近，接住野獸屍體，毫不費力地摔上他的肩膀。有一陣子他以深不可測的表情凝視勃特蘭的眼睛，然後他轉回頭，走向村子。他三次回頭看勃特蘭是否跟踪他，每一次勃特蘭都報以微笑並揮手致意。整個插曲維持不過一分鐘，在兩種人類初次接觸之間，這是完全沒有劇情的，但不是沒有尊嚴的。

勃特蘭直到那星球人看不見了才移動，接着他鬆懈下來，並向衣服裡的麥克風說話。

「這是非常好的開始，」他說：「他至少不是驚嚇的，或甚至敵視的。我想他會再來。」

「這似乎好得令人不相信是事實，」歐曼的聲音在他耳內響起：「我本以爲他會是驚怕或敵視的。你會向一個十分陌生的人接受禮物嗎？」

勃特蘭慢慢地走回太空船。機器人現在已走出掩護，並在他後面幾步繼續保護他。

「在我可能不會，」他回答：「不過我屬於文明的社會。完全未開化的星球人可能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對陌生人起反應，即依照他們過去的經驗來應付陌生人。假定這部落從不曾有過敵人——這是十分可能的，那麼，他們對我們可能感到好奇，但却不害怕。」

「如果這些人沒有敵人，」克林達插嘴，不再完全專心控制機器人，——他們爲什麼要在村

子四周圍架起木柵?」

「我是指沒有人類的敵人，」勃特蘭回答：「如果這是事實，我們的工作就簡單多了。」

「你認爲他會再來嗎?」

「當然，如果他像我想的那種人類，好奇和貪婪將使他折回來，在兩天內我們將會成爲朋友。」

往後的日子，每天早晨，機器人在克林達的指揮下出去狩獵，然後勃特蘭會等到「雅安」——他們給那星球人起的名字——出現。他每天都定時的到來，而且他都是一個人來。他們對這起了猜疑：他希望獨自保有他的收獲，因此要所有的同族以爲是他勇敢的狩獵成果嗎?如果如此，這透露出「雅安」是一個未曾預料的精明傢伙。

起初，雅安拿到東西立刻就走，好像害怕這大方的禮物的贈送者會改變心意。不過，就如勃特蘭預計過的那麼快，他開始被簡單的科學魔術以及鮮艷的水晶和布料吸引而留下一會兒。逐漸地勃特蘭能够與他交談，這一切全被隱藏的機器人的攝影機拍錄下來。

可能有一天，哲學家將能分析這項星球上的資料；勃特蘭所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找出雅安所講的一些簡單動詞和名詞的意義，但這工作因雅安不但使用不同的話來表示相同的事，而且有時同樣的話表示不同的事，而益發感到困難。

在每天，除了和雅安會晤外，太空船飛行得更遠，從空中觀察這星球的其他地區，有時則降落某些地帶作更詳細的觀察。雖然發現另有一些居民，但是勃特蘭不想與他們接觸，因爲他已經從攝取下來的資料中得知他們全像雅安一樣的文化水準。

勃特蘭常常想，以銀河系這麼少的人類之一在這一時刻才被發現可算是非常差的笑話。不久以前，這該是一件超級重要的發現，現在文明已太超越，無法與這些野蠻的星球人表示兄弟般的關心。

直等到勃特蘭確定自己在雅安心目中非常重要時，他才向他介紹機器人。在克林達指揮機器人走過草地時，勃特蘭指給雅安看他這個同伴。第一次雅安顯出有點畏懼，可是在勃特蘭撫慰的語言下他鬆懈了，雖然他不停地注視這在前進的怪物。它停在有點距離的地方，勃特蘭走向前，一直等面對面時，機器人才抬起它的手臂，交給他一頭已死去的動物。他嚴肅地拿住牠，把牠帶回來給雅安，只是這死去的動物似乎有點負荷，令他走起來有點顚跛。

勃特蘭在雅安接受禮物時，心裡猜想著雅安的想法：他認爲機器人是主人還是奴隸呢?也許這種概念遠超出他的領悟：對他，機器人也許只是另外一個人——一個勃特蘭的獵人朋友而已。

克林達的聲音輕輕地從機器人的擴音器傳出來。

「他那麼鎮靜地接受我們，眞令人驚異。沒有嚇壞他吧?」

「你不要憑你自己的標準去判斷他，」勃特蘭回答：「記住，他的「人生」哲學是全然不同的，而且更爲單純。現在他已信任我，我給予他的任何東西不會令他畏懼的。」

「我不知道那是否也是他同類的眞理？」歐曼質疑：「只懂一個人來判斷是不太安穩的。我很想在機器人送進村子時看看會有什麼事發生。」

「不行！」勃特蘭叫道：「那會使他驚訝。他從沒有遇見一個能說兩種口音的人。」

「你認爲他遇見我們時他會猜疑嗎？」克林達說。

「不會。機器人對他只是純粹魔術——但它不會比火或閃電以及其他一切他已經可以容忍的力量更爲神妙。」

「好了，下一步怎麼辦？」歐曼問，有些不耐煩。「你打算帶他到太空船，還是你要先進入村子裡？」

勃特蘭猶豫。「我不想進行得太多，太快。你知道這後果。我要讓他再三想想，等我們明天回來時，我會嘗試說服他帶機器人到村子裡去。」

在隱藏的太空艙內，克林達再度指揮機器人，使它再走動。像歐曼一樣，他也有一點不耐煩，不過勃特蘭是專家，他們必須服從他的命令。

有幾次他幾乎希望他是機器人，沒有感覺或感情，能够沒有偏見的注視一片落葉或一個世界滅亡的痛苦……

雅安聽到叢林內傳出巨大的聲音時，太陽已西落。他立刻認出它，無視它無人性的音量：那是他的朋友的聲音，而它正在叫喚他。

在回應的靜寂裡，村子的生命近至止息。甚至小孩子們也停止遊戲：唯一的聲音是嬰兒被突然的寂靜所嚇壞的哭泣聲。

所有的眼光全集中在雅安，他輕快地走向他的茅屋，抓住擺在入口的矛。木柵不久將關閉，以防夜裡的小偷入侵，不久，他又走出來。在召喚他的聲音再度響起來時，他走過門，此刻它擁有越過一切語言和文化障碍的緊急請帖。

能說許多聲音的機器人在離村外一點兒的地方和他碰頭，並打手勢叫他跟隨。沒見到勃特蘭的影子。他們走了一哩才見到他站在不遠的河岸，並凝視慢慢流動的河流。

雅安走近時，他回過頭，但一時似乎不明白他的突然出現，之後他向機器人打個隱匿的手勢，它就隱身不見了。

雅安等待着。他有耐性，雖然他從未以完整的話表達出來，但他很沉着。他與勃特蘭在一起時，他覺得親切，非他的族類可比擬的。

這是奇異的場面。在河流的邊緣正站了兩個男人，一個穿着緊身而發出閃光的制服，配有小小、複雜的儀器；另一個身着動物皮，手拿着矛。他們之間有一萬代，一萬代和不可衡量的空間差隙。但是他們都是人。

勃特蘭立刻開始說話，來來回回地走着，脚步很快，語氣含有瘋狂的痕跡。

「全結束了，雅安。我曾希望以我們的知識，我們本能領你走出十二代的野蠻，但是現在你將必須獨自奮鬪，這可能要你費一百萬年才辦得到。我很抱歉——我們希望能完成得更多。就算現在我也想留下來，可是歐曼和克林達說起責任，我想他們是對的。我們所辦的實在太少，可是我們的世界召喚我們回去，我們不能拋棄它。」

「我希望你能了解我，雅安。我希望你知道我所說的。我把這些工具留給你：你會明白如何使用。看看這刀子如何割：它會比你族類能够造出來的器具提早幾十年或幾百年。保護這根鐵管（電筒）：當你按下鈕，瞧！如果你節儉地使用，它會給你好幾年的光，雖然它遲久會失效。至於其他的東西——你可以自已找出使用的方法。」

「東方升起第一顆星，你曾經看過那顆星嗎？我不知道你在什麼時候發現它，也不知道將來會有何事發生，這顆星正是我們的家鄉，雅安，而我們却無法解救它們，有許多星星已經滅亡或擴張得非常巨大，所以我可以想像你們將會和它們一樣，在十萬年內，過度的文明將到達你的世界，使你們的百姓急增而流離。也許，到時你的族類將會到達其他的星球上。但願我能警告你別犯我們犯過的錯誤，而到那時候就會花掉以往一切所努力得到的代價。」

「雅安，你的世界在宇宙的邊緣。你可以逃避像我們可能面臨的毀滅。或許，有一天你們的太空船會像我們所做的一般在羣星中探險，而你們也許會碰見我們已經毀滅了的世界，以及不明白我們是何人，甚至忘了我們曾經在此地見過面。」

「我的朋友來了，他們不能再給我更多的時間。再見，雅安——好好使用我留下給你的東西。以目前來說它們會是你這個世界中最偉大的財寶。」

在星光中閃爍的銀色巨物從空中輕煙似地滑下。它沒有接觸到地面，在距地面只一點點就停住了。在極寂靜裡，長方形的光一面從打開的門中透出，發亮的「鐵人」慢慢地走進金色光芒的門內。勃特蘭也跟着走進去，在門口停頓一下，向雅安揮揮手，接着黑暗整個吞噬了他。

如同火堆上升的煙那麼快，太空船上升飛去，等它看起來很渺小，小得讓雅安感到他可以把它握在手中，一下子，它似乎模糊地飛向星星。從空蕩蕩的空中，一聲雷鳴般的回響返回沉睡的大地，而雅安終於知道「神」已遠去，永遠不會再來臨。

許久許久，他呆立在緩緩的河水之旁，他的靈魂內有種永不會忘懷和永不了解的失落感。然後，他小心地和崇敬地收好勃特蘭留給他的禮物。

在星星之下，這孤單的影子跨過無名的大地，朝家中走，在他的後面，河流溫柔地流向大海，風吹過肥沃的平原，以後一千世紀，雅安的子孫將在這平原上建造一座大城——巴比倫。

衆神的食物

議長，各位先生：首先向你們警告我要說的將使您們感到相當的噁心，但却是正當而具有多半證據的，這牽涉人類自然各方面，但幾乎沒有被公開討論過，而在國會委員會之前更是想也沒想到。但是我認爲他們必須面對它，有時僞善的罪惡不得不被撕裂，而這是其中之一。

各位先生，你和我皆溯自一段漫長食肉動物進化而來，我從你們的表情明白你們大多數不明白這字眼。好吧，這本是意料之中——它是來自已經廢棄二千年之久的語言。也許我最好避免委婉的說法，該殘酷地直說出來，即使我不得不使用目前政治社會聽從未聽過的話，因此我先請要向我攻擊的人原諒。

追溯幾世紀以前，我們人類最喜歡的食物幾乎全是肉類——一度活生生動物的肌肉。我不是想要倒你們的胃口，這只是事實，你們可以在歷史書上查得出來……

主席，當然我準備等到艾爾文議員感到好過些，我們專業人員有時會忘記非專業人員無法對

如此的說法予以正常的反應。同時，我必須警告委員們，會有更壞的要來臨。如你們有誰是胃敏感而要嘔吐的，我建議你在還不太遲之前趕快追隨艾爾文議員到外面去……

好吧，容我繼續說下去。從古到今，所有的食物可歸爲兩類。第一類食物大半從植物製造而來——榖物，果實，浮游生物，海藻以及其他各種植物。要我們明白我們極大多數的祖先是農夫，靠原始和常是非常辛勞的方法從海上或陸上掠取食物，這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可是却是事實。

第二類食物是肉——請准我回到這不愉快的題目上，它取自相當數目的動物身上。你們也許熟悉一些——牛，豬，羊，鯨魚等。大多數的人——抱歉，我強調這些，但事實是不必爭論的——寧願吃肉，而不喜歡其他的食物，雖然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夠沉溺這胃口。但對大多數的人，肉是稀罕的珍品，其菜單百分之九十是蔬菜。

如果我們冷靜地注視這問題，我們會明白肉必定是稀罕與昂貴的，因爲它的製造是極端無效率的程序，要產生一公斤的肉，動物必須吃下至少十公斤的蔬菜——這食物本可由人類直接食用。完全撇開任何唯美主義者的想法，這情況在廿三紀人口爆炸之後，實不能予以容忍。每一個吃肉的人要負起使他同伴十人或更多人飢餓的罪……

幸運的很，生物化學家。給我們解決了這難題：像你可能知道的，答案是太空探險無數的副產品之一。所有的食物——動物或植物——是奠立於來自很少共同的因素上。碳，氫，氧，氮，硫磺和磷，將這六種原素和其他一些原素，以一種幾近不定的方式包含他們製造出人類已在吃或將可吃的食物。面對殖民月球和行星的問題，廿一世紀的生物化學家發現如何從基本的原料：水、空氣和岩石組合任何渴望的食物。這是科學史上最偉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成就。但是我們不該爲此感到過於驕傲。植物王國已以擁有十億年的歷史來反擊我們。

化學家現在能組合任何想像到的食物，不管它是不是自然的副本。無需說，有些錯誤——甚至災難。工業的帝國興起又崩潰，從農業和動物耕作進到由巨大自動機器進行耕作的過程，往往是痛苦的。可是它必須製造，而且我們爲此省去不少勞力。飢荒的危險已經永遠忘却，我們已有豐富和各種不同的食物，這是已知的年代所未曾有過的。

當然，此外還有道德上的收穫。我們不再屠殺幾百萬的生靈，如此一來，殘酷的屠宰場和屠殺站將從此在地面上消失。這對我們似乎是難以置信的，甚至我們的祖先，雖然他們是殘忍和粗暴的，亦能容忍如此的猥褻。

但是——要與過去作完全的割斷是不可能的。像我已經說過的，我們是食肉動物，我們已經承繼了百萬年的嗜好與胃口。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在以前，我們的一些偉大祖先享受牛、羊和豬的肌肉——當我們能夠得到牠們時，而我們今天仍然享用它……

哦，也許艾爾文議員最好從現在起留在外面。也許我不該如此的直率。當然，我的意思是我們現在吃的許多合成食物，部份是具有如同古式自然製造的相同公式。其實，它們有些正完全是複製品，和化學或其他試驗所製造的無任何不同之處。我們製造者首先採用最普通的事先組合的食物當我們的模型，然後再依他們的嗜好和體素再加以改良。

當然，我們平日所說的新名辭，是不隱含解剖或動物起源的，所以沒有人會談論起生命的事實。當你走進餐廳，你在菜單上所找到的大半是從廿一世紀初就已發明，如果你想試驗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容忍力，你可以試試一項有趣味但是不討人喜歡的考驗。國會圖書館分類部有一大堆來自著名的餐廳的菜單——是的，以及白宮宴會——退後五百年。它們有生的，解剖室的屍首，那使我們幾乎讀不下去。我實無法更活生生的表達我們與只幾代前的祖先之間的差隙的東西……

是的，議長先生——我就要說到這點，而且，所談這些是極端切題的，不管它是否令你同意。我並不想要破壞你的胃口，我只是拿出基本證據，希望駁斥我的競爭者：飛機食品公司。除非你了解這證據，否則你可能認爲這是不莊重的埋怨。

各位先生，新的食物每一星期都在發明，它們像女人的時裝來了又去了，只有菜單一樣永成不變。我坦然承認「安布普公司」在食品工廠史上已是最成功的，你們大家全知道這形勢：其他的已被掃出市場之外。

自然，我們被迫接受挑戰。我公司中的生物化學家就如太陽系結構的一般優秀，他們亦趕着要到安布普公司工作。我告訴你們我們有每一樣食物的錄影片（自然或組合的食物）時，我不是在說任何商業的秘密。那些食物已爲人類食用，而那些名詞有如你從不曾聽過的外國名字，像乾烏賊，蝗蟲加蜜糖，孔雀舌，……巨大的味素和體素的實驗室是我們交易的貯藏庫，正如所有做生意買賣的公司一般。從那兒我們可以選擇和調和，而且通常我們可以複製已推出市場的任何產品，無需過多的麻煩。

但是「安布普」曾難住我們一段時日。它的蛋白質產品很順利，沒有太多的困難，可是我們不能完全匹敵它。這是我們公司生物化學家的第一次失敗，他們沒有誰能解釋出來——就我們所知，似乎每一樣食品和「安布普」產品比較起來品質一樣，成份也一樣，但就是沒有味道，引不起食慾。

議長先生，總之，「飛機食品公司」將在你之前訴願——我相信是非常不情願地。他將告訴你「安布普產品」是從空氣、水、石灰石、硫磺、磷以及其他原素組合而成的。那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但是它亦會是歷史上最不重要的一章。因爲我們知道他的秘密——像大多數的秘密，一旦你知道它，就非常簡單了。

我的確必須恭賀我的對手。他終於製成可用的，不受限制的成品，那是以最自然的東西，爲

人類供食的觀念所製成的。直到現在，它已供不應求，因此爲能得到它的鑑賞家所品時，毫無例外地，他們發誓沒有其他東西可與它相比擬。

不錯，「安布普公司」的生物學家已完成一項宏偉的工作。現在你們必須解決道德和哲學的問題。當我開始說出我的證據時，我使用已不通用的「食肉動物」這字。Cakniuoke 現在我必須向你介紹另一個，我第一次說出口的「食人肉的野人」Cannifal……

飄浮在喜馬拉雅山—群峯間

到午夜，艾佛勒斯峯頂只有一百碼遠，白雪般的金字塔，蒼白如鬼魅地閃在上升月亮的光芒中。天空一片無雲，吹了幾天的風已幾乎完全止息。在地球的最高頂點有如此的平靜與祥和，可眞難得，他們選的時間太適當了。

或許是太過於好了，哈潑想，這反而令人感到某種太易獲得的失望感，他們眞正僅有的難題已在出了旅舘俱失。管理員反對未經許可就在午夜遊覽這座山，因那可能會發生意外，影響他們的生意。

可是艾德溫博士決定這樣做，他雖未說出口，但却有最好的理由。世界最著名的科學家之一的出現——在這觀光季節顚峯中出現艾佛勒斯旅舘，引起許多人的驚疑。哈潑告訴他們是前來從事地心引力的測量，緩和了人們的好奇心，至少測量的事有一半是事實。可是到此刻，這一半的事實竟消失無蹤。

誰在此時看到艾德溫，決不會想到他的腿有毛病——。他肩上負有五十磅的裝備，穩定地爬上二萬九千呎的高度。他生下時就受到一九六一年「沙利竇邁杜」災害，這種鎮靜劑使世界上數以萬計的兒童畸型。艾德溫算是幸運的一個，他的手臂十分正常，而靠運動加强了力量。然而，他的腿只是小塊的肌肉和骨頭。靠支柱的幫助，他能站立，甚至蹣跚的走幾步，但他從來沒有眞正地走路。

而此刻他是在距艾佛勒斯峯頂只二百呎……

在三年前，身爲初級電腦程序的製訂人，哈潑只能靠名聲和眼光認識艾德溫博士。即使是直接在他底下作業，也難作個別的接觸。他對他既不是喜歡或是討厭，但對他仰慕與同情，倒是眞的。

只離開大學幾個月的哈潑懷疑這博士是否知道他的存在，掛在組織圖板上的名牌不說外。在這分部尙有十名電腦程序製訂人，全比他高級，而他們多半從不曾與他們的研究主任交談過十句話。當哈潑以助手身份携帶一份分類卷宗進入艾德溫博士辦公室時，他預料最多只是一、兩句客套官話，就可出來。

幾乎正是如此。但正當他要離開時，他被蓋滿半個牆壁的喜馬拉雅山的活動景畫所吸住。它擺在艾德溫博士從辦公桌抬起頭就可看見的地方，而這正是哈潑非常熟悉的景色，因爲他自己就曾拍過它。當時他是以虔誠的觀光客站在艾佛勒斯峯的頂峯照的。

向後延幾乎有一百哩遠的雲層，有肯欽眞加山白色的脊，差不多與它平列，較近的是麥古拉双生峯，更近的是艾佛勒斯峯的隣居與對手？羅竑山。向西方繞得更遠，流下谷地十分大，以致眼睛無法欣賞到它們的整個表面，那是開伯爾山和隆布克山冰河的交合流。那些似鐵般硬的冰壁總有幾百呎深。

艾德溫博士在他後面說話時，哈潑仍在觀看，沈浸在他自己的回憶中。

「你似乎很感興趣，你去過那裏嗎？」

「是的，博士，我高中畢業時，家人帶我去過。我們留在旅舘一星期，準備在天氣變晴之前回家。但在最後一天，風突然停止不吹，我們約有廿人就上了峯頂。約一小時，彼此照像留念。」

艾德溫似乎在相當久的時間來消化這資料，接着他才開口，聲音失去先前的冷漠，含有一股興奮的暗流。他說：「坐下，我要多聽一些，哈——噢——哈潑先生。」

在他走回去，面對艾德溫的大桌前的椅子時，哈潑發現自己多少有點迷惑。他所做的不是最不尋常的，每年總有數千人到艾佛勒斯旅舘，而約有四分之一的旅客到達峯頂，其實，只有去年

才有禮物贈送給站在這世界之頂上的第一萬個觀光客。有些憤世嫉俗者已對這事發表評論。

哈潑可沒有什麼可向艾德溫博士說的，他所得到的資料艾博士也會知道。然而，一個年青而有野心的科學家不會錯過這種機會，就是讓能幫助他一生的人增强對他的印象。哈潑可不是拍馬屁或阿諛諂媚的人，不過當他看到機會時，他就不會輕易放棄。

他先把思想和記憶整理好，然後才慢慢道出：

噴射機送你到一座名叫南奇的小鎭，離山約廿哩。然後公共巴士載你沿一條崎嶇的路直上旅舘，這旅舘俯視克漢布冰河。它是在一萬八千呎高度，有控制氣壓、溫度的房間給不能適應這種高處的旅客住。當然，還有醫生隨時準備救援，管理員不會接受身體不能適應的旅客。你必須留在旅舘至少二天，才准許到較高的地方。

「從旅舘你無法眞正看見峯頂，因爲你太接近山，而它似乎就在你上面隱約地出現。然而景色令人看迷，你可看到羅兹和六座山峯，而這也會是迷人的——尤其在晚上。風通常在高處的頭頂上怒吼，流動的氷發出奇異的噪音。這讓人很容易想像出有妖魔怪物在羣山中徘徊逡巡……

「在旅舘裏除了輕鬆在瞭望風景，直等到醫生准許後，可說無所事事。在以前，這常要花幾星期來適應稀薄的空氣，但現在他們可以在四十八小時使你適應。即使如此——大多數年紀較高的人——仍認爲這對他們太高了。」

「以後要看你如何經驗，以及你願意付出多少。一些爬山專家僱了嚮導，使用標準爬山裝備，幫助他們到達山頂。因此爬這座山並非太困難，而且在各要站有避難所。大半的團體都如此。只是氣候難卜，每年總有些人發生意外而死亡。」

「普通的觀光客照較容易的方法做。不准飛機降落在艾佛勒斯，除非緊急、迫切，不過靠近奴波兹的山頂有小屋，從旅舘起飛的直升機可到那裏服務。從小屋，到峯頂只有三哩——在良好情況下，不管有沒有爬山經驗，誰都可以爬。有的人根本不帶氧氣就爬山了，雖然這不值得推介。像我那次，我直到上了峯頂才揭下面具，並發現呼吸毫不困難。」

「你使用過濾器或氣筒嗎?」

「哦，是分子的過濾器——它們現在十分可靠，他們已把爬高山的事簡化。沒有人再需要携帶壓縮氣。」

「爬山要花多久?」

「一整天。我們剛好在黎明出發，回來已入夜。這速度使人吃驚，因爲我們從小屋走去的路沒有碰到眞正的阻碍，像我說的，在良好的情況下誰都是容易的。」

艾德溫博士立刻重複這些話，此時的哈潑才驚覺自己的饒舌，他幾乎完全忘記自己是在向誰談話，但是爬上世界之頂的興奮與美妙已十分鮮活地重臨，以致他一時似乎又再回到那寂寞，刮

風的山峯。但那一位置却是地球上艾德溫博士永遠無法站立的……。

此時的這科學家外表看來並不專注——或者他習慣於如此未加思考的機智。哈潑不明白，爲什麽他對艾佛勒斯峰如此的感與趣？或許由於對他那是非常難以到達的，而他十分渴望站在那峯頂之上。

而三年後的現在，哈潑歇在距峯頂一百呎上，等艾德溫博士趕上他。雖然以前沒有提到，但他知道這科學家希望捷足先登上峯頂。他期望保有這榮譽，年輕人又何必去搶它。

「一切順利嗎？」哈潑對正在舒口氣的艾德溫博士問。這一問是多餘的，可是哈潑急着要向包圍他們的寂寞挑戰。他們可能是這世界上僅有的人，在這白雪皚皚的山峯中，根本看不到人類生存的跡影。

艾德溫沒回答，但在他走過去時給予無心的點頭，他發亮的眼睛盯住峯頂，繼續僵硬的步態走路，他的脚在白雪中留下淺薄的脚印。當他行走時，從他背在肩上笨重的行李內透出低低的嗚咽聲。

其實，這行李在負載他——或者說四分之三的他。他穩定地慢慢走最後幾步到他一度對他來講曾是不可能的目標，艾德溫和他一切的裝備只有五十磅重。而如果那還太重的話，他只要轉動標度盤，他就一點都沒有重量。

在喜馬拉雅山中是廿一世紀最神秘的。全世界裏，只有五個艾德溫實驗飄浮器，而其中就有兩個到了艾佛勒斯峯。

儘管哈潑對「飄浮器」知道了二年，並了解一點點基本的理論，但它對他來講仍然神秘得很。它們貯存的電力可擧起二五〇磅重。其擧起與降落循環過程可以重複，在配件與地球地心引力起反作用時，上升，電池消耗電，下降時，它則充電。由於機械的程序不是完全有效，每一次循環總會損失一點能源，不過在配件組合。消耗殆盡之前，至少可以重複一百次。

使用這種器具可減輕大半重量，對登山者來說是一種令人愉快的經驗。背負皮帶的垂直拉力使它感覺到他們像吊懸着看不見的汽球，隨意可調整浮力。他們爲了黏着地上，需要一定的重量數，憑實驗出來的數，很容易在這平面行走自如。

有時候他們甚至把重量減至零，以越過座直的岩面。這是最奇妙的經驗，需要對其裝備完全信任。半懸在半空中，什麽都沒靠，只需要意志作後盾。不過幾分鐘後，自由和權力的意識就克服一切的恐懼，因爲這是人類最古的夢想之一。

幾星期前，某圖書館秘書從廿世紀初的一首詩，找到一句描寫他們完美的成就的詩：「安全騎上殘忍的天空」。甚至鳥類也沒有如此的自由。這眞正是征服了太空。飄浮器將揭露羣山和世

界上的高處神秘，像水中呼吸器揭露海洋一般。一旦這機件通過試驗，廉價地大量生產，人類文明的各方面將會隨之改觀。運輸會起革新，太空旅行不會比坐飛機還貴，所有的人類可飛上天空瞧瞧。一百年前汽車的發明，造成社會和政治的變化，如今又會重臨。

不過，哈潑感到艾德溫博士在這勝利的一刹並沒有想到這些。以後，他會得到世界的讚許（或者咒駡），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站在這世界最高頂點上的意義有這麼多。這眞正是心靈的勝利，克服身體殘缺的勝利問題。其他的無關緊要。

哈潑走向他，在白雪覆蓋的尖頂上與他會合，他們握手，因爲此情此景這似乎該做的。不過他們沒說話，綿延無盡的峯景已使他們忘了講話。

哈潑鬆下笨重的裝備，慢慢地細細觀察天空四周，當他認出它們時，內心叫出這些巨山的名字：麥古拉，羅兹，巴朗兹……即使這些山峯還無人登過，「飄浮器」不久將會改變這情況的。

當然，會有很多人不贊成。可是追溯廿世紀，也有登山者認爲使用氧氣筒是「欺騙的把戲」。即使經過適應了幾星期，要相信一點沒有人爲幫助，而能到達這些高處是很難的。哈潑想到仍然躺在這一帶地下，未被發現的馬洛里和艾爾文屍首。

他後面，艾德溫博士清清嗓子。

「走吧，哈潑。」他靜靜地說，聲音因氧氣過濾器而不清晰。「我們必須在他們開始找我之前回去。」

離開峯頂，沿斜坡下來，夜已更黑，有些高高的雲朵很快地滑過月球的臉，月光明暗不定，路就較不好走。哈潑對這樣的天氣，有所警覺，內心打算重新安排他們原本的計劃。也許朝南方的避護所較好，而不要企圖到達小屋。不過他沒向艾德溫說什麼，他不希望發出不正確的警報。

現在他們沿一條細細石子路的邊緣走，一邊已黑漆漆，伸手不見五指，一邊有淡淡的雪光。在還沒有時間預防之前，突然地，他們的脚落空了。幾秒後，風已把他們拋向黑黝黝，空蕩蕩的黑暗中。

不可能判斷他們底下的深度，哈潑强迫自己向上瞥視，但他什麼也看不到。雖然風似乎近於水平地載送他，他知道他一定跌落了。他剩餘的重量該會以千分之一的正常速度慢下來，但那該够了，如果他們落到四千呎下，曉得這似乎只有一千呎該是唯一的安慰。

他還沒有時間害怕——如果他倖存，那才會來臨——他主要的憂慮——實在够荒謬地——竟是擔心這昂貴的「飄浮器」會損壞。他完全忘記他的同伴，因爲在如此危機中，心靈一時只能掌握一樣事。尼龍繩上突然一震，令他充滿迷惑。接着他看到艾德溫慢慢地在線尾盤繞他，像環繞太陽的行星。

這景色把他帶回到現實，並意識出該怎麼做。他的同伴可能維持不到一分鐘，他大聲喊叫：

「博士！用緊急救生術！」

他說話時，他摸索機件的封條，撕開它，並按下鈕。

立刻，行李包像憤怒的蜜蜂，嗡嗡叫起來。他感到皮帶在用力拉他的身體，好像要把他拉回天空，脫離看不見的死亡之谷。地球的地心吸引力的簡單算術在他心中閃現。

在繩子之間的鬆弛部份舉起時，繩子起了激烈的急拉。艾德溫博士已慢慢壓緊急鈕，終於他也上昇了。這是上升力與吹掃在羅玆山氷面間的風競賽。雪岩般的牆在他們頭頂上的月光中依稀可見，像一堆冰凍的岩石。很難正確地地判斷他們的速度，不過至少每小時不會低於五十哩。就算他們躲過這一刼，他們也無法期盼穩開嚴重的傷害；而在此受傷無異就是死亡。

接着，正當似乎無法避免撞擊之時，氣流突然向天空激升，把他們拖上去。他們只差五十呎就撞上岩石的邊緣。這似乎像次奇蹟，不過，過了一會兒的解脫之後，哈潑知道救了他們的乃是簡單的氣體動力學。風爲了避開山不得不上升，另一方面，它又會下降。可是那已不關重要，因爲前面的天空是空蕩蕩的。

怒吼的風聲突然消逝，現在他們靜靜地在碎雲底下移動。他們的速度並沒有減，他們正通過茫茫的天空。此時的他們甚至可以舒意地轉向，橫過分隔他們的卅呎空間。

「艾德溫博士，」哈潑叫道：「你好嗎？」

「是的，哈潑。」這科學家相當鎮靜地回答：「現在我們怎麼辦？」

「我們必須停住上升。如果我們浮得更高，我們將不能呼吸——卽使用過濾器。」

「你說對了，先保持平衡再說。」

他們切斷緊急電流時，背包的嗡嗡叫聲頓然消失了。有幾分鐘他們賴尼龍繩上下——有時高，有時低——直到他們設法平衡，順着風向。等他們終於穩定時，他們已在三千呎以下飄浮。除非「飄浮器」失效，否則他們已沒有危險了。

直到他們想法子回到地球之時，他們的麻煩才會開始。

在整個歷史上沒有人曾歡迎奇異的黎明。雖然他們疲倦，又僵又硬，稀薄空氣的乾燥使他們的呼吸銼痛了他們的喉嚨，在東方地平線初次的光芒在擴延時，他們忘記這一切的不舒服。星光一顆接一顆隱退，在天明時刻幾分鐘前，最後消失的是太空站最明亮的一顆——大西洋三號，懸在夏威夷上空二萬二千哩之處。接着太陽升上無名的山海，喜馬拉雅山的白天來了。

這像在月球瞭望太陽。最初，只有最高的山抓住歪向的光，而環繞的山谷仍是一片陰影。但慢慢地光線沿斜坡前進，使這被遺棄的大地又開始它新的一天。

現在，如果認眞地看的話，有可能看到人類生活的跡象。有幾條小小的路，薄薄的煙從孤獨

的村莊冒升，廟頂折射閃爍的陽光。底下的世界醒了，全不知道一萬五千公尺上面有兩個人在飄浮。

在夜裏，風必定改變了幾次方向，哈潑不知道他們現在何處。他認不出一點路牌地號。他們可能越過了尼泊爾和西藏五百哩的旅程。

當前的難題是選擇降落的地點——因爲他們正迅速地飄向混雜的山峯和冰河，這兒難於期盼找到幫助。風正以東南方向帶他們向中國飛。如果他們飄過羣山；在那兒登陸，在他們能與聯合國救難中心的人接觸之前，可能要幾星期。但如果他們降在只有文盲和迷信的地區的話，他們的生命甚至可能陷於危險。

「我們最好迅速下降，」哈潑說：「我不喜歡這些山的表情」。雖然艾德溫博士只離十呎遠，但聽不到他的同伴在說什麼。不過博士終於點點頭，幾乎是勉勉强强的。

「我怕你對了——但是我相信憑這風向，我們能辦到——我們不能像我們能上升的那麼快。」

這確是事實，動力背包只能以十分之一的耗電率充電。如果他們失去高度，過快衝向大地，細胞會過熱而爆炸。西藏人會以爲殞石在其天空殞落。誰也不知道艾德溫博士和其年輕的助手究竟發生何事。

離地上五千呎高，哈潑就開始預料隨時爆炸。他們正迅速地下降，不過這種情形不會維持太久，很快他們就要減速，以免他們以過快的速度擊向地面。但事情比預料的更壞，他們全錯估了風速。那兇暴，未預測到的風再度猛吹，他們看得到從暴露的山脊冒起白雪的蒸氣，像鬼魅的旗幟在他們底下湧現。在他們與風一齊動時，他們不知道它的威力，現在他們必須再度在這變幻莫測的天空之間作危險的過渡。

氣流正將他們注入峽口。沒有機會升高，他們必須選擇最適當的登陸地點了。

峽谷狹窄，差不多是垂直的裂口，石壁以時速三十到四十哩滑過。胡亂吹的旋風隨時會將他們吹向右邊，再吹向左邊，他們時常在僅以幾呎之距離避開撞毀。等他們掃過覆有厚厚的雪的岩架之上幾碼處時，哈潑企圖拉捨棄「飄浮器」的鬆帶，想以百分之幾點幾的希望中回到堅實的地上。

但卽如在這準備冒險一試的時刻，他仍然不感到有點害怕。這像一場充滿刺激的夢：一場醒來發現自己安全躺在床上的惡夢。這瘋狂的冒險眞不可能對他發生……

「哈潑！」博士叫道：「機會來了——如果我們能牽扯住那圓石頭的話！」

他們只有幾秒鐘行動。立刻地，他們開始拋出尼龍繩，直到它只成一大圓圈，最低的部位距地上只有一碼遠。一個約廿呎高的巨石，正橫在他們的飛行航線，除了它，一片廣大的雪地正好作登陸地點。

繩子掠過圓石的低坳處，然後套住了它。哈潑感到一陣突然而來的急扯，他像一顆彈弓上的石頭，半弧地懸住。

我從沒想過雪會如此的硬，他告訴自己說。說完了以後起了一剎明亮的爆光，然後什麼都不知道了。

他回到大學的講堂。有位教授以熟悉的音調在談話，但多少不屬於那裏，以愛睏的，心不在焉的樣子，他數了大學老師的名字。不，一定不是他們，可是他又十分熟悉這聲音，而且無疑地這是向某人說。

「……我發現愛因斯坦地心引力的理論有點不對時仍然十分年青。尤其在均力原則的基礎下似乎是謬誤的。依照這情況，沒有方法區別地心引力和加速力產生的影響。」

「但這顯然是錯誤的。人可以產生均一的加速力，但均一的地心引力是不可能的，因爲它服從逆轉平方律，因此必定有不同，卽使是很短很短的距離。所以，試驗可以輕易修正，以識別這兩種的差別，而這令我懷疑……」

這溫柔的話就如不懂的外國語言流過他的心，他明知他本該完全了解，但是這實在太麻煩，無法找出意義。不管如何，第一要務是找出他在何處。

除非他的眼睛有毛病，他竟完全看不見。他眨眨眼，卻令他起了一陣頭痛，發出痛苦的喊叫。

「哈潑！你沒事吧？」

對了！那是艾德溫博士的聲音，在黑暗裏柔和地說。但向誰說呀？

「我頭痛死了！我想動一下，一動就發痛。怎麼回事了？怎麼一片黑暗呢？」

「你有了震盪——我想你弄碎了筋骨。不要作無謂的說話，你不省人事已一整天。這又是晚上了，我們在篷帳內，我節省了我們的電池。」

艾德溫博士打開手電筒時，光幾近息息欲滅，不過哈潑看到他們四周小帳篷的牆。他們帶了整套的登山裝備是多麼幸運，只因爲他們陷在艾佛勒斯峯，但也許這只是痛苦的延長……

他驚訝於這四肢不全的科學家，沒有任何援手，竟已設法卸下他們一切的道具，弄好帳篷，將他拖到裏面。每樣事都整整齊齊的：水桶、罐頭、手提火爐的小瓦斯筒。只有「飄浮器」失了踪，猜想它們被留在外邊，免佔空間。

「我醒來時，你在向誰說話？」哈潑說：「或是我在做夢？」雖然從帳篷的壁上折射而來的光，很難看出另一個人的表情，但他看得出艾德溫是困惑的。他立刻知道爲什麼，但後悔問這問題已太遲了。

這科學家並不相信他們會倖存。他已記錄下他的筆記，因爲他們的屍體會被發現的。哈潑喪氣地懷疑他是否已經寫下他的遺囑和遺言。

在艾德溫回答前，他迅速改變話題。

「你呼叫了救生隊嗎？」

「我每半小時呼叫一次，但我怕我們被羣山罩住了。我聽得到他們，但他們沒收到我們的。」

艾德溫博士檢起小錄音無線電收發機，並打開它。

「這是救生隊。」收發機傳出細微的聲音。「這是救生隊。」

間隔的五秒內，艾德溫按下求救的訊號鈕，等待着。

「這是第四救生隊。」

他們等了整整一分鐘，但沒有回應他們的求救。算了，哈潑自語說，這太遲了，無法彼此責怪。他們飄浮或吹在山上，他們曾爭論是否呼叫地上的救護中心，結果決定不呼叫，一半因爲他們仍在半空中沒必要做，一半因爲怕接連而來避免不了的成爲頭條人物。經過這事件之後學乖了：誰會夢想到他們會登陸在救生隊可達到之外的地方呢？

艾德溫博士關掉收發機，帳篷內唯一的聲音是風沿山壁吹的虛弱呻吟聲。

「別擔心，」他終於說：「到早上，我們再想法子出去。現在除了使我們自己安適外，直到黎明我們無法可施。來一點熱湯吧。」

幾小時後，頭痛不再困擾哈潑。雖然他猜想筋骨眞的碎了，只要他不動就舒服得很，而且他感到此時的世界一片安寧。

他已渡過對艾德溫博士從事如此自殺式的作法所作的埋怨與絕望，此刻他恢復冷靜，雖然他的心靈正在尋找逃生的方法，無法安心睡覺。

帳篷外面，風幾近遠颺，夜非常地靜。這裏已不再完全黑漆一片，因爲月亮已升起了，從上面的雪反射更多的光芒，正流過帳篷透明的溫牆。

最重要的，他自語說，他們沒有現存的危險。食物至少可維持一星期，而雪可溶成水。一、二天後，如果筋骨沒異樣，他們可以再度啓程——而這一次，他希望結果會快樂些。

從不遠的地方傳來奇異、柔和的打擊聲，這使哈潑困惑一陣後才明白這是一塊雪跌落下來的聲音，夜格外的寧靜，所以他幾乎可以聽到他的心跳聲，他同伴入睡的呼吸似乎不太自然而濃濁。

奇怪，心裏怎麼被這微未的事分了心呢！他把思想回到求生的問題上去。即使他還不適合移動，博士能獨自企圖逃行。

又起了輕微的打擊聲，比上次稍為大些。哈潑迅速地想，雪在寂靜的寒夜中移動，可有點奇怪。他希望沒有雪崩的危險，沒有時間看清他們登陸的地方，他無法確定是否有這危險。他不知道他該不該叫醒博士，艾德溫在弄好帳篷之前一定選好地點的。接着他決定不理它，如果眞有雪崩，他們要逃命是難上加難了。

回到重要的問題上。有項有趣的主意似乎值得考慮的。他們可以把收發機附上「飄浮器」，讓它們升天。訊號在這機件離開崎谷時該立刻被收到，救生隊會在幾小時內找到他們——頂多頂多，幾天之內該會找到的。

當然，這會損失一架「飄浮器」。如果沒有回音，他們的境況更慘。可是……

那是什麽？這不是雪鬆動的打擊聲。這是淡淡却錯不了的「滴嗒聲」，像一顆鵝卵石衝撞另一顆鵝卵石的聲音。可是鵝卵石本身不會動的。

你想像太多了，哈潑告訴自己說。任何人在這半夜走過喜馬拉雅山是荒謬至極的。然而他的喉嚨突然乾渴，他感到肌肉在頸後爬行。他聽到了什麽，而這是絕對錯不了的。

該死的艾德溫的呼吸；它嘈雜得使他難以集中聽外面來的聲音。雖然他熟睡，他的潛意識不起警告嗎？他又耽於空想了……

滴嗒。

也許它比較近了。它似乎來自不同的方向。這幾近類似什麽東西——以神秘却不完全寂靜的移動——慢慢地繞着帳篷走。

就是此刻，哈潑眞希望他從沒有聽過雪人。不錯，他知道一點點，可是一點點已太多了。他回想尼泊爾人叫的「也剎」，幾百年來都是喜馬拉山神秘人物。他比人還大，從沒有被抓過，拍照，甚至沒有被有名聲的目擊人形容過。很多西方人十分相信這純粹是幻想。山上的土著知道更多。而現在哈潑眞擔心他們說對了。之後，再沒有事發生，他的恐懼開始慢慢地解除。也許他昏了頭的想像弄昏了他，在這情況，那幾乎不怎麽令人驚訝。以故意和決心的意志，他把思想再度轉到求生的問題上。正在當他有了進展時，有某種東西碰撞帳篷。只是突來的驚悸使他顫慄得喉嚨呼叫不出來。他動也不能動。接着，他聽到艾德溫博士蠕動的聲音。

「是什麽？」科學家喃喃地說：「你沒事吧？」

哈潑覺得他的同伴翻過身，並曉得他在摸索手電筒。他想悄悄說：「天，你就別出聲！」但說不出口。滴嗒，手電筒的微光在帳篷壁上組成明亮的圓圈。

牆壁此時凹向他們，好像有某種重量正靠向它。而在鼓起之處的中央全變形了：像一變形的

手或掌的痕跡。離地上只差二呎，外面似乎有什麼在跪着，在帳篷的結構上摸索。

可能是光亮驚擾了它，痕跡突然地消失了，帳篷壁立刻恢復原狀。有一陣低沉，咆哮的吼聲發出，然後，有一陣長長的時間是一片寂靜。

哈潑發現他又在呼吸了。他曾預料帳篷隨時會被撕開，某種無法形容的恐怖驀然衝進來。相反的，幾乎是料想不到，只有高高在上的山中傳來淡淡的風聲。他感到一陣無法控制的顫抖冒了出來。這與溫度無關，因為在這小世界中是舒適，溫暖的。

接着又傳來熟悉的聲音——幾乎是友善的。這是空罐擊在石頭的聲音，它多少鬆懈一點緊張。因為第一次哈潑發現自己能够說話，或者至少輕輕說了。

「它發現了我們食物的容器，也許它現在要走了。」

幾乎好像答他的話，外面發出一陣低沉的咆哮，那似乎傳出憤怒和失望，然後鐵罐的碰擊聲，滾進黑暗裏。哈潑突然想到所有的食物全在帳篷內，外面只是亂七八糟的空罐子。這使他緊張，像迷信的土著，他希望他們留下奉獻物，以免浩刼。

以後發生的十分突然十分想像不到，在他有時間反應之前全過去了。帳篷外傳來混戰的聲音，像某種東西撞上岩石，接着是熟悉的電力嗚咽聲，然後是令人吃驚的哼叫聲。

接着又是一聲令人窒息的憤怒和挫折聲，迅速轉動的極端恐怖聲，而且以漸漸增高的速度消失於空茫的天空。

逐漸消失的聲音觸發了哈潑心靈的一項回憶。他曾經在飛行的歷史看到廿世紀初的電影，它包含一種鬼魅地顯示可駕駛的發射臺。有些地上的人員已懸吊上繫船纜，氣船已把他們拖上天空，無助地在它底下懸吊着。然後，一個接一個，他們失掉他們的掌握，掉回到地上。

哈潑等着遙遠的碰擊聲，但它遲遲沒有來。他接着明白博士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我把兩個機件綁在一起，我把兩個機件綁在一起。」

他仍然處於甚多震駭的狀況，因為這資料令他擔心。而且，這令他感到一陣超然而科學的失望意識。

直到現在他還是不知那是什麼潛行在他的帳篷附近，就在這喜馬拉雅山黎明前孤寂的時刻。

某山嶺救生隊直升機，仍然懷疑整個事情是不是開玩笑的喜鵲駕駛，機頭朝峽谷飛去，時間已在下午四、五點鐘。到此時，直升機已降落在雪中，艾德溫博士以一隻手瘋狂地揮舞，並以帳篷的鷹架支持着他。

「感謝蒼天，你找到了我們。」博士衷心地說：「你如何這麼快就來到此地？」

「你要感謝雷達追踪網，我們早已來了，但最初我們以為那是一派鬼話。」

「我不明白。」

「博士，如果有人報告一頭十分可怕的喜馬拉雅山雪豹，陷在皮帶和盒子的糾纏中——並經常保持在九萬呎之高空，你會怎麼說？」

在帳篷內，哈潑笑了出來，不顧它所引起的痛苦。博士用綳帶綁好他的頭，並焦急地問：「怎麼啦？」

「沒事——呃。不過我不知道我們如何去把那可憐的野獸放下來。」

「噢，總有個人必須用另一個飄浮器上去，按下鈕。也許我們該在上面裝個無線電遙控器……」

艾德溫中途煞住，他已走遠了，失落在會改變許多世界面的夢想中。

不久他會再來，像摩西携帶文明律來臨。因爲他會給全人類喪失很久的自由，當第一艘水陸兩棲飛機把無重量的家留在波浪之上時。

抗爭地心引力的十億年戰爭已過去了。

來自太陽的風力

巨大的帆皆已被吹拂在世界之間的風所脹滿。三分鐘後，競賽將開始，但約翰•莫頓此刻感到更加輕鬆，更加寧靜，這是過去一年所沒有過的。當司令官發出開始訊號時，他想不管「黛安娜」是否能使他勝利或失敗，他都已經達到了他的願望。經過畢生爲別人設計船之後，他現在已擁有他自己的了

「剩下兩分鐘，」主艙的無線電播出：「請證實你的準備。」

一個接一個地回答。莫頓認出所有的聲音——有的緊張，有的鎮靜——因爲他們有的是他的朋友或競爭者。在這定居的世界中，幾乎沒有廿個能駕乘太陽帆船，而他們全到齊了，排在起航線或在護航母艦上，準備繞行二萬二千哩高度上的赤道。

「一號——戈沙摩——準備好了。」

「二號——聖塔——準備好了。」

「三號——陽光——準備好了。」

「四號——伍米拉——準備好了。」

對著這已成爲太空傳統的一部份慣例，莫頓不禁發出微笑。

「五號——利貝杜——準備好了。」

「六號——亞拉奇——準備好了。」

「七號——黛安娜——準備好了。」

現在輪到他了。想到他在這一艙內說出的話有五十億人在聽，可眞有點飄飄然。

「一到七號注意，」裁判臺發出回答：「只剩一分鐘。」

莫頓幾乎聽不到它。因爲最後的時刻，他正檢查帆繩的張力，所有的信率計的指針非常穩定，它如鏡的表面在陽光中燦爛地閃爍，浩瀚的航行是緊張而刺激的。

對莫頓，無重量地飄浮在潛望鏡內，這情景彷如在天堂。這倒有點像——因爲航行五千萬平方呎，他的艙幾由百哩長的繩索連結。所有的帆布像飛過中國的雲朵，織成一張巨大的床單，但無法匹敵「黛安娜」在太陽底下所作的航行。不過它也和肥皂泡差不了多少，兩平方哩長的鋁製塑膠只有一吋的幾萬分之一厚。

「剩下十秒，所有記錄攝影機開始錄放。」

「……五，四，三，二，一，割！」

七把全自動的電剪分別割斷連接母艦的七條細繩。直到這時刻之前，大家曾羣集在地球上，一刹那帆船就要開始分散，像蒲公英的種子在微風中飄散。而勝利者將是第一個浮過月球的人。

「黛安娜」船上，似乎沒有什麼事發生。但是莫頓明白雖然他的身體感覺不到衝進，但儀器板告訴他此刻是以將近千分之一速力在加速度上升。想像中該是荒謬可笑的，但這是太陽系帆船第一次沒有裝置火箭。「黛安娜」的設計是堅固的，浩瀚的航行係遵從計算而定的。按此比率，繞行地球兩次能逸出地球的軌道，然後再以太陽能的力量朝向月球駛去。

太陽的全力……回想他向地球上的觀衆解釋太陽系航行的一切嘗試，他陰鬱地笑。那曾是他賺錢的唯一路子，憑他一連串製造成功的太空船的聲譽，他會是「科施莫公司」的設計主任。可是他的公司對他的嗜好毫不支持。

「把你的雙手伸向太陽，」他說過：「你感覺怎樣?當然，熱。但也有壓力——雖然你從未加以注意，因爲那十分微小。超過你的雙手範圍，它只有一盎司的百萬分之一。」

「但是到了太空，卽使像那麼微小的壓力也會有反應的，因爲它隨時都在活動，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不像火箭燃料，它是自由和無限的。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可以建造帆船，捕捉從太陽吹來的輻射。」

講到此，他抽出一些帆船材料，拋給聽衆。銀色的軟片像煙般的盤繞和捲曲，然後慢慢地飄浮到熱氣流動的天花板。

「你能明白光是什麼嗎?」他繼續說：「一平方哩只有一噸，却能收集五磅的輻射壓力。所以它會啓動——而如果我們能用繩索附着它的話，可以要它拖着走。」

「當然，它的加速力會是微小的——約千分之ag。那似乎並不多，不過讓我們看看它的意義。」

「在第一秒我們可移動約五分之一吋。我猜健康的蝸牛會比這還强。不過過了一分鐘後，我們已走了六十呎，而且每小時以一哩以上的速度前進。（五二八〇呎）這已相當不錯，純粹靠太陽光推動呵！過一小時之後，我們距離起站有四十哩，每小時以八十哩速度前進。請記住在太空中沒有摩擦的；所以一旦你使那樣東西行走，它就永遠不停。如果我說出在日暮之時它的速度，你更會大吃一驚——每小時二千哩！如果它從軌道出發——這是必然的——它在兩天內就到達反地心引力的速率。而這一切還沒燒掉一滴油料！」

好了，他已使他們相信，最後他甚至說服科施莫。過去廿年，新的運動已來臨。它曾被稱作「十億飛行」的新興運動，這是事實。只是它正開始以人盡皆知和電視報導名義作爲報酬。四大洲和兩大世界正觀看這場比賽，它必是一場歷史上最多觀衆的競賽。

「黛安娜」有了好的開始。非常平滑地前進——雖然在控制艙和繩索之間有震動吸收器，他決定不冒險地前進——莫頓將自己安頓在潛望鏡裏，看着對手們的飛行。

他們來了，看來有如在太空黑暗原野中的銀色花朶似的怪植物。最接近的南美「聖塔」號，只距五十哩遠；它配了一套極類似小孩玩的風箏，只是每面不只一哩長；較遠的「利貝杜」號看來像馬爾他十字✠；相反的，澳洲的「伍米拉」號是簡單的降落傘型，周圍四哩。「亞拉奇」號看來像隻蜘蛛肚；「戈沙摩」號是相同的設計，鱗片較小，較輕。「陽光」號形似古老式的圓形平鐘，中央有半哩的洞。樣式雖不新穎，不過還沒有人曾造過它，莫頓確信在他們開始折返時，駕駛者會有麻煩。

帆船行走了地球四分之一的軌道，但那不等於一個六小時的旅程。比賽開始，他們都直接地背離太陽前進——是的，在太陽系風之前奔跑。比賽者必須重視這第一周，在船搖向地球另一面之前，然後船頭開始退向太陽。

莫頓向自己說，該是第一次檢驗的時候了。以潛望鏡，他仔細地檢查帆，集中在繩索附着它的地點。支桅索——非銀質塑膠薄皮的細繩——應完全看不到的，因它們未擦上螢光漆，現在它們變成七彩顏色的粗繩，每個有它自己的電絞盤，其大小不會比漁人的捲輪爲大。小絞盤不停地轉動，在自動駕駛器使帆保持正確的角度對準太陽時，將繩線拉進拉出。

陽光落在有着彈性大鏡子上的景色是美麗而燦爛的。帆慢慢地波動，有規則地振動，把複雜的陽光影子送過去，一直到它消失。在這廣泛和脆弱的建築物上能有如此韻律的振動是非常奇妙的，這情形通常毫無損害，不過莫頓還是仔細地注視它們。有時它們會造成災難似的波浪，能把一塊帆撕碎掉。

當他對一切感到滿意時，他將潛望鏡掃向天空，再度測出他的對手們的位置。這正如他所希望的：互爭前後的程序已開始，效力較差的落在後面了。不過眞正的考驗將在他們進入地球陰影的時刻。那時，競爭者的策略會像速度那麼多。

比賽才剛開始，不過他想睡一下該比較好些。在其他船上均有兩個船員可以輪流操作，可是莫頓沒有人可減輕他的重擔。他必須完全靠他自己的體力，像强健的海員施洛掀。這美國船長駕駛單桅船環繞世界，他永遠不會想到二世紀以後，一個人能單槍匹馬地從地球航向月球——至少部份是受他自己鼓勵而達成的。

莫頓咬住繞在他腕節與腿的艙座上的伸縮自如的繩子，然後把催眠的電極放上前額。他把時間定爲三小時，眼睛細查儀器板。電極非常溫和，睡意在他腦子的前葉跳動。只過去二小時——但頂頭的加速裝置，紅燈正閃亮。衝力降落了：「黛安娜」喪失了動力。

莫頓第一個念頭是帆出了事，也許化旋轉的設計失效，繩索扭在一起。迅速地，他檢查顯示支桅索張力的儀錶。奇怪——帆的一面是正常，但另一面，拉力正慢慢地降落。

突然靈光一現，莫頓抓住潛望鏡，打開廣角度的視野，開始細查帆的邊緣。不錯——麻煩在那裏，就只有這一個原因。

一塊巨大、尖角的陰影開始滑過發光銀面。黑暗籠罩着「黛安娜」，好像一塊烏雲浮在他與太陽之間。在黑暗中，搶走了推動她的光，她將會喪失一切的衝力並無助地浮游在太空。

不過，當然沒有雲，距離地球已超過二萬哩。如果這兒有陰影，這一定是人造的。

莫頓在他把潛望鏡旋向太陽時露齒笑了，其過濾器裝置可以使他完全看透燃燒的臉。

「看看誰在這場競爭中玩得最精。」他喃喃自語。

看來像一顆巨大的行星正越過太陽的臉，一個巨大的暗圓盤已深深咬住它的邊緣。船後廿哩處，「戈沙摩」正嘗試安排人工的日蝕——特別爲「黛安娜」而安排的。

這策略是十分正當的。回到海洋競賽的日子，船長往往想搶走所有的風。幸運的話，你可使你的對手因無風而停止前進，讓他的帆塌落繞住他——在他能修好毀損之前大可遠遠地超過他。

莫頓並沒有這般容易的被陷住。他有足够的時間採取逃避的行動。在你駕駛太陽帆船時，事情發生得很慢。「戈沙摩」能够完全滑過太陽之臉把黑暗留下給他之前，至少該有廿分鐘的時間。

「黛安娜」的小電腦——火柴盒大小，却等於一千個人類數學頭腦的裝置——考慮這問題僅僅一秒，然後閃出答案。他必須張開控制鑲板三或四次，直到帆已發揮另外廿度的傾斜；然後輻射壓力會把它吹出「戈沙摩」的危險陰影，回到太陽的旺盛吹送處。使用干擾自動駕駛器（使得這項安排速度增到最快）是憾事——但畢竟他是爲此而來，這是太陽帆船競賽，而非是電腦之間的戰爭。

在控制繩一時喪失張力時，它們像多眠的蛇慢慢地起波動。二哩外，三角鑲板開始庸懶地張開，把陽光射進帆。不過，有一段長時間，似乎什麼都沒發生。要習慣於這慢速的世界不是簡單的，那總要花幾分鐘才會有效。接着莫頓看到帆確實傾向太陽——「戈沙摩」的陰影正無傷害地溜走，它陰暗的圓錐體消失在太空的黑夜中。

不久陰影已消失，太陽的圓盤又清晰可見，他翻轉帳篷，把「黛安娜」帶回到航線上。她新的動力會携她避開危險，且無需做得過度。那是另一個難以學會的規律：你在太空有了事情，你學習要運用思考去阻止它。

他重放警鈴，以防下次自然或人爲的緊急事件。也許「戈沙摩」或其他的競爭者之一，會又耍出同樣的詭計。同時，該是吃東西的時刻了，雖然他並不感到特別的餓。人在太空中消費精力甚少，容易忘記食物。這是冒險的事，因爲一旦有了緊急事件時，你可能沒有應付它的精力。

他打開第一袋食品，懶散地檢查它。籤紙上的名字——太空絕品——够使他討厭。而他深深懷疑「保證沒有麵包屑」這字。傳說麵包屑對太空船比殞石還要危險，它們會浮到最不可能的地方，造成短路，封住重要的射口，進入被認爲已密封的儀器內。

雖然如此，乾香腸吃起來還不壞，巧克力和鳳梨濃湯也是。塑膠咖啡杯正在電熱器保暖時，指揮台正叫喚他：

「莫頓博士？如果你能勻出時間，布萊爾想跟你談幾句話。」布萊爾是相當負責的新聞評論員之一，莫頓曾上過他的節目幾次。當然，他可以拒絕訪問，但他喜歡布萊爾，而且他當然不能在這時刻說他太忙。「好的。」他回答。

「喂，莫頓博士，」布萊爾立刻說：「高興你能勻出幾分鐘。而且，恭喜你——你似乎領先在前。」

「還早哩。」莫頓小心地回答。

「請告訴我你爲什麼要親自駕駛『黛安娜』好嗎？只因爲你以前不曾做過嗎？」

「那不是很好的理由嗎？不過老實說這不是唯一的理由，」他停頓一下，小心地選擇他的話：「你知道太陽帆船的成績仰賴在它的質量的。加上另一個人和他的裝備，將又增加五百磅，那在勝與敗之間很容易看出不同。」

「你絕對相信你能單獨操縱『黛安娜』?」

「合理地相信，這要感謝我所設計的自動控制。我的職務是監督和下決定。」

「可是——兩平方哩的帆！讓一個人應付這個似乎不太可能。」

莫頓大笑。「爲什麼不?這二平方哩產生最大的拉力只有十磅，尙不及我用小指頭運用的力量。」

「謝謝你，博士，祝你好運，我會再訪問你。」

布萊爾聲音消失時，莫頓爲自己感到一點慚愧，因爲他的回答只有部份是事實，而且他知道布萊爾精明，會知道的。

他所以獨自上太空只有一個眞正理由，因爲將近四十年，他與幾百人甚至幾千人一起工作，幫助設計世界未曾有的最複雜的機械，最後廿年來，他領導其中一組，目望他的創造物飛往星球。(有時……會有失敗，即使錯不在他，他也永遠忘不了。)他是出了名的，一生都成功，可是他從沒有親自完成任何事。

這是他嘗試個人成就的最後的機會，沒有人能够分擔他。至少五年內不會再有太陽帆船出征，這段期間，「寧靜的太陽」結束，宇宙惡劣的天氣開始，輻射風暴吹襲太陽系。等到再能出征時，他已太老。

他把空容器拋到廢物處理機，並再次回到潛望鏡上。起初他只能看到五隻帆船，看不到「伍米拉」的跡影。他費了幾分鐘才找到它——陷在「利貝杜」的陰影內。他想像得出駕駛它的澳洲人會多麼努力地想脫出陰影，他不知道他們何以掉進陰影內。這暗示「利貝杜」耍弄的策略不尋常，雖然目前她離「黛安娜」還很遠，一時害不了她，但她得注意利貝杜的行動。

現在地球幾乎已消失了，它縮小爲一道細細而明亮的光弓，穩定地移向太陽。燃燒的弓形裡面陰暗處是地球的晚上。黑暗的圓盤已經隱匿大半的銀河，幾分鐘後，它就會接近太陽。

光正消退，紫色，微明的色調——幾千哩底下，許多日落的光輝——正落在帆上，當「黛安娜」靜靜地滑入地球的陰影時。太陽筆直落到看不見的地平線下，幾分鐘內將會是晚上了。

莫頓回望他走過的軌道，現在已走了四分之一。他一個又一個地看到其他帆船在短夜中與他會合時，明亮的星星突然中止。在太陽從那巨大黑幕中出現前，還要一小時，而在這時間內，他們完全無助，無動力地滑行。

他打開外面的聚光燈，開始搜索帶有光柱的帆(此刻已黑暗)。數千畝的薄膜已經開始起縐，變成鬆軟。支桅索正鬆弛。不過這一切均在預料之中，一切均依照計劃進行。

船後五十哩，「亞拉奇」和「聖托」並無如此幸運。莫頓在收聽到無線電發出緊急通報時，就知道他們有了麻煩。

「二號和六號，你們已走上毀壞的路線，你們的軌道會在六十五分內橫斷！你們需要救助嗎？」

在這二位船長透澈了解這壞消息時有一陣漫長的停頓，莫頓不知道要怪誰，也許某隻帆船在想法遮陰另一隻，而在他們均陷於黑暗之前沒有完成這計策。現在已毫無辦法可施，她們慢慢而無情地聚集，無法改變路線。

不過——六十五分鐘！那該使他們再進入陽光，當他們從地球的陰影出現時。他們有一點機會，他們必須進行一連串似瘋狂的電子計算之後，如果他們的帆能適時地抓取足够避免撞毀的力量，難關才能渡過。

「亞拉奇」先回答。她的回答正如莫頓所料的。

「六號呼叫控制中心，我們不需要幫助，謝謝你。我們自己會料理。」

莫頓認爲不可思議，不過至少注視它該是有趣的。這競賽中第一次眞正的插曲正要來臨，剛好在入睡的地球的午夜線上。

由於以後一小時，莫頓自己的帆使他忙碌不堪，無法懸慮「亞拉奇」和「聖托」號。要好好地注視黑暗裡，由狹細聚光燈照明；以及仍然甚遠的月光照明的五千萬平方呎陰暗的塑膠，可眞難。從現在起，他必須保持這整個無限的領域。在以後十二或十四小時，帆該是無用的累贅，因爲他會朝太陽進入，而它的光只會驅使他退後。遺憾的是，直到他準備好再使用它之前，他無法完全地捲起帆，不過還沒有人發現更好的方法。

更遠底下，沿地球邊緣有黎明的徵兆。十分鐘後，太陽會從晦暗中出現。向下溜行的帆船會在輻射光下再度上升。那該是「亞拉奇」和「聖塔」號的危機——其實，也是他們大家的危機。

莫頓旋轉潛望鏡，直到他發現兩塊黑暗的陰影浮貼星星。它們結集十分緊密——也許只差三哩。他認定，它們剛好能够……

黎明像沿地球的邊緣爆炸般地閃現。帆和支桅索熾熱地起了鮮紅色，然後金色，再化爲純白天的白光。動力哩數器的針開始從零往上移——但是只恰到好處。「黛安娜」仍然幾近全無重量，因爲以帆指向太陽，她的加速度只有幾百分之一的拉力。

可是「亞拉奇」和「聖塔」企圖在分開中，揚起所有的帆。此刻，他們之間只差二哩不到，他們閃爍的塑膠雲片未捲起和張開，地球上的每一座電視影幕該會映出這拖延的插曲，即使現在，在這最後時刻，要說出結果會如何是不可能的。

這兩個船長是固執的人。他們本可以割斷帆，給另一個機會，可是兩個都不如此做。太多的尊嚴，太多的名譽，太多的得失攸關。因此，像落在冬夜的雪花，「亞拉奇」和「聖塔」慢慢和

靜靜地撞在一塊。

這四方形的風箏幾乎不知不覺地爬進環繞而行的蜘蛛網。支桅索的長帶與似夢的緩慢捲曲和繩索纏繞在一起。甚至忙碌於他自己的繩索的莫頓，在船上幾乎無法不看這靜靜的災難。

再過十分鐘，如巨浪的、發亮的雲繼續解不開而扭在一塊，接着操作人員的太空艙分離了，彼此消失在幾百碼外。挾帶火焰的火箭安全發射台趕忙去撈起他們。

這只剩下五隻船了，莫頓想。他爲彼此徹底消滅的船長悲哀，距競賽開始只有幾小時，不過他們相當年輕，還有機會。

幾分鐘內，五隻又剩下四隻。一開始，莫頓就懷疑過慢慢旋轉的「陽光」號，現在他看到了。

這隻船已無法正確地改變方向，她的旋轉給她過多的穩定力，巨大的帆圈正轉成面向太陽，而非沿邊緣向它。她幾乎已經被最大的加速力給吹回去。

那可說是對船長所發生最苦惱的事——甚至比撞毀更糟，因爲他只能責怪自己。不過沒有人會對這受難的船長感到過多的同情，當他們慢慢地落後到看不見時。他們在比賽前誇下過多的海口，正是他們所應得的合理判決。

不過這不會完全抹掉「陽光號」，雖然她幾近落後五十萬哩，她還可以趕上。其實，如果再有幾次傷害，她可能是唯一完成競賽的帆船也說不一定，這在以前也曾發生過。

往後的十二小時是不太重要，當地球在天空中變圓時。在帆船隊沿軌道無動力的一半飄浮時，沒有什麼可做的，不過莫頓可沒有讓他的雙手空閒。他睡了幾小時，吃過兩頓餐，寫下他的航行日誌，以及做更多的無線電訪問。有些時候，即使很少，他向其他的船長談過話，友善地交換笑話。不過他大半時間則滿足於飄浮在無重量的鬆弛裡，比過去許多年更爲快樂。他是——到人類能上太空爲止——他自己命運的主人，駕馭他花太多的心血，含有太多愛和關注的船，遨遊廣濶無際的太空之中。

接下去的意外在他們航過地球與太陽之間時來臨，以及動力的半軌道正開始。「黛安娜」船上，莫頓看到最大的硬帆，當它傾斜抓住驅策它的光時。加速力開始上升，雖然在達到最大的加速力之前尚須幾小時。

「戈沙摩號」該永遠到達不了，當動力開始來臨時常是重要的關鍵，而她無法倖存。

布萊爾的新聞評論發出警告：「喂，『戈沙摩號』有了麻煩！」他趕往潛望鏡，但最初只看到「戈沙摩號」的帆的大圓盤並沒有什麼不對，要研究它是困難的，因爲它已經以邊緣對準他，所以看來像薄薄的橢圓，不過他立刻看到它前後慢慢地轉動，不可抵抗地來回擺動。除非駕駛者能夠減弱這些波浪，帆將會自行裂成千萬碎片。

他們盡力而爲，過了廿分之後他們似乎成功了。然後，在帆中央的某處，塑膠薄皮開始破裂。它慢慢地被輻射壓向外擴大，像從火往上吹的煙盤繞向上。不到十五分鐘內，除了支持大網的半徑帆檣的精緻裝飾花樣，什麼也不剩。又起了一道燃火的火箭，安全發射台又要救他們了。

「在這兒相當寂寞，是不是？」船與船的無線電傳來談話。

「你不會，狄米翠，」莫頓反駁：「你仍有同伴，我才是唯一寂寞的人，遙遙領先。」這不是吹牛，到此時「黛安娜」領先第二位有三百哩，而且在未來幾小時仍會更迅速地增加。

「利貝杜號」船上，狄米翠發生吃吃地笑聲，莫頓想，他聽來一點不像承認敗北的人。

「記住龜兎的故事，」狄米翠回答：「下廿五萬哩會發生許多事。」

他們完成地球第一圈，又航過起路線時——雖然數千哩高，得感謝太陽給予他們的額外光能源。莫頓已仔細瞧過其他的帆船，並把計算納入電腦。求出「伍米拉號」的答案十分荒謬，以致他立刻再加以檢查。

無疑——澳洲人正以神妙的全速率趕上，太陽帆船根本不可能有如此的加速力，除非……

從潛望鏡迅速一看就找出答案。「伍米拉號」的繩索已失，雖然尙維持它的形狀，她的帆個別地像風前吹拂的手巾緊緊跟在他後頭。兩小時後，它飄揚而過，可是不久，澳洲人的這隻帆船就落到指揮發射台上了。

所以現在這是「黛安娜」和「利貝杜號」之間的對抗——因爲雖然「陽光號」沒有放棄，但她落後一千哩，不再構成嚴重的威脅。就此事而言，要看出「利貝杜號」能追趕上「黛安娜號」的前頭似乎很難，不過第二圈路上，透過再次日蝕和漫長而緩慢的飄浮，莫頓感到不安漸漸滋長。

她知道蘇俄的駕駛員和設計者。他們廿年來都在想贏這次比賽，都一直未獲成功。他們將永遠不會停止嘗試。狄米翠的學識是足堪勝任的——而且還相當驚人的。

一千哩後面的司令船上，史特蘭坦教授懷着不高興的表情凝視無線電報。它從高懸在太陽表面上的一連串太陽觀察者旅行了不只百萬哩而來，而它帶來最壞的消息。

他曾半預料到它。以前比賽從不曾安排得如此晚，就擱太久了，但他們下了賭注——而現在，他們可能全部喪失。

太陽表面底下，正聚集巨大的力量。百萬氫彈的能量隨時都可能爆發。每小時以幾百萬哩速度膨脹，比地球大許多倍的火球會從太陽躍出，劃過太空。帶電的雲可能不會完全打中地球，要是沒有，它會在一天後到達。太空船能保護自己，因爲他們有防護體，可是薄薄的太陽帆船，外殼如薄紙的牆，對如此的威脅是防衛不了的。船員必須被迫逃命，比賽也得放棄。

莫頓在他駕「黛安娜號」繞地球軌道第二圈時對此毫無所悉。如果一切進行順利，這該是最後一圈。他和俄國人已從太陽光得到能源，盤旋而上數千哩。在這一圈，他們該完全飛離地球，朝月球遙遠之路走。現在眞是兩隻船在互予上下了，「陽光號」終於放棄了。

他只有兩個擔心。第一個是編號八的支桅索已再無法正確地調整。沒有任何警告，捲輪已無法動彈；他既不能拉長也不能縮短繩子，且必須盡他所能用其他的來駕駛。幸運地，最困難的部份已過去，從現在起，「黛安娜號」該把她後面的太陽當直航的太陽風。古時的船員常說，當風從肩膀後吹時，這很容易操縱船的。

另一個擔心是「利貝杜號」，她仍然跟在後面三百哩。到現在他還沒有把握絕對勝利，從現在起三、四天後，「黛安娜號」會掠過月球的一面。

接着，比賽的第五十小時，正是繞地球第二圈結束之後，狄米翠使他嚇了一跳。

「喂，莫頓，」他由船對船的通訊機傳來話：「我很想要你看這個，那一定很有趣。」

莫頓回到潛望鏡，並把放大鏡轉到極限。在視野內，星星的背景印上一個很不可能的景象：發亮的「利貝杜號」，雖然十分小却很清楚。他目望時，十字形的四臂慢慢地從中央區分開，迅速地與它們的繩索和圓木柱飛離，進入太空。

狄米翠已拋棄一切不需要的部份，現在他正够脫離地心引功的速度，不再需要耐心地慢慢環繞地球。從現在起，「利貝杜號」幾乎將不必駕駛的——但那並不重要，所有機警的駕駛總會如此。這有如老船員知道了餘下的航程是風平浪靜，順風時而故意拋棄他的舵和笨重的龍骨。

「恭喜你，狄米翠，」莫頓說：「這不是壞詭計。不過這還不够好，你現在還趕不上我。」

「我還沒有完哩。」狄米翠回答：「我國有關於狼追雪橇的古老傳統。爲救自己，駕駛的人必須把乘客一個又一個拋棄。你明白這道理嗎?」

莫頓太明白了。在這最後一回合，狄米翠不再需要他的副駕駛。「利貝杜號」的確會耍花樣。

「亞里斯對這會十分不高興。」莫頓回答：「此外，這違反規定。」

「亞里斯是不高興，但我是船長。他正等十分鐘後，司令船來救他。至於規定船員的多少並無提到——你應該知道。」

莫頓沒回答，他很忙碌地做一些匆促的計算，等他做好時，他知道比賽仍未知數。「利貝杜號」會在他希望通過月球那時趕上他。

不過比賽的結果在九千二百萬哩之外已經被決定了。

「太陽觀察者三號」——遠在水星軌道之內，自動儀器錄下火焰的整個歷史。一百萬平方哩

的太陽表面爆出藍白的怒火。沸騰的地獄外面，像一隻活生生的生靈在牠自行創造的磁場上翻轉，對巨大火焰的帶電火漿怒吼。它的前面，以光速前進的是紫外線和X光的閃光。那會在八分鐘內到達地球，尙無大害。但接在後面四百萬哩的微塵則危險了——那在一天後會吞沒「黛安娜號」，「利貝杜號」以及他們陪伴的船隻。

司令把決定留到最後的一分鐘，甚至噴出的火漿已經追過金星，還有機會不會擊中地球的。不過在四小時不到，月球基地上的雷達網已經接收到所有的太陽航程已經過去，因爲下五、六年，太陽是不安寧的。

巨大失望的跡象掃過太陽系。「黛安娜號」和「利貝杜號」在月球與地球的中途，不相上下地航行——現在沒有人會知道那一隻是更好的船。熱心者將會對其結果爭論好幾年，歷史上會記錄：由於太陽風暴，比賽取銷。

當莫頓收到命令時，他感到從孩童以來不曾體會到的痛苦。事隔多少年，他仍清楚地浮出十歲生日的回憶。他曾決心得到著名太空船的金質奬章「晨星」，花了幾星期的時間去計劃如何得到它，要把它掛到牆壁那個地方。接着，到最後時刻，他父親打碎了他的夢想：「抱歉，莫頓——這花太多的錢，也許明年——」

半個世紀和成功的畢生之後，他又是一個心碎的小孩。

有一刹他想違抗命令，假如他繼續下去，不理警告呢？即使比賽停止，他可以寫下航過月球的記錄。

可是那將比愚笨更糟，這會是自殺——一種非常不愉快的自殺方式。他見過死於輻射毒的人。不，什麼也比不上……

他像爲自己地爲狄米翠感到悲哀，他們倆都想爭取勝利，但現在勝利均成泡影。沒有人能與太陽爭論。

後面只有五十哩遠的司令船已挨進「利貝杜號」，準備載救狄米翠。當狄米翠割斷繩索時，銀帆掉走了。小艙會落回地球，也許會再用到，可是帆只能使用一次航程。

他現在本可以按下棄船鈕，節省救難者幾分鐘的時間。可是他不做，他要留在船上到最後，留在存有他許多的夢想和花去太多他生命的小船上。巨帆此時以正確的角度張開，對準太陽，受到它最大衝推的影響。很早以前，它曾使他看不見地球，「黛安娜號」仍然加速度地前進。

接着，不容有懷疑或猶豫，他知道該怎麼做。最後一次，他在電腦之前坐下。完成時，他收好日誌和他私人的東西。笨手笨脚地（因爲他不熟練，而且這要獨自做也不容易），他爬進緊急救生衣。他剛封好頭盔時，司令的聲音就傳來了。

「我們靠在你的旁邊五分鐘，請割斷帆，免得我們會碰撞它。」

太陽帆船「黛安娜號」第一個和最後一個的船長莫頓遲疑一下，他最後一次望望小艙室，還發亮的儀器和整整齊齊的控制開關還是固定在最後的位置上。然後他對擴音器說：「我正在棄船，請救我起來，『黛安娜號』會照顧她自己。」

沒有答話，爲此他該感激的。史特蘭坦教授本可想到什麼同事——而且在這最後時刻瞭解他希望獨自留下來。

他毫不費力地被逃生氣體送上太空。他留給「黛安娜號」最後的禮物是這一下衝刺，「黛安娜號」遠離了他，明艷地航在陽光中。二天後她會航過月球，沒有他的重量的負荷，她每天會以每小時數千哩的速度航行。一個月後，她會比任何人類曾建造過的船隻更快速地航行。

當太陽的光減弱時，她的加速力就下降。但即使在火星的軌道上，她會得到每天時速一千哩。此後不久，她會航行得更快，以致太陽本身無法掌握她，比彗星更快，她將落入蒼冥之中。

只有幾哩外的火箭之光抓住莫頓的限光。司令船正駛近來救他——以超過「黛安娜號」數千倍的加速力駛近。不過它的引擎在燃料耗盡之前只能燃燒幾分鐘——而「黛安娜號」仍然會取得速度，由太陽永久的火焰駕駛。

「再見，小船，」莫頓說：「我不知道下次見到你時，離現在有多少年？」

終於他感到安寧，司令船把他救起來了。他永遠沒有贏到這場比賽，但是他的船會是人類第一艘前往星球漫長旅程的船。

地球引力的秘密

亨利古柏在發現有什麼不對勁以前，已在月球將近二星期了。起初只是一種預感在猜疑；一位有頭腦的科學記者對這預感是不會太過認眞的。畢竟，他是應國際太空管理局的要求來到這裏。國際太空管理局一直熱衷於公共關係——尤其是在這一年一度的太空探測經費核准時間之前。而目前地球上的人口已被擁擠得大聲疾呼需要建造更多的道路和建設更多的學校和海上農田，議會已一再埋怨幾十億的錢浪費在太空而對地球毫無裨益。

所以他被派來了，這是第二次月球的巡廻，每天送回大約兩千字的新聞稿。雖然新奇已失，但仍留有像二十世紀時非洲大陸那樣神秘和難解的世界。從抗壓力的一座座圓屋頂、實驗室、太空艙、月球車等，顯示着未來人類向宇宙開拓的里程碑。

月球的某些部份對地球上的人來說，幾乎是太熟悉了。誰沒有見過「馬飲坡」的塵痕?豎立發亮的金屬鐵塔和以地球三種語文聲明的飾板?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

廿時零一分到此處

這第一個人造的物品到達另一個世界。

古柏已見過太空二號公墓——這是曾來探測月球的知名人士的墳墓。不通這些事已屬於遙遠的過去，像哥倫布和萊特兄弟，他們已經留在歷史上。現在他所關心的是未來。

當他抵達「阿爾基米德號」太空站時，局長顯然高興見到他，並對他這趟旅程的任務表示十分願意合作與支持。運輸，住所和官式拜訪全安排妥當。他可到任何地方去採訪，問他高興問的問題。國際太空管理局信任他，因爲他的報導經常是正確的，他的態度和善，更重要是他擁有廣大的讀者和聽衆，這對太空預算的增減是很關重要的。但是他有種感覺，認爲這趟旅程變了質，他不知道原因，不過他自信總會找出來。

他伸向按鍵電話，說：「接線生嗎？請接月球管理局。我要與局長談一下。」

在接線的這一段時間，他猜想章德拉應有一套與衆不同的制服，只是從沒有見到他穿過。他們照安排相見在「寧靜海」附近的小公園入口處，這公園是柏拉圖市長感到驕傲和歡悅的。在這

月球清早的時刻幾乎沒有人在那兒，他們可以不受打擾的談下去。

當他們沿狹窄灰色的月塵小徑漫步時，他們閒扯了地球和月球上的往事，他們的友誼從行星研究所就已開始，近又在這行星的政治上發展。他們已走到公園的中央，在巨大而透明的合成抗壓塑膠圓頂正中央之下，古柏說到主題。

「你曉得月球上發生的一切，章德拉，」他說：「而你知道我是爲國際太空管理局而來的——等我回到地球時，必需寫出一篇報導。那麼人們爲什麼想要對我隱瞞種種事呢？」

要章德拉立即回答他的話是不可能的。他經常是愼重地花時間回答各種問題，而他的三言兩語的話總是輕描淡寫，就如同他那巴伐利亞煙斗中冒出的青煙。

「什麼人？」他終於問。

「你眞的不曉得？」古柏用眼神盯着他。

這位局長搖搖頭。古柏知道他說的是實話。章德拉可以不說，但他不會說謊。

「算了，如果你知道的不比我多，我有一條線索，月球醫學研究中心正受到各方面指責，我相信從那兒可能會有一點消息的。」

「唔唔……」章德拉回答，拿掉嘴上的煙斗，愼思凝視它。

「這是你所該說的嗎？」

「你可沒給我更多的資料，我只是一個警察，我缺少新聞記者的想像。」

古柏陷入沉思中，他感覺到，當他進入醫學研究中心愈高階層，氣氛愈不對。他上次到那裏，誰都對他很友善，並竭力給他最好的資料。可是現在，他見不到主任，主任經常太忙，或在月球的另一面工作。

「醫學研究中心主任，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章德拉說：「你說哈斯汀醫生嗎?非常有才幹，但他不容易相處。」

「他要隱蔽什麼呢?」

「你的說法倒很有趣。」

「哦，我想到痲醉劑，以及政治的陰謀——不過它們在這些日子裏可沒有什麼意義。」

章德拉的眉毛表示出一道靜靜的問號。

古柏坦率表示是否發生了行星的瘟疫。

章德拉認爲那是不可能的。

古柏也認爲這倒是不太可能的，他自己寫過文章，證明其他行星上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化學性質，不同於我們的反應，我們有歷經幾百萬年的微生物和細菌來適應我們的身體，可是這到底是確實嗎?假定一條船從火星攜帶某些眞正惡毒的病菌同來——醫生應付不了它，怎麼辦?

沈默了一陣。章德拉才說他會開始調查。他說他也不喜歡，而上個月醫學研究中心有三件研究人員神經崩潰的事，這是非常非常不平常的事。

他瞥一下錶，然後望向被透明塑膠隔絕的黑色天空，那看來似乎很遙遠，不過事實才在頭頂上二百呎。

「我要走了，」他說：「你知道早晨淋浴時間只剩下五分鐘。」

電話在二星期後才來，時間是月球午夜——眞正月球的晚上。照柏拉圖市的時間，這是星期日的凌晨。

「亨利古柏嗎?我是章德拉。你半小時後能在五號空地見我嗎?好——等下見。」

終於有結果了，古柏知道，五號空地就是指他們要到圓頂的外面去，章德拉大概已找到了結果。

月球車自市中沿着滿灰塵和浮石的崎嶇路爬行。正南方的月平線上，地球幾近全圓，把燦爛的綠光拋過地獄般的月面。古柏告訴自己說，不管如何努力地嘗試，要使月球外表壯麗是需要一段漫長的歷月。不過自然界總是有着一道最神秘的牆守衛着，必須人類逐漸去拆除它們。

回顧巨大而複雜的市區圓頂漸漸落到急銳彎曲的水平線下。月球車轉離大路沿各種不同的標

示向幾乎看不到路痕的月塵走過。十分鐘後，古柏看到一項電動標示在前面鮮艷地閃現，它矗立於一塊孤立的月岩石脊上，另一輛劃有紅十字的橢圓型車停在入口。似乎在告訴他並非唯一的訪客。

當月球車在斜坡上停下之時，醫學中心的巨大塑膠屋中伸出一根通氣道管，咬住車子的外殼。當壓力平衡時發出短暫的嘶嘶聲。然後通道的門被打開古柏跟章德拉進入大廈。

操作員領他們沿彎曲的走廊和抗射軸的通道走向圓頂的中心。偶而他們瞄過實驗室、科學儀器、電腦——全排得非常呆板而規律，在這星期日早晨，全部在休息中。當警衞人員領他們進入一座寬敞而全部以綠色調佈置的房間，並輕輕地關上門時，古柏大約已知道來到了大廈的接待中心。

也可以說這是一個小型的動物園。他們四周全是檻、池、壺，以及從地球選來的動物。在中間等待的是一個灰髮短小的男人，看來十分憂慮和十分不高興。

局長向古柏介紹他是哈斯汀醫生，接着又說：「我曾經告訴醫生，唯一使你安靜的方法是告訴你一切。」

哈斯汀坦白地說出他能不能說得有價值，可不能確定。他的聲音不穩定，也許是在控制下而爲。古柏想，這是一種抑制。

這科學家沒有像握握手，寒喧幾句這般的浪費時間。他走向一座柵檻，拿出一小束獸皮，遞向古柏。

「你知道這是什麽嗎？」他唐突地問。

「當然知道。一種最普通的實驗動物——大頰鼠。」

哈斯汀點點頭。「一隻十分平常的金大頰鼠，這隻有五歲大——這獸檻裏的都一樣。」

古柏不知道這有什麽可奇怪的。

哈斯汀對古柏的疑問連忙回答說沒什麽，一點沒什麽，除了大頰鼠只有活二歲的這微末事實之外，什麽也不值得奇怪。「而且我們還有些會長到十歲的。」

一時沒有人開口，可是房間內並不安靜。它充滿了吱吱的叫聲，滑動和抓取聲，還有小動物哀叫和模糊的嗚咽聲。古柏接着輕輕說出來：「是不是你已經發現了延長生命的方法！」

哈斯汀反駁說不。「我們沒有發現它，月球將它給了我們……像我們可料想到的，如果我們望望鼻子前面。」

他似乎已經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好像他再度是個純粹科學家，爲他的這種發現而着迷，不再注意它可能引起的復雜後果。

他說在地球上，人類花了整個生命對抗地心吸引力。它磨損我們的肌肉，使我們的胃變型。

七十歲後，心臟提起多少噸重的血液貫穿多少的哩數？而所有的這些負擔，在月球上減至六分之一，在月球上一個一百八十磅的人已減至三十磅。

古柏慢慢地明白了。「一隻大頰鼠多活十年——但人類可多久呢？」

「法則不是這樣簡單的，」哈斯汀回答：「要因大小與種類而不同。甚至一個月前，我們還不確定。不過現在我們十分確定這事實確在月球上，人類的生命最少應該有二百年。」

「你想要把它留作秘密！」

「你眞笨！難道你不了解嗎？」

韋徵拉溫和地勸醫生別緊張，慢慢來。

以極大的意志，哈斯汀再度控制他自己。他開始以冷靜的態度說話，以致他的話有如冰凍的雨滴流進古柏的心靈。

想想在地球上的人類，哈斯汀指向看不見的地球說，在月球上的人不會忘記快要爆炸的地球。他們有一百二十億人，擁擠在各大洲——而現在却擠到海床了。而這裏——。他指指地上——只有一萬人，可說是一個空曠的世界。只是這需要技術和工程的奇蹟，以求生存，在這兒智商只有一五〇的人是根本找不到工作的。

他又繼續說下去。「現在發現我們可以活二百年。想想他們對這新聞會起什麼樣的激動反應！現在這是你的問題了，記者先生！你問到它，你也得到了它。請回答我——我的確很感興趣——只要告訴我你將如何來向他們報導？」

他等着，等着，古柏張開嘴，接着又合攏，想不出應該如何回答。

優勢敗國

在作此項申明——我完全依我個人的自由意志而爲——我希望先說清楚，我並不是要想得到同情，也不是企求法庭作任何減輕的判刑。我寫此乃企圖駁斥某些廣播的不實報導，以及在獄中准許我看的報紙上的謊言。這些所報導我們失敗的原因，全屬揑造，均非事實。身爲長官，爲我的下屬作辯護應是我的義務。

我也希望這申明能解釋我兩次不得不向法庭上訴的理由。我們失敗的原因很簡單：不顧一切的直言，這並不是由於我的部屬缺少勇敢，或由於艦隊的錯失。我們只被一件事擊敗——被我們的敵人的劣等科學。我重複一遍——被我們的敵人劣等的科學擊敗。

戰爭一發生，我們無疑的確認會得到最後的勝利。首先我們同盟的聯合艦隊就大大超過敵人所能抗衡的數目和武裝，其次我們所有的軍事科學均超越了敵人。我們相信我們可以維持這優勢，我們的信心，阿拉，也許是我們太早下斷言了。

在戰爭一開始，我們主要的武器是長程荷姆魚雷，可駕駛的閃電船，以及各種曾經改良的新式武器。每一組艦隊都配有精密武器，雖然敵人亦具有同樣的武器，但他們的裝備威力較一般爲低。而且，我們背後有更龐大的軍事搜索組織，以這些先決的優勢，我們不可能失敗。

戰役按照計劃進行，直到五陽戰場。當然我們贏了這次戰爭，可是敵方證明他們比我們預期的還强。顯然想要得到勝利是要比預期中更加困難，更加延緩。高級指揮官的會議因此討論到我們未來的戰略。

第一次出席我們戰事會議的是新任參謀長的諾登將軍，他奉命補充我們最偉大的科學家馬耳華之缺。馬耳華是一位負責讓我們的武器發揮最大效力的領導者。他的去逝是一項巨大的損失，但沒人懷疑繼承者的聰明——雖然我們很多人爭論派個理論科學家來塡補如此重要位置，是否明智。但是我們的疑慮被否決了。

我淸晰的記得諾登在會議上所給予我們的印象。軍事顧問所擔心的事，通常轉向科學家求助。他們問，有可能改善我們現存的武器，以便我們最後的勝利可以提早來臨嗎？

諾登的囘答讓我們覺得十分意外。因馬耳華時常被問如此的問題——而他時常滿足我們所問的。

「各位先生，坦白地說，」諾登說：「我懷疑它。我們現存的武器實際上幾乎到達終極，我不願批評我的前任者，或者詆毀他所完成的成就。可是你們明白一世紀來在軍備方面從沒有過基本的改變嗎？我怕，這是傳統的結果。由於時隔太久，研究委員會深愛傳統的武器，有時只是加以完善地改良，而非發展新的武器。好在幸運的是我們的敵人不是智者，但我們無法臆測這會永遠如此。」

諾登的話令人留下不舒服的印象，但他似乎一點都沒感覺到，迅速地又加重攻擊。

「我們所要的是新的武器——以前從不曾使用過的，完全不同的武器。如此的武器可以製造：：當然，這要花一些時間，但自我上任，將以年青科學家代替老科學家，並親自指揮研究一些未曾探討過的領域，如此一來，我相信，武器的革命可以立刻產生。」

諾登語氣中的誇張說法使我們懷疑他的聲明。當時我們並不知道他從不許諾他在實驗室已經幾乎無缺點的實驗物。

諾登不到一個月後就證實了，他說明製造幾百公尺以上輻射線，能完全摧毀一切東西的滅絕球體。我們被這新武器的威力所陶醉，而完全忽略了一項基本的缺點——它是球體，因此要有相當錯雜的發電設備。當然，我的意思是說它不能用到戰船，只能用到導向飛彈，並且要改裝一切荷姆魚雷，以裝載這新武器。以致一切對敵人更進一步的攻擊全延擱下來。

我們現在明白這是我們所犯的第一個錯誤，我仍然認爲這是自然的錯誤，因爲我們當時以爲

所有現存的武器皆已經變成廢物，我們視它們爲原始的遺物。我們所不欣賞的是我們正在等待的大規模攻擊任務，是需要先費段時間才能把革新的武器活上用場。因爲一百年來我們未經歷過這種事，我們沒有足以做借鏡的經驗來指導我們。

換裝的難題比預料的更爲困難。新式的魚雷必須從新設計，這就是說只有較大的艦船才能發射這武器，不過我們已準備接受這刑罰。過了六個月，笨重的艦隊各船隻已裝備好了，訓練演習和試驗顯示還令人滿意，我們準備採取行動。諾登已經躊躇滿懷，並半許諾製造更新的武器。

接着發生兩件事。我們的一艘戰船在訓練飛行中完全失了踪跡，調查顯示在某種情況下，船的長程雷達可以直接扣發死光使之立卽發射。需要加以克服這毛病可是小事，但這又造成一個月的躭擱，以及海軍總部與科學家之間更惡劣的衝突。我們再度準備攻擊——這時諾登宣佈死光的有效輻射線已增加十倍，因此摧毁一艘敵船的機會擴大了千倍。

所以修正又重新開始，但每個人皆同意這延誤是値得的。然而，敵人已經趁我們未進一步攻擊的空隙中增加士氣，並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大屠殺。我們的船缺少魚雷，因爲工廠不生產，我們被迫退却。所以我們損失了三個陣地。

這是一次困惑而非嚴重的打擊，因爲損失並不大，我們無疑會在不久的將來再收復失土，只要新武器派上用場。

但這些希望只有部份實現。當我們重新部署攻擊時，我們不得不以比所計劃較少的死光器來攻擊，而這是我們成功有限的一項原因，另外的原因則更爲嚴重。

在我們盡其所能裝備更多的死光器時，敵人已經瘋狂地從事建造，他們的船是裝配舊武器的古船——但他們的數目超過我們甚多。等我們採取行動，我們才發現站在我們對面的數目往往比我們預料的超過百分之百，在自動武器中產生目標混亂，結果損失更爲慘重。敵人的損失也很高，一旦被死光打到，毁滅絕無問題，但比較起來可沒有像我們所期望的那麼理想。

更且，在主要艦隊交戰中，敵人已發動驚人的攻勢，佔領艾里頓等地。因此我們面臨只距我們行星五十光年的威脅。

高級指揮官於第二次會上彼此互相的責備。大多數的埋怨是對諾登而發的。他們說，我們本該繼續建造舊式的船，以防止我們超級優勢的損失。

諾登同樣憤怒成爲海軍總部不受歡迎的失敗者。但我可以說他擔心——像我們全體一般——這是未曾預料到的事。他暗示有迅速的方法可以扭轉情勢。

我們現在知道研究局已對這戰場工作許多年，造成如此的情勢，我們可能會輕易地被開除。但由於諾登的爭辯，最後還是獲得他們的支持。他說，不管如何，如果敵人的船有我們的雙倍之多——而我們的效率有雙倍，甚或三倍於他們呢？幾十年來，戰爭的有限因素不在於機械而在生

物學——應付這迅速改變且複雜的三次元太空戰爭實愈來愈難。諾登的數學家已分析過去某些有名的戰況，顯出卽使我們獲勝時，我們將以低於理論效率的一半來操作我們的部隊。

戰場分析器將以電氣計算器更置操作人員改變這一切。這主意在理論上不是新的，不過到現在它不再是一種烏托邦的夢想。我們很多人本以爲這很難相信，然而，經過我們多場十分錯雜、愚昧的戰事之後，我們相信了。

這分析器只容納一百萬個眞空管，一組需要五百個機器師來保持和操作它。要在戰船上安揷格外的人員十分不可能，所以每四組必須陪伴轉變戰列艦，以携帶不服勤的機器師。裝配也十分緩慢和沉悶，不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在六個月後完成。

接着，我們又遭遇到另一種危機，使我們沮喪不已。將近五千個高度熟練的人被選上，到分析器上服務，並到技術訓練學校上課。到七個月結束，百分之十已神經崩潰，只有百分之四十合格。

又一次每個人都彼此責怪。當然，諾登說研究局不可能負這責任，要怪人事訓練局的不和。最後決定是：使用二個代替四個分析器，並盡量使受訓合格的人盡快地服勤。沒有時間可浪費，因爲敵人仍在攻擊，他們的士氣高漲。

第一艘配有分析器的艦隊奉命收復艾里頓。一路上，不幸的事發生了，携帶機器師的戰列艦被遊移的水雷擊中，戰船倖存，可是戰列艦已全部摧毀，使得操作不得不放棄。

最初，另外的探險甚爲成功。一點也沒有懷疑這分析器不會實現它設計者的聲明，敵人在第一回合中就遭到嚴重地打擊，敵軍撤退，留下我們在沙朗、陸康和希拉斯。不過他的情報人員一定注意到我們戰術的改變，以及我們戰艦中有一艘戰列艦的存在。同時也注意到我們第一艘艦隊也有同樣的一艘船陪伴着——每逢完成摧毀敵艦就撤退。

第二回合的交戰，敵人利用最優良的船艦對我們的分析器船以及無武裝的戰列船發動攻擊。這攻擊有如雷霆萬鈞之勢——本來，這兩艘船均受嚴密的保護——然而成功了。其結果，艦隊遭到最致命的打擊而四處潰散，證明了有效的武器仍抵不住敵人舊式的操作方法。我們陷於猛烈的砲火下，損失了我們收復的以及本來並未損失的地點。

這時，海軍上將塔克沙里斯以自殺來表達他對諾登的不滿。我奉令新任。

此時的情況既嚴重，又令人惱怒。由於頑強的傳統主義和徹底缺乏想像力，而造成此不堪收拾的情勢。反之，敵人正繼續以老式和大量舊式的船隻推進。使人怨恨的是如果我們只有繼續建造，不尋求新武器，那贏得這次戰爭的勝利是絕對不容置疑的，但事實上……。在許多嚴厲的會議上，諾登爲大家所指謫的科學家辯護。令人進退兩難的是諾登已證明了他每一次的聲明，而這一切的災難又已經發生，如果要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現在就無法回頭——研究不可抗力的武器必

須繼續下去。

我們處於守勢，諾登也是。無疑地，他爲了重建他的聲望，他的二萬個科學家會製造更進一步的武器。但我們已失望二次，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但我們錯了。這最後的武器是十分瘋狂，以致現在似乎很難相信它曾存在過。某些諾登的數學家在零碎地研究的太空的資產期間已發現了它的整個理論，它們的結果使大家大爲驚訝。

要把這武器向門外漢解釋操作的情形似乎很困難。依照技術人員的形容，它是「產生太空一種指數的情況，所以在正常、直線的太空有限目標可以變成假太空中的無限目標」。諾登給予我們一些有用的類推。這有如某人拿起一個平圓板的橡膠——代表一種正常太空的領城——然後把它的中心拉至無限。圓盤的圓周不被改變——但它的「直徑」會是無限。

舉個例，假定一艘載了這發電器的船正被敵艦包圍。如果扭開這武器，每艘敵船會認爲它突然無用。可是圓圈的直徑會像以前一樣：只有到中心的航空會是無限的持續，因爲距離會愈來愈大。

這情況彷如惡夢，但非常有用。沒有東西可以到達裝有這武器的船：它可能被敵艦包圍，但是它可以像在宇宙另一面那樣遙不可及。當然，與此相悖的，不經關掉這武器，無法反擊，但這仍然有極大的好處，不只在防守上，而且在攻擊上都有好處。因爲裝備這武器的船能不被查出地接近敵船，並突然地出現在中間。

這次似乎不會再有缺點了。不必說，我們盡其客觀地檢查。幸好這裝備十分簡單，不需要一大堆的操作人員。經過許多辯論之後，我們決定快速製造，因爲我們明白時間不容許遲緩，戰爭正對我們不利。我們現在已喪失全部原有的陣地，而敵軍已多次掃射我們本身的太陽系。

在艦隊重新裝備和新戰爭武器生產之時，我們設法阻止敵軍。

首次試驗性的演習令人滿意，證明此裝備似乎十分可靠。大量的攻擊已擬好，船員也習慣於這新的技術。當時我是在一架試飛的船上，十分記得那時的情景，當這武器被扭開時，環繞我們的船隻似乎縮小，好像燈泡一般：一下子它們完全消失。星星也一樣——不過我們立刻見到銀河仍然看得見像船邊的小燈光。我們假太空的輻射不是眞的無限，不過有幾萬的光年之遠，所以最遠的星星不會影響到——雖然最近的已全部消失。

然而，這些演習在完成前被取銷，因爲整個細微的技術有了麻煩，尤其是輸送電路。這障礙令人困惑，不過這不重要，雖然有人認爲應該送回基地加以清除。

在敵軍作決定性攻擊的那一刻之前，艦隊必須修好準備投入戰爭。

敵軍一定知道我們已掌握着某種看不見的秘密。我們的船隻突然無端出現，給予痛擊——只是一時。接着某種十分無法解釋和困惑的事又發生了。

在麻煩發生時，我是旗艦的艦長。我們像獨立的部隊操作，當攻擊指定的目標時，我們已算出準確的距離，定好目標，然後扭開發電器。

但這武器在通過敵艦隊中央時失效，這令我們失措不已，我們緊急進入幾百哩之遠的太空——等我們發現敵軍時，敵人亦已發現到我們。於是我們只好撤退，又撤退。直到距敵軍相當遙遠的位置。

顯然地，又犯了某種嚴重的錯誤。我們打開傳播器，想與其他船隻連絡，看看他們是否也有同樣的麻煩。我們再度失敗——而這次敗得毫無理由，因為傳播設備一點也沒有毛病。我們只能假定其餘的船隻已被毀滅。

殘缺不全的艦隊狼狽地返回基地時，我眞不願描述這場面。我們的意外災難是微小的，但船隻已經完全喪失了士氣。幾乎彼此皆失去連繫，才發現他們的瞄準設備顯示無法解釋的錯誤。顯然這新式武器是出毛病的主因。

解釋來得太遲，對我們沒有得到好處。諾登最後的失敗是這場戰爭的失敗。像我解釋過的，這武器的發電器產生太空雷達干擾，距離愈來愈遠，如果有船接近人造太空的中心時。當關掉這武器，情況又會恢復正常。

還不只如此。永遠不可能再恢復本來的情況。扭開和關閉這武器相等於伸長和收縮携帶發電器的船，但有項歐斯底亞的影響，使得本來的情況永遠無法再產生，因為船上大量的移動和數千電路的改變，使得這些不正常和縮小一點一點的累積，雖然它們加起來不超過百分之一，但這已夠了。精確的瞄準裝備以及傳播裝置的線路完全失去適應。沒有任何一艘船發現這改變——只有與其他船隻相比較，或嘗試與其傳播時，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故。

要形容這結果產生的混亂是辦不到的。沒有任何一艘船的單一組件能够發揮被期盼的準確效力。每一個螺母和螺栓不再是可以輪換的，因此供應的情況完全不可能。假如時間上許可的話，我們甚至還可以克服這些困難，可是敵船已經以數千種武器猛烈攻擊。我們的壯觀艦隊，被我們自己的優勢科學所瘓癱，只好投降。裝備這種武器的船隻雖然不會被敵人攻擊到，但却對戰爭幫不上忙。每次扭開發電器以逃開敵人的攻擊，它們的裝備就更加扭曲。結果這一切全變成廢物。

這就是我們失敗眞正的故事，我絕無誇大其辭。像我說的，我如此乃在反駁加諸於我的部屬的誹謗。

最後，希望法庭會明白我的請求，我係以莊重的態度寫出，我希望這會被承認。

法庭將會知道在我們被囚禁的情況下，我們日夜總有苦惱。但我不抱怨這個。我可受不了與諾登教授囚在一起。我請求與他分開。

大漩渦逃生記

克利夫痛心地告訴自己說，他不是第一個知道第二等人物和死亡的方法。要命的犯罪行爲往往等着最後才開始。不過直到結尾，他們還是希望能暫緩一下，人類的判決可以顯出憐憫，倒是違背自然法則，是情無可恕的。

記得在六小時前，他收拾個人十公斤重的行李，準備返家時還在一面快樂地吹口哨，一面夢想着梅娜已在他懷裡，他們帶着布連和蘇伊到尼羅河上的遊艇。幾分鐘後，地球自水平線升上時，他可能又見到尼羅河，可是回憶只帶來他妻子和子女的臉。問題的發生完全是因爲他嘗試坐運輸彈射器，而不乘火箭梭回家，爲的是要省下九千五百元之故。

他曾預料最初十二秒的船程不平坦，當電力發射器控制太空艙沿其十哩軌道運行並將他射離月球時，就算用他在倒數時可飄浮的水室保護，他沒期盼起飛會如此快。而等加速力緊抓太空艙時，他幾乎不明白這對他有影響的巨力。唯一的聲音是來自金屬壁的微弱嘰嘎聲，對經歷過火箭

發射的雷聲的人，這寂靜是怪誕的。當艙室播音器宣告「五秒後發射，時速二千哩」時，他幾乎不相信它。

從一開始五秒後就時速二千哩——他正跨着閃電飛過月球的臉。而七秒後，閃電失效了。

即使在類似子宮形的艙內，克利夫也感到有什麼不對勁了。四周的水突然變活，雖然太空艙仍沿軌道疾飛，它只是在本身動量下航行。

他沒時間感到害怕，或懷疑出了何事，因爲動力一秒又一秒地失效。接着一陣顫簸，搖動了太空艙，然後開始一連串不祥的，叮噹聲的猛撞，

加速力終於消失，一切的重量隨之消逝。克利夫無需儀器，但他的胃向他說太空艙已離開軌道盡頭，並從月球表面上升。他不耐煩地等到自動的唧筒已抽乾艙內，和熱氣乾燥機已發揮效能，他才飄過控制板，坐到位置上。

他緊急地呼叫發射控制中心，腕上繫好管制帶。「到底怎麼同事？」

帶有焦慮的聲音立刻同答。

「我們仍在檢查——三十秒後再叫你。」接着又補充：「高興你沒事！」

他等待着，克利夫轉看前頭。沒有什麼，除了星星——這該有的。至少他已以他計劃了的速度起飛，而且沒有立刻撞同月球表面的危險。不過他早晚會的，因爲他不可能達到逃速率。他必須沿大的橢圓升起，進入太空——幾小時後，他就會同到他的直線上。

「喂，克利夫，」發射控制中心突然說：「我們找出原因了。你進入第五圈軌道時，電路軋碎機纏住了，所以你起飛的速度低於時速七百哩。那要你五小時以上後才能返來——不過別擔心，你校正航線的噴射氣會將你推進穩定的軌道。我們會告訴你何時發射它們。那麼你只要好好地坐着，直到我們能派人把你拖下來。」

克利夫慢慢地讓自己鬆懈下來。突然想起了太空艙備用的火箭，雖然它們速度低，但它們可以把他推進某種軌道，雖然他可能跌同月球表面幾哩之內，以低姿掠過羣山和平原，但他是十分安全。

接着他想起來自控制間的叮噹撞擊聲，他的希望又暗淡了，因爲在太空車上有零件破裂，結果總是不愉快的。

他正面臨這些難題，此時他完成最後的點燃電路的檢查。人爲或自動均不能點燃航行的火箭。太空艙還保留最適量的燃料，這可帶他到地球的燃料已無關。五小時後他將完成他的環繞——同到他發射地點。

他不知道他們是向在他後面的火山口命過名，克利夫想。「克利夫火山口直徑……」什麼直徑？最好不要誇張——我猜這最多不會超過二百碼。幾乎不值得劃在地圖上。

發射控制中心仍然沒音訊，但這乃意料中的事。能向已近乎死亡的人說出他的死期的人很少。雖然如此，他對變更他的軌道可一點不知道，即使他現在不相信他不久會粉碎。他依然脫離月球之上，在艙室裡是那樣溫暖而舒適。死亡的威脅極不和諧——死亡對所有的人遲早都會來臨的。

接着，克利夫一時忘記他自己的處境，而被前面的景色所吸引。前面的水平線不再平坦。比月球更明亮的風景正依星辰上升。當太空艙彎過月球邊緣，它產生了唯一近似地球的圓體——人造的，一分內它就全部過去，如此他的速度不離軌道。此時地球跳出水平線，迅速地升上天空。

地球有四分之三圓，表面太光亮，幾乎無法凝視。它不是由充滿光秃秃的岩石和灰塵塵的平原造成，而是由雪、雲和海造成的宇宙鏡子。其實，它幾乎全是海，因爲太平洋正轉向他，太陽的折射正掩蓋夏威夷羣島。大氣的薄霧抹掉了地理的細目，也許從夜裡湧出更暗的一塊是新幾內亞，不過他不敢確定。

上升的地球的景緻，以不可抗拔的力量把家帶向他，這使得他覺得歸心似箭不能再拖延。

他呼叫發射控制中心給他接通地球的電話，語氣堅定。

這是他一生中所不曾有過的最奇怪的事：坐在月球高空上，傾聽他家裡的電話聲，相隔廿五萬哩。此時在非洲一定已近午夜，在有人接電話前一定有點時間等。梅娜一定睡意濃濃地動一動，然後由於她是太空人的妻子，時常警覺災難，她會立刻醒來。不過他們討厭在臥房有電話，而她要打開電燈，輕輕關上門，免得吵醒小孩，走下樓梯，再……。

她的聲音清楚和甜蜜地穿過太空的虛茫。他在宇宙那個地方都認得出來，但他立刻查覺到潛在的焦慮。

「克利夫太太嗎？」地球那邊的接線生說：「你丈夫來了電話。」

克利夫不知道在月球、地球間或其他衞星上，有多少人在聽這電話。你幾乎難於在最後一次向你心愛的人說話，不過他還是盡快說出話來，想除了梅娜和他之外沒有別人。

「親愛的，」他開始說：「我是克利夫。我怕我不能照答應的回到家。有……有點技術上的毛病。我這時很好，不過我陷入很大的麻煩。」

他噓口氣，想克服嘴內的乾燥，然後在她揷嘴之前，盡他所能地簡略，他解釋情況。因爲爲了他與她的緣故，他不能放棄一切的希望。

「每個人都在盡力，」他說：「也許他們能及時送上船趕上我，但如果他們不能……，唔，我要與你和小孩說話。」

就像他知道她會的，她承擔得下。當她從地球黑暗的一邊回答過來時，他對她感到驕傲和愛。

「不要憂慮，克利夫。我相信他們會救你出去的，我們終究會有假期，正如我們所計劃的。」

「我也這麼想。」他說謊：「那只是萬一，你叫醒了小孩嗎？別告訴他們什麼。」

無盡止的半分鐘，然後，他聽到他們睡意十足却是興奮的聲音。克利夫情願把這最後幾小時的生命換取再次見到他們的一面，可惜太空艙沒有裝設錄音機。也許這樣反而好，因爲他無法隱瞞事實，他們不久會知道，只是不是從他得知。不管怎樣現在的這最後幾分鐘對他來講是幸福的。

克利夫慈祥地回答他們的問題，告訴他們他不久會見到他們，許諾他無法實現的諾言。當布連提醒他上次曾忘記的月球塵土，這次可要記住帶同來時，他幾乎失去控制。

「我已拿了，布連。它正在我的旁邊。你不久就能用它向朋友誇耀。（不：不久它又會跌回原處。）「而蘇伊——是個好女孩，做好够告訴你的一切。你知道，你最近的學校成績單不太好，尤其是你品性的分數……是的，布連，我有這些圖片，以及一片岩石……。」

卅五歲就死了可眞遺憾，可是讓十歲的兒子就死了父親也眞苦。布連如何記得他呢？也許差不多是像聲音那麼短暫，因爲他在地球上花的時間太短，在月球上，再也難以給予他的愛心和希望了，剩下的要看梅娜了。

小孩快樂却迷惑地走了後，該做一些事了。現在是保持冷靜的時刻。梅娜必須面對沒有他的未來，但不管個人發生了什麼，生命總得繼續下去；於是，他們不談個人，而對現代人的生活所涉及的抵押和分期付款，保險單以及銀行存款等問題談着，好像他們只是在關心別人。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沒有人打斷他們。一定有靜默盤測器維持話線，但兩個人可能是唯一清醒的。有時他說話時，克利夫的眼睛會遊逡向潛望鏡，被地球的光芒所眩暈——此時地球已升到半空中。眞難相信這會是七十億人的家。

這一定已有四年，但在這世間他無法像別人把兒女攬於膝下。他一直沒見過他的小兒子，想他也是永遠見不到了。

終於他想到不用多說。由某一觀點來看，畢生亦是不足够的——那一小時也不能太多了。此時的他身心俱感到疲憊不堪，而給予梅娜的苦惱也一樣多。他要單獨與他的思想以及星星在一起，鎭定他的心靈，使他與安寧的宇宙融在一起。

「已經講一小時左右了，親愛的。」他說。沒有必要加以解釋，他們彼此太了解了。「我會再呼叫你——相當久的時間。現在就再見了。」

他等二秒半，讓梅娜道聲再見，然後切斷電路，茫然地凝視小控制臺。突然地，沒有慾望或意志，眼淚充滿了眼眶，像小孩般地哭起來。他爲他的家人和爲自己流淚。

他爲可能來臨的未來而流淚，想像不久自己會如白熾的煙霧，飄過星辰間。

過了一時他感到舒服多了，發洩後才覺得自己的饑餓。一個垂死的人空肚子眞不划算，所以他開始找東西吃。嘴裡正咀嚼火腿肉時，發射控制中心呼叫了。

線那端的聲音是清新的——緩慢，穩重。

「我是凡凱塞，太空車分部主任。仔細聽，克利夫。我們認爲我們能替你找到方法出去。這是發射——但這也是你唯一的機會。」

希望和絕望輪流在神經系統出現，克利夫感到一陣眩暈，他可能隨時暈倒。

他恢復過來時，虛弱地請凡凱塞繼續說。然後他急切地仔細傾聽凡凱塞所說的。

「我不相信！」他終於說：「我只是不明白！」

「你不要和電腦爭辯，」『凡凱塞回答：「它們查過約廿條方法。不錯，它們皆有其可行之處。但你不可能動得太快，而且你不必用太多的彈力就能改變你的軌道。我想你以前從沒有在如此遙遠的太空過吧？」

「是的，當然沒有。」

「可惜——但沒關係。如果你照指示，你不會走錯。你可在艙室的尾端小櫃子內找到一套太空衣，撕裂封條，並拿出來。」

克利夫從控制臺浮高六呎，到艙尾，拉下刻有「緊急事故才用」記號的槓桿，門已打開，閃亮的銀色織物鬆軟的掛在他面前。

凡凱塞要他穿上它。克利夫立刻回答穿上了，「現在我該怎麼辦？」

「你等廿分鐘——然後我們給你打開空氣鎖和踏出的訊號。」

「跳」這字的複雜性突然貫穿而入。克利夫望望熟悉、舒適小艙的四周，然後想到星辰之間孤獨的空茫——那無底的深淵。

他從來沒有在自由的太空過，沒有理由他該去。本來他只是一個農夫的兒子，得到農藝學學位，加入綠化月球的團體。太空不適合他，他屬於泥土和岩石的世界。

「我不行，」他低低說：「還有別的方法嗎？」

凡凱塞一口回答沒有。「我們盡力在救你，你沒有時間犯神經過敏。有十二人處在比你更壞的情況——傷得重，陷在距救助單位百萬哩之地。你還沒損壞半點皮毛，你已够幸運的了！自己珍重——否則我們就關掉訊號，讓你粉身碎骨。」

克利夫臉慢慢變紅，隔了幾秒才回答。

「我很好，」他終於說：「請再指示。」

凡凱塞讚許他一句，再說：「廿分鐘後，你到最高點時，你進入空氣鎖。從那時起，我們會

失去連絡；你衣服內的無線電只有十哩射程，不過我們會以雷達追踪你，你一通過我們上空，我們會再向你說話。現在，關於你衣服上的控制……」

廿分會迅速過去。時間一到，克利夫知道該怎麼做。他不得不相信這可能有效。

「時間到了，」凡凱塞說：「太空艙正確地朝東——這是你要出去的方向。不過方向不是關鍵，速度才要緊。準備跳——祝你好運！」

「謝謝，」克利夫不適當地說：「抱歉，我……」

「算了，」凡凱塞打斷：「現在開始行動！」

克利夫最後一次望望艙室，看看還有什麼忘了。他個人的東西必須丟棄，他們以後可能再添置。接着他想到他答應布連的月球塵土，這次可不能再讓孩子失望了。這小小的樣品——只有幾盎司——該不會影響他的命運。他在瓶頸上綁了一條帶子，然後附着於衣服的皮帶上。

空氣鎖太小，以致無空間可動，他夾於內外門之間，直到自動唧筒連續抽乾爲止，牆在慢慢地敞開，他就面向星星了。

以他帶了手套的笨拙手指，使勁地讓自己脫離空氣鎖，直直站在陡翹的艙體，吸滿氣，緊緊地靠在安全線。絢麗的風景令他幾乎癱瘓，望望四周，他忘記眩暈和不安全的恐懼。

月球是巨大的新月，日與夜的分隔線掃過四分之一的天空。底下的太陽正在下落，漫長的月球之夜剛開始，不過孤立山峯的峯頂仍然留下餘暉、蔑視地看看已包圍了他的黑暗。

黑暗非全部性的，雖然太陽消失在底下的大地，近乎全圓的地球則亮亮的。克利夫可糢糊看到閃在地球羣山間的光芒，海洋與高地的輪廓，以及峯頂上淡淡的光。他正飛在熟睡的大地之上——一個可能使他致死的大地。由於他正平衡在軌道上的最高點，月球與地球之間的分界線。這該是跳的時刻了。

他彎下腿，蹲靠於船體，然後以全力地衝向星星，讓安全線在他後面伸長。

太空艙以驚人的速度倒退，這時，他感到一種從沒經歷過的感觸。他曾預料恐怖或眩暈，但不是這種熟悉的感觸。這一切以前可能發生過，當然不是對他，而是對別人，他無法集中回憶，現在沒有時間去追獵它。

他迅速對地球、月球和倒退的太空艙瞥一下，並下了決定。線已繞遠，他此刻離月球二千哩，離地球有廿五萬哩。除了等無法可施，在他知道是否能活之前，還要等二個半小時。

而當星星在他周圍慢慢地廻轉時，他突然想起念念不忘的記憶的來源。這離他讀了波依的短篇小說已好多年，可是誰能忘記它們呢？

他也陷在大漩渦中，處處毀滅的漩渦中。他也希望靠放棄他的船來逃生。雖然所涉及的力量完全不同，情況却不相上下。波依的漁夫由於短而粗硬的物體正沉入大漩渦中，他讓自己衝向桶

內，這合乎水動力學的原理，克利夫只希望他使用天體的方法會同樣有效。

他跳離太空艙有多快呢？當然，時速五哩。雖然速度依天文學標準而計，但這該足够把他射入新的軌道——就如凡凱塞答應過的。那不是很多的利潤，可是這在無氣的世界裡已足够，此處沒有大氣可傷他。

突然克利夫想到忘了再給梅娜電話，感到不安。這是凡凱塞的錯，引擎已發動，沒給他時間料理私務。不過凡凱塞是對的，精神和肉體應全部集中於求生存上面，沒有時間分心去做私事了。

他正向月球的夜晚直飄，其白天的半邊正在縮小。他不敢看的太陽圓體，正落到彎口的水平線上。半月的月景顯得較爲黯淡。

與太陽齊走，月球似乎比以前較亮，凍寒他的太空衣服。每一循環約費十秒，他沒法子檢查他的旋轉，其實他變喜歡這不斷變化的風景。現在他的眼睛不再因偶而瞥見太陽而分心。他能見到數千顆星星，以前本來以爲只有幾百顆而已。熟悉的星座已下沈，即使最明亮的行星也難找到。

月球夜的地面像一道月蝕的陰影橫過星野，而且在他向它落去時慢慢地增大。隨時都有淡淡的或明亮的某顆星殞落而逝。這好像是太空中增大的洞在吞食天空。

他的行動，以及時間的消逝皆沒有特別的跡象——除了他規律的十秒旋轉外。他望望錶，才吃驚他已離開太空艙一個半小時。他在星星中尋找它，沒有成功。到現在，這該有幾哩了。不過，它目前該早他到達月球。

克利夫仍然困惑於這種矛盾，包含着無重量的陶醉感。被空氣通過的溫和氣體所催眠，他比任何羽毛還輕地飄浮，終告跌入無夢的睡鄉。

醒來時，地球正接近月球的邊緣。這景象又帶來另一種自憐的浪潮，他不得不亟力控制他的感情。這可能會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地球。明亮的北極冰帽，赤道的雲帶，太陽照在太平洋的光芒——全輕快地沈入月球羣山之後。接着消失不見，現在他既沒有太陽，也沒有地球照亮他，而底下看不見的大地十分的黑，以致傷了他的眼睛。

令人難相信地，一羣星星在黑暗的圓體內出現，那兒不可能有星星的。克利夫吃驚地凝視它們，然後他明白他正通過某居地的上空。城市內的人們正等着月夜出現——睡覺、工作、愛、休息、爭吵。他們可知道他正以看不見的殞石的速度在他們的上空飛嗎？幾乎可確定的，因爲到現在整個地球和整個月球一定都知道他的窘境。也許他們正以雷達和望遠鏡搜索他，可是他們很難找到他。幾秒內，這未知名的城市已消失視線外，他又處於孤獨。

要判定他的高度是不可能的，因爲沒有天秤或透視法可衡量。有時他似乎伸手就可碰到飛越

而過的黑暗，但他知道那一定仍在他底下很多哩。不過他也知道他仍然在繼續下降，也許某個火山口壁或山峯會隨時從空中擒住他。

在前面黑暗的某處是最後的障碍——他最爲害怕的障碍。過了心臟地帶，從北到南有一千哩以上長的牆，這在他小孩時就發現，而他首次從登陸號三號首次看到時仍然同味無窮。他從沒想到有天他會飛向這些山，等着它們來決定他的命運。

黎明第一道光驚奇地吸住他，光在他前頭爆開，從一峯頭躍上另一峯頭，一直到水平線整個孤形被火光塗遍。他正衝出月夜，直向太陽的臉。至少他不會死在黑暗裡，但最大的危險還沒來臨。因爲他現在幾乎又回到他的出發點，靠近他軌道的最低處。他望一下太空衣上的計時器，已過去五小時了。幾分鐘內，他會擊中月球——或者掠過它，安全地滑進太空。

到目前他所能判斷的爲止，他離表面不到廿哩，而他仍然下降，雖然速度已很緩慢，在他底下，月球鬆明的長長陰影有如黑暗的短劍，刺向夜的大地。歪斜的陽光，使最小的小山也誇張成大山峯。此刻，前頭的大地正上升，閃閃地進入最危險地區的山脚。再過一百哩處，岩石的波浪正從月球表面爬上來，沒有法子可避開它，他的路線固定，不能改變。他所能作的已經都作了。

這還不止，他將不會升高在這些羣山之上，它們正高過了他。

現在他後悔沒有再打電話給仍在等待的梅娜。但也許這樣也好，因爲沒有什麼可說了。

當他再次進入發射控制中心距離內時，傳來呼叫的聲音。它們時大時小，但聽得出它們正談到他，他以事不關已的興趣來聽，他一度聽到凡凱塞十分清晰地說：「在我們知道克利夫的最靠近地點那時，就告訴卡利圖號船長，我們給他截奪的軌道，會合的時間該是一時五分鐘後。」我不願失約於你，克利夫想，但這次約會我想是永遠赴不了。

現在岩石牆只在五十哩外，但每當他無助地旋轉一次時，它就靠近十哩。現在沒有樂觀的前途，他正以快速來復槍子彈射出的速度衝向這無情的障碍。這是終點，突然他在考慮他是要先以面對它，眼睜睜地撞上了或是以背對它，像個懦夫般地撞死呢？

克利夫心無二念，前塵舊事已不堪回首。不旋轉的月景在他底下廻轉，每一細節在黎明刺目的光芒中清晰可辨。現在他轉離突進的羣山，回顧他航過的路線，這條路該通往地球的。他這一生最多已剩三個十秒了。

接着月景爆成靜寂的火焰。像太陽那麼强的光消滅了陰影，從山峯和火山口噴出來的火燃遍底下，這背景只維持幾分之幾的一秒，就完全消失。

他的正前方，大約廿哩的遠處，一塊巨大的塵雲正在危險地帶迸出——這簡直是不可能的。克利夫第二個想法也同樣荒謬——這發射控制中心工程分部已炸掉他將要面對的障碍。

由於這已消失。巨大，新月形的傷口已出現在接近的地平線，岩石和岩屑仍然從五秒前尚沒

有的火山口升起。只有原子彈的能源，在準確的時間於他的路線上爆炸，才能產生如此的奇蹟。而克利夫幾乎不相信如此的奇蹟。

他又旋轉了一圈，幾乎靠上羣山時，他想到，這一切，他前頭有宇宙開路機在移動（這是看不到的）。被廢棄的太空艙的運動能量——一千噸，每秒超過一哩飛行——完全足够炸裂這罅口。人造的殞石的影響必定震動了整個「天邊」。

他運氣眞不錯。塵埃粒只沾滿他的太空衣，他糢糊地瞥一下灼熱的岩石，以及飛過他後面的煙雲（在月球上看到雲多奇怪——）之後他已穿過羣山，前面除了空蕩的天空外，別無其他。未來一小時，他繞第二圈軌道時，卡利圖號會來會見他。不過現在不必急，他已逃出大漩渦，不管好壞，他感激新生的禮物。

他路線右方幾哩有發射道，它看來像劃過月球表面的髮絲。幾分鐘後他會在無線電射程內。現在，懷着感恩和高興，他可以再打電話給地球上，打給仍在非洲夜裡等待他的電話的梅娜。

黑暗的死光

我可不是這些以她們自己的國家爲羞的非洲人之一，在這五十年中的進步仍比不上五百年前的歐洲。爲什麼我們無法盡我們所應該辦到的那麼快地進步，這是由於獨裁者喜歡查卡，而爲此我們只好責怪自己，錯誤在我們，所以治療的責任也在我們。

況且，我有比大多數希望摧毀無所不能的大領袖更好的理由。他是我們部落的一份子，透過我父親之中的一個妻子，與我有親戚誼，而他自從掌握到權力以來即保護我們的家庭。雖然我們沒加入政治，但我兩個兄弟已經失踪，另一個則已死於無法解釋的太空意外事件。我本身的自由，大部份是由於我是國內少數頗負盛名的科學家之一。

像許多的知識份子，我終於轉向反抗查卡，感到——就如一九三〇年年代德國錯誤的領導一樣——統治者對幾次政治的混亂該負唯一的責任。初次發現我們莫大錯誤是在查卡廢除憲法，以及化名十九世紀「朱魯帝國」之時來臨。從那時起，他的誇大狂急速上增，像所有的暴君，他對

誰都不信任，並認爲自己爲謀篡者所包圍。

查卡的信心是非常篤定的。在這世界上起碼有六種十分公開的企圖，想謀取他的生命，甚至還有些未曾透露出來，但他們的失敗增強了查卡對其自身的命運的信任，並使得他的人民更狂熱的信仰他的不朽。當敵對者變成更爲絕望時，大領袖的報復變得更爲冷酷無情——以及更爲野蠻。查卡的王朝在非洲或其他各地，並不是第一個折磨他的敵人的國家，不過把這上電視則屬第一次。

即使在那時，雖然我因世界各地掀起的反感和驚懼而感到羞愧，如果命運之神沒把武器放上我的手，我毫無辦法可施。我不是一個採取行動的人，我嫌惡暴亂，但一旦我明白權力是我的，我的良知將不許我袖手旁觀。就在國際太空總署技術人員裝置了他們的裝備，以及移交巨大X符號的紅外線傳遞系統時，我開始擬訂我的計劃。

倒很奇怪的，世界上最落後之一的我的國家，在太空征服方面竟扮演主角。那是由於地勢的意外事件，美國和蘇俄一點也扯不上關係。她們對此一點辦法也沒有，「安巴拉」位在赤道上，直接地位在行星路線之下。它具有獨特和無價的自然面：這突出的火山係稱「江布坑」。

一百萬年前，江布逝世時，溶岩一步又一步地撤退，凝結成一連串的臺地，形成一哩寬，一千呎深的窪地。它已被用來把地移和電纜線轉換爲地球上更大的無線電望遠鏡。由於這巨大的反映器是固定的，它每廿四小時只以幾分鐘的時間掃瞄天空任何入鏡的部份。這是科學家們情願付出能力接收來自太陽系太空船和大氣層外探測的火箭的訊號的代價。

查卡是他們所沒預料到的難題。他在此工作幾近完成時掌握政權，而他們不得不逢迎他。幸好，他對科學甚爲尊敬，他想以此獲得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金錢。赤道外太空設備公司倒安然無事，實際上，它的幫助增强了它。

大飛碟剛完成時，我首次上自其中央躍出的塔。一根垂直的柱，超過五千五百呎高，支持收集的天線。能載三人的小電梯，慢速地上升到頂。

起初，除了鋁片陰暗的碟盤外什麼也看不見，那在我周圍各方向朝上廻旋有半哩。不過我立刻站上火山口的邊緣，可以望過我希望解救的大地。西方罩霧中覆有白雪的坦波拉山，非洲第二高峰，與我相隔之間是無垠的叢林。經過那叢林該是恩牙河泥濘的水——我幾百萬同胞早已知道的唯一公路。一些森林空地，一條鐵路，以及城市遙遠的白光是人類生命唯一的跡象。在我從空中俯視安巴拉，以及明白人類抗爭熟睡的叢林的意義時，有一種無助的感覺常常沖擊著我。

電梯箱倏然頓住，停在天空四分之一哩高。我走出來時，我是在一間裝了同軸電纜和儀器的房間。還有點路要走，因爲短梯貫通屋頂，通向差不多一碼平方的平臺。這不是任何人易於眩暈的地方，中央照亮的導線給了安全的保證，我站在這三角金屬筏上，一隻手穩穩抓位它，感覺更

接近雲層。

驚人的視野，以及愉快的景緻（却有危險的）使我忘記時間的消失。我感到像神，完全和陸地上的俗事隔離，比其他的人更爲高高在上。此時我才了解這是查卡從未忽視的一項挑戰。

他的安全主任覃加會不贊成，可是他的抗議將會被批駁。

人可以預測出，在某個平常的日子，狡黠的查卡會站在那兒幾分鐘，孤獨地，他的衞兵會留在底下的房間，檢查愚笨的陷阱。當我從三哩外攻擊他，並且透過陳躺在無線電望遠鏡和我的瞭望臺之間的丘陵射程攻擊時，他們一無辦法。我喜歡這些丘陵，雖然他們把問題弄複雜，但會使他們從各角度猜疑而更能保護我。覃加是非常聰明的人，但是他不可能相信一枝槍能同時從各角落開火。而他會尋找槍，即使他發現沒有子彈……。

我回到實驗室，着手我的計算。不久我就發現第一個錯誤。因爲我看出雷射光以千分之一秒透穿鋼，燒出一個洞，我曾臆測我的X記號能殺死一個人。但是這並非有如這麼單純，在某些方面，一個人比一片鋼還要粗，他大半是水，那有十倍的金屬熱力。一道光穿過裝甲鋼板，鑽出一個洞，或携帶音訊像「普綠圖」——這是X號設計出來的職責——那麼遠，那會使一個人痛苦地却靜靜地讓他的表皮燃燒。從三哩外，我能對查卡做最壞的是在他身穿的彩色部落毛氈上鑽個洞，證明他和平凡的老百姓無二樣，這將打擊他的領袖慾。

一時，我幾乎放棄這計劃，但它不會死亡，我本能地知道答案在那兒，只要我能找到它。也許我能用我看不到的熱彈，剝斷拉住塔的一根電纜繩，那麼查卡在絕頂時，它會垮了下來。計算顯示這是可能的，如果X號繼續操作五十秒的話。電纜，不像人，不會移動，所以不需要把一切賭在單一的衝動。我可以利用我的時間。

可是損害了望遠鏡該會對科學不忠，當我發現這計劃行不通時，我竟感到解脫。柱建造得十分穩固，所以我必須割斷三條分開的電纜，才會使它倒塌，要精確地定位和瞄準每一目標需要花幾小時，但這會出問題。

我必須想想其他的，因爲這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看出來，非到望遠鏡開放之前，才能決定怎麼解決查卡——這無所不能，老百姓的天父的獨裁者。

到這時，我的助手已調準與測定裝備，我們打算作一次全力的試驗。當它在其瞭望圓頂裡面的承載物旋轉時，X號看來完全像一具雙桶反映的望遠鏡——其實它也是的。卅六時的鏡子收集雷射，並集中它貫穿太空，其他的扮演接受者，像超力的望遠鏡準星，也可用於瞄準系統。

我們查對最接近的天空目標——月球。其深夜，我把十字電線定在下弦月上，發了一下雷射。二秒半後，報回一陣絕妙的回音。我們可用上了。

尙有一項細節仍要安排，而這必須極端秘密地自己動手。無線電望遠鏡放在瞭望臺的北方，

在阻碍我們視線的丘陵屋脊之外。向南一哩是一座孤立的山，我太瞭解它了，因爲幾年前我曾到那裡協助架立一座宇宙射線站。現在它將被用來實現一個目的，這是我在我國家當自由的時日從沒想到的事。

就在峰頂底下是一座幾世紀前不用的廢堡。我只花一點心力就找到我需要的地點——一個小穴洞，還不到一碼高，位在兩個從古代牆壁落下來的大石頭之間。憑蜘蛛網判斷，已有幾代沒有人進入過。

當我蹲在空地，我看得到外太空設備的整個區域，綿延幾哩。過了東方是舊太陽神計劃發射站的天線，那裡使第一個人從月球回來。此外有飛機場，頂上有架噴射機掠過。不過最令我感興趣的是從此地可清清楚楚地看到X標誌的圓頂，以及向北方三哩的無線電望遠鏡的尖端。

我花了三天的時間才裝好鏡子。我深恐沈悶的測微器調整工作會花去我太長的時間，以致來不及準備好，不過角度終於調整正確。等我在這山上秘密的地點瞄準X標誌的望遠鏡時，我看得到我後面的丘陵。視野是小的，但這已足够，目標區域只過了一碼，而我可以看清每一部份。沿我安排的路線走，光能在兩方向行走。不管我從望遠鏡看到什麼，都會自動地進入着火之列。

三天之後，坐在靜靜的瞭望臺上，周圍響起嗡嗡聲，並目送查卡走進望遠鏡的範圍之內，可有點奇異感。我感到一種勝利的信心在滋長，就如天文學家計劃新行星的軌道，然後發現它在羣星中所預測的位置上。當我最先看到它時，殘忍的臉是偏側的。我耐心地等，懷著嚴肅的信心，我知道那時刻定會來臨——查卡直接剛正視我的那一刹 。之後 ，以我的左手握住古代的神的影像，以右手扣發雷射之光，發動我無聲，看不到的閃電越過山峯。

不錯，這方法非常地好。查卡本該殺，但死亡將會使他成爲殉道者，增强他的王朝的時日。我所要加諸於他的比死還要慘，並要把他的擁護者摔入迷信的恐怖中。

查卡仍然活着，但是他再也看不到了。在幾秒之幾秒內，我使他比街上的乞丐還要賤。但我根本沒有傷害他。當眼膜被一萬個太陽的熱所鎔化時，那是沒有痛苦的。

月球上的金字塔

下次你見到圓月高掛在南方時，仔細瞧瞧它的右方角，並用你的眼睛沿圓體的曲紋繞，約二小時你就會注意到一塊黑黑的小橢圓體：只要視線良好的人都很容易看到。這是月球上最美好的一塊大平原壁，稱作克里海——生死關頭的海。直徑三百哩，幾乎全被壯麗的山環繞，直到我們在一九九六年晚夏進入之前，尚未被探險過。

我們的探險隊相當大。我們有二架重型運輸機，從五百哩外的發射基地供給我們的補給和裝備。也有三艘小火箭作爲短程的運輸工具。幸運地，克里海大半都十分平坦，沒有巨大的裂縫，火山口或山也很少。到目前我們所說的爲止，我們強力的環帶牽引車毫無困難地送我們到我們要去的地方。

我是地理學家——或者你高興，就算月球學家——負責探險克里海的南方地區。我們一星期來已橫過一百哩，沿一度是古海的岸邊山脚下走。地球上開始有生命時，這兒已開始寂滅。水自

驚聳的懸崖側腹退去，從月球的空心處消失。經過我們正在穿過的大地，沒潮汐的海洋一度有過半哩深的水，而現在只能在陽光終年照射不到的山洞內看到水的痕跡。

我們早在月球緩慢下落時即開始我們的旅程，在夜落之前尚有近一星期的地球時間。我們一天有六次離開太空車，穿上太空衣到外面撿撿有趣的礦石，或者爲以後的旅客留下一些記號。這是一次平靜無事的例行工作。所經歷的過程毫無半點阻碍或特別刺激的事。我們可以在氣壓正常的牽引車內舒適地過一個月，如果我們有了麻煩，我們可以用無線電求救，直到另一艘太空船來解救我們。

我剛剛說月球探險毫無半點刺激的事，這當然不是眞的。人不會永遠厭膩這些令人驚奇的山，這些山比地球更爲險惡。當我們繞過消失的海岬時，看不到什麼好景色。克里海整個南方的曲線是一塊巨大的三角洲，在月球尙年靑時，羣山之水由此入海。這些古代的峽谷似乎在向我們招手，要我們攀登。不過我們仍有一百哩待走，只有羨慕地望望高處。

牽引車上我們保持地球的時間，廿二時正最後的無線電訊會送向基地，我們就結束一天的工作。外面，岩石仍在近乎垂直的太陽下燃燒，但對我們這是夜晚，直到八小時後我們醒來才算白天。醒來時我們每個人準備早餐，刮鬍鬚，以及收聽地球來的無線電短波節目。其實，香腸的香味充滿艙室時，很難相信我們不是回到我們自己的世界——一切都是如此的平常，就除了減輕重量和不自然的緩慢的感覺之外。

輪到我在主艙邊角準備早餐，我記得那時刻，即使經過這些年之後仍十分鮮明，因爲在那時刻收音機正播放我最喜歡的旋律，駕駛員已經穿上太空衣到外面去，觀察我們環狀的踏面。我的助手路易士也上了控制室，書寫昨天的日誌。

我站在烘乾鍋邊等時，眞覺得自已像個主婦。我把眼光遊逡在蓋住整個南地平線的山牆，看著月球曲線下的東西方。它們似乎距牽引車只一哩遠，但我知道眞實的距離起碼也有廿哩遠。當然，在月球上，距離的細節無關緊要。

這些山嶺有一萬呎高，它們如同幾代前某地下的噴出物透過熔化的地殼而矗立於平原上。即是最近的基地也因平原彎曲的表面而被擋住，因爲月球是一個十分小的世界，從我站立的地方看，距平線只有二哩遠。

我抬起頭，望向從沒有人攀登過的山頂，山峯矗立著注視隱退的海洋陰鬱地沉入它們自已的墓穴。太陽以傷人眼睛的光芒鞭打這些壁壘。但在它們上空不遠處，星星已在比地球多夜稍爲黑一點的天空閃爍。

當我正要調轉眼光時，突然看到大海岬邊緣高處有似金屬的光擲進西邊卅哩的海。那是無體積的光點，好像一顆星星靠在一座崢嶸的山峯抓取天空，我想像有如某圓滑的岩石的表面在抓住

太陽光而顯出的反射，直入我的眼簾。如此的事並不是不尋常的。當月球成下弦月時，在地球上的觀察家有時能見到普羅西海的蛛彩。不過我好奇地要知道到底是何種岩石會在那兒如此明亮地發光，我登上觀察塔，把四吋的望遠鏡轉向西方。

我剛好只够見到激發我尚無法實現的希望。視野清楚和明晰，山峯似乎只在半哩外，可是不管如何地努力，陽光仍然太小不能看清，不過它似乎有令人捉摸不清的神秘感，頂峯上是古怪地平坦著，我對那發光的謎物注視良久，拉長視線望向太空，直到一陣燒焦味告訴我香腸已好了才停。

那天整個早晨，我們都在爭論穿過克里海的路。卽使我們穿上太空衣，爭論也會透過無線電繼續下去。毫無疑問的月球上根本不會有才智的生命，唯一曾存在月球上的活物是一些原始植物。我像任何人那般清楚，不過有些時候科學家總是害怕被自己所愚弄。

「聽着，」我終於說：「我要上那兒，只求我心靈寧靜。那座山不過一萬二千呎高——在月球的地心引力下只有二千呎——我可以在外面旅行廿時。我一直希望到這些山嶺去，這是給我一個最好的機會。」

「如果你沒摔斷脖子，」路易士說：「你回到基地時你會是探險隊的英雄。那座山從此可以稱作威爾遜山。」

「我不會摔斷脖子的，」我堅定地說：「誰是第一個爬上畢柯和希里柯的人？」

「可是你不再是那麼年青。」路易士溫和地說。

「那不是個好理由。」

我們那夜較早上床，路易士早晨跟我走，他是個爬山能手，以前曾常常跟我作如此的探險。最初一看，這些懸崖似乎完全不可攀登的，可是對有付好頭腦的人，這不是困難的，尤其在體重只有正常的六分之一的世界。月球登山者眞正的危險乃在過份自信，從月球上六百呎掉下正如從地球上一百呎掉下般地粉身碎骨。

我們在四千呎上寬濶的突出地作第一次停脚，攀登並非十分困難，不過我的手足因不習慣而僵硬，我需要休息一下。我們可見到牽引車像小金屬昆蟲蹲在山脚下，在作第二次攀登前，我們向駕駛員報告我們的進展。

太空衣內是舒適而涼爽，因爲裡面有抵抗炎陽的設備，且能排除體熱。我們很少交談，除了傳遞攀登指示，和討論我們上升最好的計劃以外。我不知道路易士想什麼，或許這是他曾經從事過最瘋狂的棋賽，我大半同意他，可是攀登的快樂，得到從未以如此方式走過的經驗，以及增廣的景色皆已使我得到豐富的報酬。

我看到前面的岩石牆（第一次用望遠鏡從卅哩外觀察到的）時，我沒有特別地興奮。它離頭頂有五十呎左右，在那高地上的必是誘惑我上來的東西。幾乎明確的，那只不過幾年前被流星所

分裂的石頭，而以其分裂的平面在不腐蝕，不變化的寂靜裡鮮明地發光。

在岩石面上沒有可以抓手之處，我們必須使用多爪錨，我疲倦的臂在拋出多爪錨時似乎就獲得新的力量，第一次失敗了，到第三次才成功，我們借此登上。

路易士焦慮地凝視我，我本可告訴他先去，可是我透過鋼盔的玻璃向他笑笑，並搖搖頭。慢慢地，我開始上升。

即使穿了太空衣，我的重量只有四十磅，所以我毫無困難地用手上升，沒用到脚。到邊緣我停下，向我的同伴揮揮手，然後我翻上邊角，直直地站着，注視前面。

你一定明白直到這一刻我才完全相信這兒一點兒也沒有什麼不尋常。但，並非完全的。

我是站在一塊突出地，也許有一百呎長寬。這曾是圓滑——過於圓滑，不甚自然——可是流星已在其表面刻下痕跡。它的平面支撐著一個人兩倍高的金字塔結構，這在岩石上有如一顆巨大、多面的珠寶。

也許在最初幾秒內我心中並無任何感覺，此後我感到心起了浮動，而有一股奇異，無法表達的愉快。因爲我愛月球，現在我知道亞里斯達朱斯和依洛托斯年斯的苔蘚不是她在年輕時期唯一的生物，最初探險家的幻夢是眞的。畢竟，這兒有過月球的文明——而我是第一個發現的。或許我遲來了一千萬年，但這並不令我困擾，來了就已够了。

我的心開始正常地發揮功能，分析和自問自答。這是房子、廟祠，或是在我的語言上所沒有名字的東西呢？如果是房子，那麼爲何選定在如此獨特的地點上？我不知道這是否會是廟祠，但我可描出某個奇怪的僧侶的名人在呼籲他們的神，在月球生命與海洋日漸消失之時，保護他們。

我踏前十二步，更仔細地檢查這東西，不過某種警覺下意識要我別太靠近。我以我所懂得一點建築學，竭力猜想它文明的水準。

我想，埃及人可能辦得到，如果他們的工作人員具有遠古時代建築所使用到的材料。由於這東西很小，我不以爲我所看的手工，其建造的民族會比我的民族更進步。月球具有有才智的生命的想法仍然不能確信。

我說過突出地被流星擊創，它也覆上幾吋深的宇宙塵，但宇宙塵和流星痕十分意外地以廣大的圓圈包圍這小金字塔，好像一座無形的牆保護它免受時間的侵掠，以及來自太空緩慢而不停止的衝擊。

我的耳機發出人的呼叫聲，想是路易士已喊叫我許久了。我步履不穩地走向懸崖邊緣，用手勢邀他上來，然後我又囘到宇宙塵圍繞的地方。我拾起破裂岩石的碎片，徐徐地拋向發亮的謎樣的物。如果小石消失在無形的障壁我也不會驚訝，可是它似乎擊中圓滑，半球狀的表面，徐徐地滑向地上。

我接着知道我所凝視的是可匹配我民族古代的東西。這不是房子，而是機械，以曾經歷永恒挑戰的力量保護自己。這些力量不管是什麼，仍然不息，也許我已經太靠近。我想到所有受到輻射的人會被陷住與發悶，因爲我現在感覺到有點陰鬱不已，有如踏進無防避的原子爐的死域。

我接着轉向已靜靜站在我旁邊的路易士，他似乎完全忘記了我，我也不打擾他，自己走向懸崖邊緣。底下是克里海——不錯，生死關頭的海——對多數的人是陌生和不可思議，但對我却很熟悉。我揚起眼光望向新月狀的地球，躺在星星的搖籃，我不曉得在這些無名的建築者完成他們的工作時，是何種天空蓋住他們。

不要問我爲什麼沒立刻猜到事實——事實在此刻似乎十分明顯。最初當我沈浸在發現這怪物的興奮中，我無疑問地假定這結晶似的怪物係由月球古遠時代的人建築的，不過突然地，有一道靈感有如翻山倒海，使我認爲這是像我一樣來到月球的外國人造的。

廿年來我們已確定月球沒有生命的痕跡，只有一些退化的植物。沒有月球文明可以留存，只有目前存在的遺物。

我又凝視發亮的金字塔，突然感到一股愚蠢的顫慄，不禁歇斯底里的笑起來，因爲我突然想像這小金字塔向我開口說：「抱歉，我是此地的陌生人。」

這敲碎了我廿年來的無形的防禦，碰到這些結晶牆裡面的機器。我所不能了解的是，我們終於以原子力量打破它，現在我已經看到可愛、發亮的東西的碎片。

但它們沒意義。金字塔的機械師——如果他們眞的是機械師——屬於工藝學家。

這神秘更加追逐着我，我們知道只有地球才有過有知識的生命的家。我們本身的文明無法建造那機械，因爲流星塵的厚度可使我們估量出它的年代。它的生命在地球海洋出現前卽已直立在高山上。

當我們的世界距目前年代才一半大時，從星星而來的某物掃過太陽系，留下了它通過的遺物，又再繼續走下去。直到我們摧毀了它，那機械仍然履行建築者的目的，至於什麼目的，那是我自己的猜想了。

將近一千萬顆的星星在銀河繞圈子，很久以前在另個太陽的世界的民族一定早已攀登過我們現在到達的高地。想到如此的文明，遠溯於創世紀消退的晚霞，宇宙的主宰十分年青，以致生命只是來自世界的一小部份，他們該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寂寞，諸神的寂寞向外望過無限，發現無人可分享他們的思想。

他們一定像我們尋找行星般的尋找星羣。每一處都會是個世界，但他們會是空虛或無心的東西。而我們的地球，大火山的煙仍然污染天空，從冥王星外的第一艘船通過外世界的氷凍，知道生命在他們的命運上扮演不了角色。它到內行星休息，繞太陽的火光而取暖自己，並等着他們自

己的故事開始。

這些流浪者一定照過地球，安全地在火與冰之間狹窄區域內繞行，而且一定猜想那是太陽的子女的寵愛物。在遙遠的未來，會有知識，不過在它們之前仍有無數的星星，而他們可能永遠無法仍以此方式來臨。

所以他們留下看守者，注視整個世界。這是信號塔，耐心地標示沒有人發現它的事實。

也許你現在明白這水晶狀的金字塔何以立在月球而非地球上的原因。它的建築者主要在努力掙脫野蠻民族的文明。他們對於我們的文明有濃厚的興趣，只要我們證實我們適予生存——憑越過太空和逃避地球，我們的搖籃。這是所有知識人遲久必須面對的挑戰。這是雙重的挑戰，因爲它寄賴於原子能的征服以及生與死最終的選擇。

一旦我們通過那危機，在我們發現金字塔和用力打開它之前只是時間的問題。目前它的訊號已停止，負責的這些人將把他們的心視地球而定，也許他們希望幫助我們幼稚的文明，但他們一定非常，非常的老，而老人往往狂氣地嫉妒年青人。

我一望銀河就驚疑星雲羣來襲的。如果你會諒解如此通俗的比喻，我們已按動警報，而我們除了等以外，別無他法可施。

我不以爲我們必須等得很久。

第二個黎明

艾里斯說聲他們來了，就墊起前脚，轉過來俯視山谷。一時間的痛苦與痛楚暫時離開他的思想，所以，連他的太太朱耳也幾乎查覺不出。一聲溫柔的低喚使她回想到戰爭前幾天認識的艾里斯，那時的艾里斯似乎不像現在躺在這平原上的人——那樣遙遠與失落。

黑暗浪潮已浮滿整個山谷，去勢遲緩而怪異。它係帶金色的側翼——亞倫尼冷落的近衞軍，與黑黝黝的囚犯比較起來，懸殊甚大。但他們已够充實，他們只需要防守無目標的河流。可是看到數以千計的敵人，朱耳發現她自己在發抖，本能地移向她的丈夫。但艾里斯似乎對她的反應並不了解，甚或連注意到這動作的跡象都沒有。

朱耳看到黑色洪流向前流動非常慢，恐懼才消失。她已聽過怎麼結果，但現實甚至比她想像的還要壞。當囚犯走得更近時，所有的憎恨和苦痛全從她心中退去，反被某種難過的同情所代替。她的族類沒有一個該畏懼這些無目標，像白痴一般的遊牧民羣。

衛兵只是便囚犯毫無意義哭叫。像她的性格，朱耳想不出這數千的心靈以如此近的距離通過的理由。這便她想回家的慾望，勝過一切。她的心敏感到可以體驗出孩童第一次的糢糊想法，失敗的敵人甚至不如孩童，而是成人身體的嬰兒。

人潮現在正通過他們前面幾步內。第一次朱耳看到太陽的光照在他們身體上的黑緞子是多麼美。曾是優秀的人，昂起頭看艾里斯，掙脫隊伍，盲目地走向他們，距幾步遠前才停下。然後它像迷失、受驚的小孩蹲下，明艷的頭茫然地左、右移動，好像在尋求它是什麼。一股那空茫的大眼睛落在朱耳的臉上。她知道，她自己是美麗的——但在那茫然的表情上沒有一絲感情，質問的頭茫然地搖個不停。接着一個激怒的衛兵趕來把這囚犯驅策回去。

朱耳請求離開此地。「我不想再看下去。爲什麼你要帶我到這裏？」她話裏含有很深的譴責。

艾里斯開始走出長滿草的斜坡，他的想法仍是溫和的，雖然他心底是那樣的痛苦，以致幾乎隱藏不了。

「我要每一個人——甚至你——明白我們贏得這場戰爭所該做的。也許，我們一生再也沒有這種機會了。」

他在小小的突出地方等她，不爲他瘋狂的攀登所苦惱。像河流般的囚犯現在已距他們太遠，無法看到那痛苦進行的細節。朱耳蹲在艾里斯的旁邊，開始吃未長在肥沃地上的嫩草。她慢慢地開始從震驚中恢復過來。

「可是對他們會怎樣呢？」她問，仍然念念不忘無心的巨人走進了可能永遠不了解的監禁。

「他們會被教如何吃東西，」艾里斯說：「在山谷內有半年的食物，然後我們就遷徙他們。這樣我們自己的貨源有損，可是我們處在道義的責任之下——我們已把這納入和平公約。」

「他們永不能治好嗎？」

「是的。他們的心已全被摧毀。一直到死，他們都是這樣。」

一陣漫長的沉默。朱耳將眼光遊逡在小山，投進海洋邊緣溫和的波光。她只能領會刻劃海洋的藍線——那神秘的，不能通行的海。它的藍不久會沉入黑暗，因爲炎陽正下沉，只存紅紅的圓盤——比原來大幾百倍，光却黯淡多了。

「我想我們不得不做。」朱耳終於說。她幾乎是對自己說的，但艾里斯完全了解她的想法。

「你已看過他們，」艾里斯簡短地回答：「他們比我們强壯。雖然我們人數比他們多，這是僵持狀態。靠我們所做的，我們解救了幾千人免於死亡——或毀損肢脚。」

痛苦又回到他的思想，朱耳不敢凝視他。他臉上已映現出他心中深處所想的，但她知道他正想到他前額上破碎的犀牛角。戰爭只用二種武器——剃刀型的前脚蹄，以及像獨角獸的角。用其

中之一，艾里斯皆無法再戰，因此避免不了許多冷嘲熱諷，即使這些深愛他的人也令他傷心。

艾里斯在等某個人，雖然這人朱耳猜不到。她知道在他這種情緒時最好不要插嘴，所以無言地坐在他身邊，她的影子與他的影子延伸到小山頂。

朱耳和艾里斯來自同類，比大多數人幸運多了，但他們錯過一項最大的獎金。他們有强健的身體和心靈，他們住在氣候和肥料均有的世界中。依照人類的標準，他們似乎怪異却非厭惡的。他們覆毛皮的身軀逐漸變尖爲一個巨大的後肢，那可以使他們躍過三十呎廣的地面，兩隻前肢小多了，只是用來支持與穩定，別無用處。

亞倫尼和他們的堂兄弟具有心智，使他們能够發展一種非常進步的數學和哲學：但超過這物理的世界，他們就一點沒法子控制。家，工具，衣服——事實上，一切人造的——對他們毫無所悉。對具有手，觸角，或其他操作方法的族類，他們的文化似乎難以令人相信的偏限？但這是心靈的適應性，平凡的力量，他們很少明白他們之間的差距，以及想像其他的生活方式。漫遊在這肥沃的平原，停在食物茂盛的地方，用完了再遷徙，這是遊牧民羣的習性。這種遊牧的生活够給他們餘暇找哲學，甚至一些藝術。

他們精神感應的能力還沒有搶走他們的聲音，而且還是發展了一種複雜的聲樂，以及複雜的舞蹈術。但他們在這一切中最感到驕傲的是：數千代來他們已將心靈穿過無限的純粹哲學。至於醫術，他們一無所知。

「有人來了，」朱耳突然說：「會是誰？」

艾里斯沒有瞧，就說：「是阿坦農。我同意和他在這兒會面。」

「我眞高興，你們曾是好朋友——你們吵了架時令我擔心。」

艾里斯煩燥地用前脚搔草地，他在困惑或煩悶時都如此。

「他在第五戰場離開了我時，我發火了。當然我當時不知道他必須離開的原因。」

朱耳的眼光因突來的驚訝和了解而睜開。

「你是說——他與麥德來往，以結束戰爭？」

「是的。很少很少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他演什麼角色，但這一定很重要的。我想他不會向我們說很多。」

雖然相隔甚遠，阿坦農一大躍就上了山邊。不一會兒就到了他們這裏，卽本能以宇宙歡迎禮節彎下頭觸艾里斯的角。然後他頓住，極爲困惑的，直到朱耳聽到艾里斯的話，鬆了一口氣前，仍然有點畏怯。

朱耳意識到艾里斯的話顯然已與他的朋友盡釋前嫌。她最後一次見到阿坦農以來已相當久，她驚訝於他已變化甚多。他比艾里斯年青多了——不過沒有人在這時去追根究底。他一度金黃的

毛皮已變黑。

阿坦農微笑着。

「最後幾星期眞有用，我剛走遍他們的國家，幫助集合遊民。你可能料到的，我們不是十分受歡迎的，如果他們知道我是誰，我想我就無法活着回來。」

朱耳無法控制好奇心，禁不住問他們是不是眞的受麥德的委託？

她覺得阿坦農的心靈充滿濃厚的迷霧，掩住他的思想。回答雖說了出來，還是讓人費解。

「不是：我不是最高的負責人。不過只有二個人，我和——高階層。」

艾里斯相當蹩扭地說：「那當然，我只是一個平常的兵士，不了解這些事。但我很想知道你怎麼做。」他又補充說：「自然，朱耳和我都不會向誰說的。」

面罩似乎降落在阿坦農的思想上，然後又很快地揭開。

阿坦農說他准許說出來的很少，他一直只興趣於心靈與其效力。「你記得我們過去常玩的遊戲嗎？我想法子 要揭穿你的思想，而你盡力地阻止我。但我有時却能使 你的行爲違悖你的意志。」

「我仍然認爲你不能向陌生人辦到的，而我只不過是非意識地配合。」

阿坦農承認當時是事實，但那不再是了。他拿山下衞兵圍住的遊牧民羣作爲證明。那羣黑潮幾近通過，不久進入山谷的入口就要關閉。

「我長得愈大，」阿坦農繼續說：「我就花更多的時間來詳細探測心靈的方法，並想揭開爲什麼有的人十分容易分享我的思想，而有的從不能辦到，一直保留在自己的孤立和孤獨中，而被迫用手勢和聲音來傳達的原因。而我就因研究這些罕有的心靈而着迷。

「戰爭發生時，我被迫放棄此項研究。在某天第五戰場他們找了我。就是現在我也無法十分確定誰是負責人。我被載到某地方，那裏我發現有一些思想者，我已認識他們很多個。」

「計劃簡單——但驚人的。從我們的族類原初，我們知道二或三種相連在一起的心靈，能够被用來控制別人的心靈。古代的祖先，運用這力量來治療，但現在我們計劃用來破壞。

「有兩項主要的困難。其一是我們正常精神感應力的限制有密切的關係。其實，我們除了罕有的例子外，只能與某個我們已經知道的人越空連系，只有在我們眞正以他們的身份時才能與陌生人傳播。

「第二個困難更大，那需要許多心靈的集體力量，以前頂多二、三個心靈，超過此數就辦不到。我們如何成功是我們的秘密：像所有的，現在這似乎容易辦到。一旦我們已經開始，就比我們預料的還簡單。兩個心靈比一個强兩倍，三個心靈比一個强三倍。其正確的數學關係是有趣的，你可知道一羣人如何十分迅速地被安排，使得依其羣體大小而增加嗎？簡單的關係在此。」

「所以結果我們有了『組合的心靈』。最初它不穩定，我們只能掌握它幾秒鐘。這對我們精神的資源是可怕的血統，現在我們只能用在——唔，用得更久。」

「當然所有的這些實驗係以極端秘密而實施的。如果我們辦得到，那麼米索族也能，因為他們的心靈一如我們的那麼好。我們有一羣他們的囚犯，我們將它們用作實驗的對象。」

一時隱住阿坦農內在思想的面罩似乎在顫抖和逐漸消失：然後他又控制起來。

「這是最壞的部份。把狂人送到遠地够壞的，但在你用眼睛注視你所做的影響時，那更是惡劣。」

「當我們有完美的技術，我們首次作長途的試驗。我們的犧牲品是對我們囚犯之一十分認識的人——我們拿走了他的心——我們可以完全地與他合一，因此我們之間的距離沒有障碍。試驗成功，但當然誰也不會猜到我們要負責的。」

「直到我們確定我們的攻擊會十分猛烈，以致結束戰爭為止，我們未再使用。從我們的囚犯的心靈，我們已認定米索族的眞相——他們的朋友和親族——我們能够挑選他們出來並摧毁他們。當每個心靈落到我們的攻擊底下，它向我們放棄其他的知識，所以我的威力增强。我們的破壞力遠超過我們以往的，因為我們只用男性。」

「那是十分的仁慈了？」朱耳苦澀地問。

「也許不：但這是為了我們的聲譽。敵人籲求和平那一刻我們就停止，我們只要知道何事發生，我們就進入他們的國家，恢復我們所能辦到的破壞。」

沉默了一陣子。山谷現在已沒入，太陽已下山。冷冷的風吹過小山，吹向空茫和無人航行的海。接着，艾里斯幾乎以細語的方式把他的思想說向阿坦農的心。

「你不是來向我說這個，是不是？還有別的。」這不是吵架。

「是的，」阿坦農回答：「我有個消息給你——令你非常吃驚的。它是來自索羅第。」

「索羅第！我以為——」

「你以為他死了，或是更壞的叛國賊？他倆者都不是，雖然他住在敵境有二十年之久。米索族如同我們對待他般地待他，並給他需要的一切。他們明白他的心是什麼樣子，即使在戰爭期間，沒有人接觸他。現在他要再見你。」

不管艾里斯對他老師的新聞如何感覺，他沒表示出來。也許他正回憶他的青春，想起索羅第在他心靈塑造方面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但他的思想沒向阿坦農，甚至朱耳說出。

「他這一段時間做了什麼？」艾里斯終於問：「現在他為什麼要見我？」

「這說來話長，也很複雜，」阿坦農說：「不過索羅第已有某項發現，十分令人注目，以及某項更為巨大的影響的發現。」

「發現？那一種發現？」

阿坦農歎口氣，凝向山谷。衞兵已回來，只留下一、二個去處理那些不歸隊的囚犯。

「艾里斯，你像我一樣懂得很多我們的歷史，」他開始說：「我們相信，這有點像費百萬代以到達我們目前發展的水準——那是一種十分驚人的時間長度！我們所有的進步幾乎完全求諸於我們精神感應力：沒有它們，我們與其他動物相差甚微。我們非常驕傲於我們的哲學和數學，以及我們的音樂和舞蹈——何是，艾里斯，我們是否曾想過還有其他我們從不曾夢想過的文化命脈嗎？那可能是宇宙間，除了精神之外的另一種威力。」

「我不懂你的意思。」艾里斯坦白地說。

「這不易解釋，我也不想試——除了這個之外。你可明白我們控制外在世界是如何脆弱，以及我們眞正的手足是多麼無用嗎？不——你不明白，因爲你沒看淸我所有的。但是也許這會使你了解。」

阿坦農思想的模式突然變爲悲調。

「我記得有次碰到一排美麗又錯雜的花朶。我要明白它們裏面像什麼樣子，所以我想要打開它一朶，我用蹄穩住它，以牙齒拆它，我試了又試——始終沒成功。最後，帶半憤怒的瘋狂，我把這些花踐踏成汚泥。」

朱耳看得出艾里斯心中的困窘，但她也看得出他對此有興趣和好奇心，想知道更多。

「我也有過這種感覺，」他承認，「但是又能怎樣呢？而這眞的重要嗎？在這宇宙有很多事情不完全像我們所要求的。」

阿坦農笑笑。

「那不够眞實。可是索羅第已發現辦法了。你願去見他嗎？」

「這定是一段漫長的旅程。」

「約有二十天，我們必須通過一條河流。」

朱耳感覺到艾里斯起了一點震顫。阿里尼人討厭水，因爲他們骨骼太重，不會游泳，如果他們一掉進水，立刻就被淹溺。

「那是在敵人的境內，他們不會喜歡我。」

「他們敬重你，你去的話會是好主意。」

「可是我願呆在這兒。」

「我可保證你在這兒毫無用處，索羅第會給你很重要的消息。」

艾里斯沉默一會兒，然後開口：

「我會考慮考慮。」他說。

阿坦農說到許多天的旅程倒不令人驚異。自始艾里斯卽以半開玩笑的衝刺來挑破心靈的防衞，可是它們一直以不費力的技巧廻避了。有關結束戰爭的終極武器他一點不說，可是艾里斯知道支配它的這些人還沒有解散，仍然在隱密的地方。雖然他不談到過去，阿坦農時常提到未來。像許多他的同類，他被他所完成的追獵，犯罪的意識吞沒了他。他時常表示出令艾里斯困惑的話。

「艾里斯，我們就到歷史上的轉捩點。我們未揭露的威力不久會被米索族同享，而另一種戰爭將是雙方毀滅。我一生致力於增加我們心靈的知識，但現在我不知道我是否已把某些過於威力，或過於危險，而我們無法掌握的東西帶進這世界。可是這已太遲了，無法停下來：不久我們的文化必定到達這一點，揭露我們所發現的。」

「這是恐怖的窮境：而且只有一道解決之途。我們無法回頭，而如果我們向前走，我可能會遇到災難。所以我們必須改變我們文明的每一性質，徹底地打破幾百萬代的關係。你想像不到那如何完成：我不能。直到我遇見索羅第，他說出他的夢想才能。」

「心靈是個奇妙的東西，艾里斯——但它本身在宇宙裏是無助的。我們現在懂得如何憑一種巨大的因素來加强腦力：也許，我們能解決困擾我們幾代的數學難題。不過也不是我們無助益的心，也不是我們現在創造出來的集體心靈能扭轉米索族與我們產生衝突的此一事實——事實是食物供給是固定的，但我們的人口則不。」

他們爭執這些事時，朱耳注視着他們，他們多半的討論發生在他們吃嫩葉的時候，因爲像所有的活動反芻動物，他們必須每天花點可觀的時間尋找食物。幸好他們行走的大地十分肥沃——其實，土地肥沃是戰爭的一項原因。朱耳高興地看出，艾里斯正變成原來的自己。充滿他心中幾個月來的沮喪的感覺已大爲減輕。

他們在第二十二天的旅程離開了廣濶的平原，他們有一段長時間旅行過米索族的疆界。不過這些外在敵人看來只是想問而非敵視。現在綠地已近盡頭，前頭是一片帶有原始恐怖的森林。

「只有一種食肉動物才活在這地區。」阿坦農向他們保證：「而那不是我們三個人的對手。我們在一天一夜就可通過森林。」

「一夜——在這森林！」朱耳喘口氣，因恐懼而茫然若失。

阿坦農顯然有點歉咎。

「我以前不願提到它，」他道歉地說：「不過那眞的沒有危險。我以前就獨自呆過幾次。畢竟，沒有大食肉獸尚存——而且，卽使在森林內也不會一片漆黑，紅紅的太陽仍然照射得到。」

朱耳依然輕微地發抖。她祖先幾千代都住在高處和開濶的平原，以避免危險。走在樹林中的想法——和在陰晦黃昏微光中——令她充滿恐懼。而且他們三人只有阿坦農具有抵抗的角。

他們在一整天穿過森林時，他一點也不快樂。他們看到唯一的動物是長尾的小生物，以驚人的速度在樹幹、樹枝上上落落。看牠們如此上落倒是賞心事，可是朱耳不認爲森林在夜裏會靜得如此好玩。

她的恐懼深植着。等炎熾的陽光消褪，只剩一片殘紅，世界就要起了變化。一陣驀然的靜寂掃過森林——這是他們三人本能地起了驚覺，悚然，因爲遠方傳來一陣悲歎。

「那是什麼?」朱耳喘着氣問。

阿坦農的呼吸急促，但他的回答很鎮靜。

他說沒關係，那還很遠，他不知道是什麼。

但朱耳知道他在說謊。

他們輪流保持警戒，漫長的夜慢慢地消失。自始至終朱耳醒於環繞她四周陌生羣衆威脅的惡夢。他守衞時，她曾聽到遙遠的地方有隻笨重軀體走過的聲音——只是那沒走得更近，所以她沒有驚動別人。終於渴望的白熾光芒開始流洩天空，白天又開始了。

朱耳想，阿坦農可能比他僞裝的更爲寬慰。當他浴在早上陽光中，幾乎是孩子氣般的。

「我們只剩半天的路程了，」他愉快地說：「到中午我們可以走出森林。」

他淘氣的低音令朱耳困惑。這阿坦農似乎對他們仍保有秘密，朱耳懷疑他們進一步要克服的障碍會是什麼，因爲他們的路被一條大河流阻止。

艾里斯帶點困惑地注視河流，以老練的眼光估計它。

「要涉過這兒太深，我們必須向上流走段長路。」

阿坦農笑笑。

「相反的，」他愉快地說：「我們走下游。」

艾里斯和朱耳驚訝地互望一下。

「你瘋了?」艾里斯叫道。

「你不久就會明白。我們現在不要走遠路——你們一路上跟我走，所以剩下的路該信任我。」

河流慢慢地變寬和加深。如果它以前不可能橫過，現在更不必說了。艾里斯知道，有時人可以用倒落的樹木作樑，以便在樹幹上行走過去——雖然這是冒險的。但是，這河流有幾棵樹木的寬度，而且愈來愈寬。

「我們就到了，」阿坦農終於說：「我認得這地方。有人隨時會走出樹林來。」他以角指向河流遠處的樹林，就在此時有三條人影躍向河岸。朱耳看到，其中兩人是阿里尼人，第三個是米索人。

他們現在是站在依河岸的一棵大樹邊，不過朱耳對此不加注意：她正注目於那邊河岸的人影，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怎麼做。所以當艾里斯的驚訝像雷聲在她心中爆炸時，她一時太過迷惑不明白它的原因。接着她轉向樹，看到艾里斯所看到的。

對某些心靈和某些種族，很少很少的東西會比一條粗繩繞在樹幹更爲自然或平凡，這條粗繩浮過河流與那端樹木連在一起。但是這令朱耳和艾里斯充滿未明白的恐怖，一時她以爲一條巨蛇從水裡浮上來。她隨後才看到它不是活的，只是她的恐懼尙存，因爲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的東西。

「不要操心它是什麼，或是想它何以放在這兒，」阿坦農安慰地說：「這是打算載你們過去的。瞧！現在有人過來了！」

對岸有條人影下了水，用前肢沿繩子前進。走得更近時——是米索人，也是女性——朱耳看到她身上帶有第二條和更多的細繩。

以熟練的技巧，這陌生人游了過來，從河流中現身。她似乎認識阿坦農，但朱耳無法接收他們的思想。

「我不需任何幫助可以過河，」阿坦農說：「不過我將指示你們如何過去。」

他把繩索繞住肩膀，躍入水中，將前肢鈎住固定的粗索。一分鐘後他被拖到對岸，艾里斯和朱耳也很快就如此地到了對岸。

等衞兵加入了他們，阿坦農向他的朋友提出警告。

「我擔心你到了這裡會有很多的震驚，你們會看到一些十分奇異的景象，可是等你們了解它們時，你們就不會感到困惑。事實上，你們很快就會與他們融洽。」

有個陌生人給他口訊。

「索羅第在等我們，」阿坦農說：「他急着要見你。」

「我試過與他連絡，」艾里斯抱怨：「可是我沒有成功。」

阿坦農似乎有點煩惱。

「你會發現他變了，」他說：「畢竟，你們彼此幾年沒見過面了。在你能够充分互通聲息之前也許需要點時間。」

他們的路是貫通森林，有許多小徑通往各方向。艾里斯想，索羅第隱居在樹林裡那麼久，一定已改變，路不久就開展爲相當大的空曠之地，沿其直徑有低低白色的懸崖。在懸崖底是幾個大小不同的暗洞。

這是艾里斯和朱耳生平第一次進入山洞，他們可不願進一步領受這滋味。等阿坦農告訴他們等在外面空地時，他們鬆了一口氣。一分鐘後，朦朧的記憶開始在艾里斯心靈蠕動，他知道他的

老師正走來，即使他再也不能充份同享他的思想。

某種東西在陰暗中蠕動，然後索羅第走進陽光中。一看到他，朱耳立刻淒叫一聲，並把頭埋在艾里斯的厚髮裡，但艾里斯隱定地站立，雖然他像沒有過般地顫抖，因爲索羅第發光，那不是歷史開始就曾知道的。他的頸子，掛了一排發光的東西，可吸住和折射陽光，而蓋住他的軀體是一片片厚金屬，他一走動就發出音响。他的角不再是象牙色的，而是紫色。

索羅第靜靜地站了一會兒，領會他們的驚訝，然後他發火的朗笑回響在他們的心靈，並抬起他隱蔽的肢足。彩色的衣服落到地上，頭一拋，發光的項鍊像虹拱彎到山洞的角落，不過紫色角仍然不變。

艾里斯有如站在大深坑的邊緣，極力替他們的思想作一橋樑，可是沒法互通聲息。在他們之間是半生和許多戰爭的裂縫，不同的經驗使他們產生極大的距離——索羅第的歲月一直在陌生的土地，而他所擁有的是與朱耳的婚姻，以及他們失去孩子的記憶。雖然他們面對面，彼此只距幾步遠，但他們的思想是那樣難以溝通。

這時阿坦農盡其全力以及手腕來對艾里斯從未能回憶的心靈想了辦法。他只知道歲月似乎已有了回頭，知道他再度是一個急渴、焦慮的學生——以及知道他能再度向索羅第開口說話。

睡在地底下是奇怪的，不過比在森林的恐怖中度過還算愉快。當她注視殘紅的陰影深入小山洞的入口時，朱耳想搜集她崩析的思想。她只了解艾里斯和索羅第之間通過的一小部分思想，也知道某種令人不相信的事已發生。她眼睛看到的證據足够證實，今天她看到的使她無話可說。

她也聽到東西。當他們走過一座山洞口時，傳來「呼呼」的一種有韻律聲音，不像她知道的動物所發出的。它繼續不斷的，沒有停歇或中斷，就算現在那不疾不緩的韻律仍縈繞在她耳旁。她相信，阿坦農也注意到它，雖然沒有表露驚訝之相：而艾里斯與索羅第已沈浸在師生相見的興奮中。

這老哲學家告訴他們很少，有一夜，在他們休息時他領他們看他的帝國。幾乎他們一切的交談全與近幾年來本國事件有關，朱耳覺得那多少令人感到厭膩。只有一樣引起她的興趣，那就是索羅第戴在頸子上彩色的水晶鍊。她想像不出那是什麼，或怎麼製造的，不過她垂涎不已。當她睡熟了，她發現自己非份地想到如果她帶了這驚人的東西回到本國，那該會引起騷動。

在黎明不久阿坦農和索羅第相見在山洞。索羅第已脫下他的標幟——顯然那只是歡迎貴賓時才都戴的——而他的角色已恢復正常的黃色。那是朱耳認爲她可以了解的一件事，因爲她無意中發現水果汁可以產生如此的顏色變化。

索羅第坐在山洞口，他開始敍述，艾里斯猜想他以前一定向過去的客人說了好幾次。

「艾里斯，我約在離開國家後五年來到此地你知道，我一直對陌生之地有興趣，而從米索人我聽到令我十分感到興趣的謠言。我如何追踪其來源的故事很長，但現在則無關緊要。我在某夏天水位淺時從上流越過河流，那是唯一可以過河的地方，幾年來只有那時水最乾涸。所以這實質上是個島——幾乎完全與米索族國界隔絕。

「這是個島，但不是不適合居住的。住在這裡的人稱費連尼，而他們有一段非常顯赫的文化——與我們的完全不同。你們已經看過一些文化產品。」

「你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智慧也有高低不同的。這構成民族與民族以及各生靈之間有極大的溝隙。照目前我們所知道的，我們是唯一具有抽象思想以及複雜邏輯程序的民族。

「費連尼是比我們更年青的民族，他們住在此地已有幾千代——可是他們的發展率比我們快過好多，好多倍。他們一點也沒有我們所擁有的那種精神感應的力量，但是他們有讓我們十分妒嫉的東西——某種促使他們整個文明和令人難以置信快速成長的東西。」

索羅第喘口氣，然後慢慢地站起來。

「跟我來，」他說：「我帶你們去看費連尼人。」

他領他們回到他們前夜來的山洞，停在入口，從這朱耳可聽到那奇異而有韻律的吱叫聲。此時更清楚和更大聲，她看到艾里斯如為第一次注意它，接着索羅第吹出高調的口哨，立刻這吱叫聲變弱，並漸漸歸於沉寂。一分鐘後某種東西從半明半暗中走向他們。

那是小生靈，幾乎只有他們的一半高，牠不用跳的，只靠似乎脆弱和瘦弱的兩肢行走。相當圓的頭有三隻大眼睛，各據一方，可自由轉動。朱耳對這並不認為吸引人的。

「仔細瞧，」索羅第十分溫和地說：「你會看出許多問題的答案。」

第一次，朱耳看到這生靈的前肢並非以蹄作盡端，或像她所熟識的動物的那種型態。相反的，它們至少分成十二根薄薄有彈性的觸角以及二隻鈎狀的爪。

「朱耳，走向牠，」索羅第命令，「牠有東西給你。」

遲疑地，朱耳走向前，她注意到這生靈的軀體環繞了一束束黑色金屬，裡邊有什麼在閃閃發光。小觸角接着抓抓水晶的項鍊，動作十分迅速，在朱耳尚不知所措時，這費連尼人已把項鍊掛上她的頸子。

索羅第漠視她的困惑和感激，不過他的內心十分愉快。朱耳現在不管他計劃做什麼都會跟從他了，不過艾里斯的感情可能不會如此容易動搖，對此只是邏輯的事並不够。他的老學生已變得很多，已被過去致創過巨，所以索羅第不能確定百無一失。不過他有個計劃能使這些困難變成他的利益。

他再次吹口哨，這費連尼人用手作一奇怪的搖擺手勢，然後消失於山洞。不久那奇怪的吱叫聲再次從寂靜中傳來，朱耳不再感到恐怖而沉迷於她的愉快裡了。

「我們將穿過森林到最近的村落，」索羅第說：「離這兒很近。費連尼人就如我們不住在空曠地。其實，他們幾乎與我們相差無幾，甚至，」他悲傷地又說：「我擔心他們比我們更好，我相信有一天他們會更爲聰明。不過最重要的，讓我先向你們說我從他們所學到的，以便讓你們了解我所要做的。」

任何民族的精神革命是由物質因素所支配的，這些因素無離於自然的法則。費連尼族驚人的敏感的手使他們能够憑經驗發現和判定事實。在其歷史上，費連尼族已發明簡單工具，利用這些工具，他們進行紡織，製造陶器，以及使用火。當索羅第發現他們時，他們已發明皮革和陶工輪車，正要進入他們第一次金屬年代。

依純粹智識的計劃，他們的進展並不快速，他們聰明和精明，但他們不喜歡抽象的思想，而且他們的數學是純粹的經驗的。例如，他們知道三角每邊的比率是直角，但並不懷疑這只是許多正常法則的特殊案例，他們的知識充滿如此的裂縫，不顧索羅第的幫助，他們似乎並不急着填滿這些裂縫。

他們敬重索羅第有如神明，他們短壽民族的兩代裡完全服從他，給予他一切的技巧，以及照他的建議製造新工具。這深厚友誼眞令人難以置信，好比兩種民族突然地解除束縛，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像阿坦農許諾過的，他們見過小費連尼族工人在工作，並見到他們以雙手把自然原料塑成爲有用的型式。甚至他們的小鎭和原始農場也不再令他們感到驚異，而變成可接受的一部份。

索羅第讓他們瞧他們塡補，直到他們已見過這石器文化的每一面。由於他們一致地知道，他們對費連尼陶器的看法並不表示一致。像他的同族，艾里斯具有驚人的精神視覺力，不過他明白如果人能够眞正地看見某人正在考慮的型態，幾何學該何其容易。從這開端，有天該發展出書寫語言的思想。

朱耳已着迷於小費連尼族女人穿著的紡織品，她可以坐上幾小時注視飛梭織衣服，並希望她能使用它們。

他們愈來愈喜歡費連尼族，在這新而高貴的環境裡，每天總碰到新鮮事，艾里斯似乎從戰爭所留下的創傷中恢復過來了。然而，朱耳知道他心中仍有更多的傷痕待治療。有些時候，在他能控制它們之前，她會遇上艾里斯心靈上的傷痕，她害怕它們多半——像他破裂的角——永遠治不好。艾里斯憎恨戰爭，而它結束的方法仍然壓迫他。朱耳知道，除了這個之外，他正被又可能來

臨的恐懼所追逐。

她經常與索羅第討論到這些煩惱，她已十分喜歡索羅第了。雖然她仍然不十分了解索羅第帶他們來這裡的原因，以及他和他的同伴計劃做什麼。索羅第並不急於解釋他的作爲，因爲他私下希望朱耳和艾里斯盡可能地去擬訂結論。不過，五天後，他終於喚他們到他的小洞。

「你們已見過了，」他開始說：「你們知道費連尼族所能做的，也許你們認爲我們的民族一且能使用他們的製造方法，就會增富許多生活。那是我初次來到這裡的想法，那該很多年前的事了。

「這是易了解而且十分純樸的想法，不過前提更爲重要。當我對費連尼族認識更深，以及發現他們的心靈在如此簡短時間進展如此快速時，我明白我們自己民族多麼不利的恐懼已一直在我心中深藏着。我開始懷疑我們如何具有費連尼族掌握物質世界的能力，這不是簡單如製造美麗項鍊的能力，而是更爲深奧的，這是無知與知識的差異，是弱者與强者的區別。

「我們已發展我們的心靈，但我們的心靈孤獨。像阿坦農告訴過你們的，我們現在將有威脅到整個民族的危機。我們正處在無法防衞的，不可抗拒的武器陰影之下。

「解決之道竟完全在費連尼族手中。我們必須利用他們的技巧重造我們的世界，消除我們一切戰爭的原因。我們必須囘到原初，以及重奠文化的基礎。這將不只是我們的文化，我們將與費連尼族同享，他們將是手——我們則是頭腦。噢，我曾夢想將來臨的世界！不過並非很多人是哲學家，我需要比夢想更實質的辯論，雖然我還無法確定。

「艾里斯，我在這裡問你，半因爲我要更新我們的友誼，半因爲你的話現在將比我更有影響力。你在你的人民中是個英雄，米索族也會聽從你。我要你囘去，帶些費連尼人以及他們的產品囘去。把他們介紹給你的人民並請他們派出年輕的人到這兒幫助我們。」

朱耳在能搜集到艾里斯心靈的暗示時有一陣停頓。他隨後才猶豫地囘答：

「可是我仍然不了解，費連尼族做的這些東西雖然十分美麗，有些對我們可能有用處，但是他們如何能像你所想的對我們影響那麼深？」

索羅第嘆息。艾里斯無法把過去、現在看成未來。他還不能像索羅第般的抓住費連尼族忙碌的雙手和工具的妙用。也許他永遠不會了解：但是他仍然能够被說服。

罩住他更深的思想，索羅第繼續說：

「也許這些東西有的是玩具，艾里斯——可是它們比我們想的更爲有威力。朱耳該會不願意……或許我能找到一個會說服你的人。」

艾里斯是懷疑論者，朱耳看出他陷於更深的陰晦心境

「我非常懷疑。」他說。

「好的，我會試試。」索羅第發出口哨，一個費連尼人跑過來。他們交換了簡短的談話。

「你願跟我走嗎？艾里斯。這要花點時間。」

艾里斯跟了他，其他的在索羅第的請求下跟在背後。他們離開較大的山洞，並走向一排費連尼族用來作各種交易的小山洞。

奇異的嗡叫聲大聲地响進艾里斯的耳內，但一時他不能明白它的原因，粗油燈的光太過於陰暗，眼睛看不清楚。之後他看淸有個費連尼人彎在木質桌上，在這桌上有某種東西在迅速地紡織，由另一個小生靈在操作，他見過紡織用更小的設計，但這個不同。這是定形的木材，不是陶土，紡織的手指已更換爲尖銳的金屬片，其長長、薄薄的薄片以網狀旋曲。不喜歡充足的陽光的費連尼人以巨大的眼睛在陰暗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不過在艾里斯明白究竟怎麼回事之前又要花點時間，不過，他突然間明白了。

「阿坦農，」朱耳在其他的人離開他們時說：「費連尼人爲什麼要爲我們做這些事？他們眞的像我們所看的那般快樂嗎？」

阿坦農想，這問題會朱耳問，艾里斯則永遠不會問到。

「他們會照索羅第所說的去做，」他回答：「卽使不理這個，我們也會給他們許多。當我們把心靈轉向他們的難題時，我們能明白如何以從不曾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方法來解決它們。他們十分飢渴地學習，而且我們必須超過他們的文化幾百代。甚且，他們的肉體十分脆弱，雖然我們沒具有他們的靈巧的雙手，但是我們的體力可以做他們無法嘗試的工作。」

他們已漫步到河邊，站了一會兒，目送緩緩的河水流向海。之後朱耳轉向上流走，但阿坦農阻止她。

「索羅第不願我們去，」他解釋：「這只是他另一個小秘密。除非時機已成熟，他從不事先洩漏。」

朱耳感到自尊稍微受損，但還是順從地回頭。當然，她會再去的，只要沒有別人在旁。在暖洋的陽光裡，這兒十分平和，朱耳幾乎忘了森林的恐懼，雖然她知道她在森林內永遠不會快樂。

阿坦農似乎十分出神，朱耳知道他正準備說點什麼，此時正在整理他的思想。不久他開口說了，自由自在的，就如兩個摯愛的人無拘無束在談話一般。

「朱耳，要把某人的工作重新回到一生的工作起點上確不容易，」他說：「我曾希望新的巨大力量能夠安全地被使用，但現在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許多年中不可能。索羅第是對的——我們無法單獨地更進一步。我們的文化已經無望地斜向一邊，雖然我們的文化並沒有毛

病。但我們無法解決和平與戰爭的基本難題，我們需要借用像費連尼族具有的物質世界。

「也許這兒會對我們的心靈作更大的考驗，使我們忘記我們所必須廢棄的。我們最後將可以從自然學習點東西。火與水之間的不同，木頭與石頭之間的不同又是什麼？太陽是什麼？以及我們在兩個太陽下落時在天空上所看見的幾百萬暗淡之光是什麼？也許這些問題的答案全寄賴於我們必須旅行的新路的盡端。」

他喘口氣。

「新的知識——新的智慧——我們以前從沒有夢想過的。它可以誘使我們避開我們面臨的危機。

阿坦農的思想之水流突然被打斷：她對這存於阿坦農心上的快樂音調——或別的？表示不解。

他們走近山洞時看不到艾里斯的影子，在他們走到入口前艾里斯突然跳進陽光中。朱耳不期而遇地驚叫一聲，並向後退一、二步。

因爲艾里斯又是完整了。他前額上破碎的印已消失：它已更換新的角，和他原失掉的差不多好看。

艾里斯與阿坦農用角相碰以表歡迎，然後他以無比的喜悅跑進森林內。

「讓他去，」索羅第說：「他會是十分孤獨的，等他回來，我想你會發現他——不同。」他發出一聲歎息。「費連尼人是聰明的，不是嗎？也許艾里斯現在將更欣賞他們的『玩具』。」

「我知道我等不及，」索羅第：「但我已老，我願在我一生中看到變化發生。在我所着手這麼多計劃中，希望至少有些會成功。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一時他迷失在自己的思想裏。沒有人可分享他的夢。甚至艾里斯，雖然他現在已相信他，並希望能分享他的心靈。

「你們像我一樣地明白，」索羅第繼續說，他們走向上流，「我們的戰爭只有一個原因——食物。我們和米索族陷於這有限資源的大陸，飢餓有如惡夢，時時威脅著我們，不但如此，我們的智慧竟也落到無法可施的地步。不錯，我們已盡力而爲，可是效果還是那麼差！」

「費連尼人已發現如何生產穀物的方式，我相信我們也可辦到——一旦我們適應他們的工具，我們就可從事生產。這是我們最重要的要務，不過這在我心上還不是最重要的。艾里斯，解決我們最後的難題是找到新的處女地，讓我們的人民移到那裏。」

他對他們驚訝一笑。

「不，不要以爲我在發瘋，這樣的土地是有的，我相信不疑。有次我站在海岸，看到鳥從遠口海洋內陸飛來，我用思想跟踪牠們，我相信牠們定飛向某一陸地。」

「就算你的理論是對的，問題在它對我們有何用處？」艾里斯問。他指向他們旁邊的河流。

「首先我們就會淹斃在水裏，而你無法建立繩子來支持我們——」他的思想突然消失在概念的深淵中。

索羅第微笑。

「所以你已猜到我所希望做的。好，你現在可看出你是否對。」

他們已走到河岸的水平架，一羣費連尼人在索羅第的助手的監督下忙碌地工作。躺在水邊的是奇怪的東西。艾里斯明白，那是許多樹幹用繩子綁住的東西。

他們目視木筏被推拉進水中，濺起一堆浪花，一個年青的米索人從岸上跳下，並在木筏上手舞足蹈，不久有更多的人跳上木筏，歡喜非常。無法躍下的小費連尼人耐心地站在岸上看。

這景緻沒有人會錯過，只有索羅第還繼續迷失在他自己的思想裏。他知道，這原始的木筏只是個開始，這必須在河上受考驗，然後沿海岸而流。這工作將費幾年，而他永遠不可能看到第一艘木筏上的乘客從神話中的樂土回來，不過既有了開始，別人就會完成。

頭上，一羣鳥正飛過森林。索羅第目送牠們，羡慕牠們自由自在地飛在陸、海空上。他已爲其民族開始征服海洋，有一天這一片天空地會是他們的世界。

艾里斯向索羅第道聲再見後，阿坦農、朱耳和其他的探險人員已經過了河，這一次他們沒讓一滴水碰上他們的身體，因爲木筏沿下流而下，十分稱職，一種新而更加改良的模型已在建造中，其基本上的困難將爲設計人所克服，即使他們被迫用石器時代的工具做。

「你們的任務不簡單，」索羅第對艾里斯說：「因爲你們不能讓你的人們看到你們在此地見過的一切東西，最初你們必須播下種子，使他們提高興趣和好奇心——特別在年青人之中，讓他們願意到這裏來學習更多。也許你們會遭到反對，我預料如此。不過每次你們回來，我們將有新的東西給你們看，以增强你們的論辯。」

他們碰碰角，然後艾里斯走了，帶着改變世界的知識走了——最初很慢，然後更加迅速地。一旦障碍已除，一旦米索族和阿里尼族能够使用工具，進步就會迅速，不過當前他們必須仰賴費連尼族；而他們少得可憐。

索羅第很滿意。只有在某一方面表示失望，因爲他曾希望艾里斯會是他的繼承者。艾里斯現在回到他自己的人們，不再自迷或激怒，他負有使命和未來的希望。只是他缺乏熱誠，想想該會是阿坦農來繼續他所開始的。雖然如此，目前還不需要去想如此的問題。索羅第已很老，但他知道他會再遇見艾里斯很多次的。

渡船現在消失了，艾里斯驚訝這渡船在微風中輕輕地搖擺。雖然行駛起來比原設計差，但這是空前壯舉。儘管它全部是用木頭建造，但它預報金屬的型式將來臨。

多年後。艾里斯站在中央。他看得到煙從面向海洋的船塢升起，並看見幾艘新船的主桅。這眞難相信，他第一次過河時，他被拖過去，而今……

阿坦農正在對岸等他們，他誠意地歡迎艾里斯：

「高興你來了，你正趕上時間。」

艾里斯知道，這正意味一件事。

「船回來了嗎?」

「差不多：它們一小時前被見過，料想隨時就到，然後我們經過了這些年最後可以知道眞象，要是——」

他的思想消失了，但艾里斯可繼續它們。他們已走向巨大的石塊金字塔，在下面躺着索羅第——他們知道索羅第的頭腦裝滿東西，但現在他們不知道他最珍愛的夢想是否眞實?

海上起了風暴，他們匆匆沿河邊的新路走。艾里斯以前不曾見過的一艘小船湊巧通過他們，那是由米索族或阿里尼族以前肢操作的。艾里斯很高興看到如此新的征服，如此新的自由，解除了上代的束縛。雖然有時他們被提醒他們的孩子突然間以此工具浪蕩於新的世界，用此工具從事充滿刺激和有趣的東西，他們是否可能有用處，但是，使人們成爲更好的航海員且還是更加有用的，在過去十年，艾里斯已發現純粹的知識是不够用：有些方法不是光靠精神的努力可達成的。雖然他的人們已克服了水的畏懼，他們仍然十分無能力於海洋，因此費連尼將成爲世界第一個航海人。

第一聲雷從海上響過來時，朱耳緊張地望望四周，她仍然戴着索羅第許多年前給她的項鍊，只是現在它被用來當裝飾品罷了。

「我希望船會安全。」她焦慮地說。

「風不會太大，它們經歷過比這更惡劣的風暴，」阿坦農向她保證，他們已進入山洞。艾里斯和朱耳以急渴的興趣四處望望，看看他們不在的時候費連尼人又製造了什麼。但是如果他們製造了什麼，除非阿坦農打算讓他們看，否則他們會藏起來。他仍然十分頑皮地喜歡於一點驚奇和神秘。

當艾里斯談到外面世界的改變，談到新費連尼人安居的成功，以及他的人們農業的成長時，阿坦農只是心不在焉地聽。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朋友已遠颺到海上，與漸駛來的船相會。這些船可能帶給他們世界上最大的消息。

當艾里斯結束他的報告時，阿坦農站起來，開始煩躁地沿室內走動。

「你比我們開始所希望的做得更好，至少這一代沒有戰爭，而我們的食物供給超過人口的需要——感謝新的農業方法。」

阿坦農望一眼房間內的裝設，他年青時代看到的一切已蕩然無存，甚至沒有意義。現在有船，橋樑和房子——而這些亦只是開始。

「我十分滿足，」他說：「我們已照計劃般地扭轉文化的潮流，避開了前頭的危險。製造瘋狂的力量不久會被遺忘：只有我們一些人仍知道，但我們會携此秘密入土。或許我們的子孫重新發現時，他們會比我們聰明，知道如何正確地使用它們。」

山洞口突然被閃電照亮。風暴已更近，雖然還有幾哩遠。雨已開始大滴地降落。

「在我們等船之時，」阿坦農十分唐突地說：「到下一個山洞看看一些新的東西。」

這是奇怪的收集，相同的長櫈是些工具和發明物。石器時代已過去：銅、鐵器時代已居，而且最初的科學儀器已經建好用來實驗。

阿坦農描述這些新的東西後，風暴襲來了，他自始至終都緊張地望望山洞口，好像正等著港口來的訊息。

「我已向你們領看一切重要的東西，」他說：「不過這兒還有些令你們感到有趣的東西。我說過，我們派出探險隊到各處去搜集和分類岩石，希望找到有用的礦產，有一隊帶回來這個。」

他熄滅燈，山洞變成一片黑暗。

「要花點時間等你們的眼睛適應了才能看到它，」阿坦農警告說：「只要看向邊角那裏。」

艾里斯睜大眼睛，最初什麼也沒看到，然後，慢慢地，一道朦朧的藍光隱約可見。那十分糢糊，所以瞧不清楚，艾里斯自動地走向前。

「我不該走得太近，」阿坦農勸告：「那似乎是完美的原礦石，可是帶它回來的費連尼人，握了它却起了奇怪的燒傷，但碰它却很冷。有天我們會知道它的秘密：不過我不以為這是最為重要的。」

一道廣面的閃光撕裂天空，一時同映的光芒點亮山洞，於牆上樹起陰影。同時有個費連尼人蹣跚地走進來，以薄弱的聲音向阿坦農說話，然後它發出巨大勝利的歡呼，好像他的祖先已在某年代戰爭上贏得勝利一般，接着他的思想閃入艾里斯的心靈。

「土地！他們找到了土地——一塊完整的新大陸正在等着我們。」

艾里斯感到勝利的感覺正如泉水湧了出來。新的未來已在望，他們可以掌握世界和一切的秘密。索羅第的看法終於獲得證實。

他摸索朱耳的心靈，以便她能分享他的高興——以及發現向他親近。在黑暗中他俯向她，他感覺出來她有如仍然走向山洞正中，好像她從未聽到這驚人的消息，以及無法使眼睛離開那謎樣

的光芒。

外面的夜發出雷聲，艾里斯感到朱耳在他旁邊發抖，隨卽安慰她。

「不要讓雷聲驚嚇你，」他溫和地說：「現在有什麼可怕的?」

「我不知道，」朱耳回答：「我害怕——但不是害怕雷聲。哦，艾里斯，這是我們完成的驚人的事，我希望索羅第能在這兒見到它。不過它會領我們向何處——這新的路的盡端在那裡呀?」

回想過去，阿坦農很久以前曾向她說過他的希望以及問過：「當然我們從自然學到的某些法則，將像在我們心靈暴露的危險那樣威脅我們。」現在話似乎在嘲笑她，並對金色的未來拋上一道陰影：可是爲什麼，她說不出來。

或許，在宇宙的所有的民族，她的人民已到達第二個十字路——而且從不曾通過第一個十字路。現在他們必須沿他們錯過的路走，必須面對最後的挑戰——這一次他們無法逃避這項挑戰。

黑暗裏，正漸消失的核子的微光在岩石上毅然地燃燒。它將依然在那兒燃燒，幾乎半明半暗地，卽使艾里斯和朱耳已經入土幾世紀。當他們手建的文明終於解開它的秘密時，它該只是較爲微弱而已。

與外太空的文明聯繫

總統，各位先生：在這危機重重的時刻向你發表演說，深感榮幸與責任重大。我明白——並非常了解——你們許多人已被一些你們聽到的謠言所震驚並感到沮喪，但是我現在要求你們忘記你們的自然偏見。

以前我曾看到一句古老的格言：「思考未曾思考的。」這正是我們現在該做的。我們必須毫不畏縮地面對事實，我們不能讓我們的感情動搖我們的邏輯。相反地，我們必須毫不畏縮地面對事實，我們不能讓我們的感情動搖我們的邏輯來控制我們的感情。

情況是危險的，但不是沒有希望，這要感謝我的同事在「反擊站」所完成的驚人發現。那個報告的確錯不了，我們可以與外太空的超級文明人接觸。至少該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存在——如果我們能辦到，我們就可以向他們求助。

憑我們自己的努力，相信在短期間內，我們絕對無法辦到什麼，對探討冥王星，找到「黑矮

人」的存在以來，只有十年的光陰，此後九十年，它的「近日點」將會通過和繞過太陽。我們一切的來源，一切控制自然力量的自誇，亦無法改變它軌道的百萬分之一。

可是自從所謂「照明星」在廿世紀末被發現以來，我們已知道有着比我們更偉大的文明存在。這證實了天文學家們一向的深疑——後來又加上整個人類——當宇宙工程的第一個實例在「麥哲倫雲」查出後。（註：麥哲倫是葡萄牙的航海家）。有的星的結構並未遵從自然法則，甚至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它們的目的——不過我們知道它們神聖的暗示。我們與能誑騙每一顆星的生靈分享宇宙。如果我們挑選幫助，這對他們算是兒童的遊戲，對像地球幾千倍的「黑矮人」加以擊敗……兒童的遊戲？我說了嗎？不錯，那會是字字眞實！

我相信，你們都會記起繼超級文明的發現而來的激烈爭論。那是我們該嘗試與他們互通聲息，或者該保留不令人注意的現狀爲最好呢？當然，他們也有可能知道我們的一切，或者可能被我們的厚臉皮弄糊塗，或者反應出不高興。雖然從如此的接觸得到的利益可能是巨大的，而重重的危險也令人害怕。然而此時我們已沒有什麼可損失，以及又可得到一切……

直到現在，尙有產生長期哲理的興趣的事實。雖然我們能够大舉花費地建造傳送給這些生靈的無線電發報機，但距我們最隣近的超級文明人就有七千光年之遠。即使它回答，我們在收到答案之前還得等上一萬四千年。在如此情況，那些超級文明者似乎既不可能協助我們，也不可能威脅我們。

不過現在這一切已改變，我們可以用無法估計的速度送訊號給星星，我們知道他們也正使用如此的方法——因爲我們雖然無法加以干擾，却能測出他們的頻率。

當然，這些頻率不是電磁的。我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我們甚至無法爲它們取名字。是的，各位先生，畢竟總有個東西，你怎麼叫都行。不過在地球上研究如此的現象迄無進步，這並不奇怪，地球上有上十億的心靈在怒吼，淹沒了訊號。甚至在太空世紀完成的一點點可憐的進展也算是奇蹟了——有如在沸騰的工廠聽到音樂的旋律。除非我們能除去我們行星的心靈喧囂，否則我們無法建立超心理學的眞正科學。

而甚至那時我們不得不移到地球軌道的另一邊，在那裏噪音不只因隔十八億哩遠而消失，而且還受太陽不可想像的大面積所保護。在我們人造的行星上，只有那裏我們才能被保護和估計心靈的輻射，揭開傳播的法則。

在許多方面，這些法則仍然難以回答。雖然如此，我們已建立基本的事實。像相信，這些爲少數人所長久懷疑的現象，他們被感情的狀態觸發——並非由於純粹的意志力，或意識的想法。因此，過去有很多不平常事件的報導，而與死亡或災難的時刻相連乃是意料中的事。恐懼是有力的發電機，在稀罕的場合它能擴大本身，遠超過環繞的噪音。

一旦這事實被承認，我們就開始進步。我們減弱人工的感情狀態，最先以一個人，然後擴及團體。我們能够估計訊號如何與距離減弱。現在，我們已有可靠，够份量的理論，也能够測出遠處的土星。再進一步相信我們的計算可擴到星星。如果這是正確無誤，我們能製造出會立刻傳遍整個銀河的叫聲。而這一定會有人回應！

此時只有一種方法可以製造需要增强的訊號，我說過恐懼是有力的發電機——但這還不够。即如我們能以同時的恐懼攻擊一切的人性，這頻率亦無法測出二千光年以上的距離。我們至少需要這射程的四倍。而我們能達到它——使用唯一的感情，那是比恐懼更爲有力。

雖然如此，我們也需要不得少於十億人的合作，在一刹那間同時發出。我的同事已解決這純粹科學的問題，那眞是十分瑣碎。自從廿世紀初，簡單的電刺激設計已經使用在醫學研究。而必要的定時頻率能够送出，到達行星的傳播網。所有的這組合能在一個月內大量製造，而且他們使用所需要的指示只要幾分鐘。這是心理上的準備，因爲——且讓我們稱它爲〇日——那將爲時不遠……

各位先生，那是你們的問題了，自然，我們科學家會給你們一切的協助。我們明白那將會起抵抗，暴動的哭鬧，拒絕合作。不過當我們理智地注視這件事時，這主意眞的是如此的具攻擊性嗎？相反地，我們很多人認爲這有明確的可行性。

人類此時面臨最後的危機。在如此危險的時刻，要我們喚出過去一直令我們生存的本性，是不對的嗎？有一句古老的詩，可用來作爲我的結語：

我們必須彼此相愛，否則死。

中華民國64年8月1日初版

飄浮在喜馬拉雅山群峯間

定價35元

譯　　者：張　時　坤
出　版　者：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臨江街296號
　　電話：7311435・7816347
　　郵政劃撥帳戶17944號
本公司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臺業字第零柒柒玖號
發　行　人：朱　寶　龍
印　刷　者：中　興　印　刷　廠
　　臺北市雅江街26號
　　電　話：3316611・3610089
第一門市部：中　國　書　城
　　臺北市成都一號（地下層）
　　電話：3 8 1 4 1 6 8
第二門市部：中　華　書　城
　　臺北市武昌一段77號2樓
　　電　話：3 1 1 3 9 1 6
經　銷　處：全省347家大書局

忌，它則像一芬芳的香茗，很適合我們東方人的胃口，日本人首先歡迎它，它的日譯本「純情記」在兩個月內，發行了八十三版之多，改編的電視劇「多之貝殼」，也到達了空前的收視率，作者克朗寧（A. J. Cronin）是英國當代著名小說家，有現代狄更斯與巴爾札克再世之譽。

④紅色 藍色 茶色　（日）柴田鍊三郎著　李學熙譯　45元

本書著者曾任「日本讀書新聞」及「書評」等雜誌編輯，一九五一年以「耶穌的後裔」一書獲日本文壇殊榮「直木賞」（爲紀念日本小說家直木三十五而設之文學獎，始於一九三五年），隨後卽享譽日本文藝界，並又以「眠狂四郎無賴控」一書，一躍而成爲日本最著名小說家之一。「紅色藍色茶色」爲其近年突出之著作，在日本已發行廿五版，是描敍三個年青女孩子的理想與遭遇，壓迫感很强爲其特色。

浪漫文集 ROMANCEBOOK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這一套文集是精選國內外著名及暢銷的浪漫文藝作品，供給高級知識份子及愛好新派文學的讀者們品嘗，無論內容、編排、設計、紙張都是第一流的。

①灼灼的愛　（法）莎岡著　李學熙譯　40元

這是莎岡的第六部著作，原書名「LA CHAMADE」法文意謂戰敗時的鼓聲，內容描述一對青年男女由狂戀而分手的一段綺麗時光。莎岡的文章在這部小說中表現出從未有的成熟，法國文學評論家們讚爲「意味深遠，回味無窮」，法國兩家著名報紙「康巴報」和「費加羅報」也予以不屬錦上添花的好評；該書成爲法國哄動一時的暢銷書決非僥倖。

②女神出奔　（日）曾野綾子著　李學熙譯　45元

「閨秀派」作家曾野綾子以描寫愛情心理細膩而聞名東瀛文壇，筆調清新而不循舊途，對人物刻畫尤其鮮活玲瓏，書中愛情的色彩絮飛，不失俐落，曾野綾子的意境由此書而表現出另一刻度，尤其是成熟的社會青年男女品味其含意，更覺深思難忘。

③愛與傲慢　（英）克朗寧著　李學熙譯　45元

這是一部以醫院爲背景、以一對姊妹花護士的愛情故事爲主軸，描寫醫生與護士之戀的浪漫小說，從書裏我們可以嗅出濃重的藥味，看到明幌幌的解剖刀，也可以體會到情繾，書中描寫的愛情是內斂而含蓄，如果狂熱的柔情似一杯濃烈的威士

經研究結果，指紋一共可分爲七大類。而五個手指頭又各「掌握」住每個人的職業、錢財、健康、愛情和婚姻的前途，本書著者曾公開在電視臺、百貨公司爲各色各樣的人「看指紋」，而當衆推斷出來的結果又「奇準」，因此在報紙的支持下而出版此書，書中有系統的分列每個手指頭的各種紋路會產生什麼命運，並舉出在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的實例，內容淺白易懂對青年男女裨益更大。

⑪從筆跡看性格　（第６版）許鼎樵著　30元

筆跡學是目前科學界研究的一項熱門學問，根據實用心理學的原則來分析人格與人性的表現現象。筆跡可說是人類神經波動的一項表現，因而可從一個人的筆跡去評定人的個性、心理傾向、情緒變化以及健康狀況等。此外；創造力之强弱、智慧之優劣，教育程度之高低等方面，亦每每流露在字裏行間。

⑫秘術奇門遁甲　（新書）　林宜學譯　50元

奇門遁甲乃中國古代之一門絕學，林宜學自「中國占卜奥秘」和「中國預言之謎」兩本著作推出以來，極受讀者喜愛，本書爲林宜學從日文書中翻譯過來，日人對中國的奇門遁甲鑽研多年，本書精選日文書中最完善的一本。

⑬中國占卜奥秘　（第６版）林宜學著　40元

占卜並非神仙之術，它是一種法則，網羅了數理學、化學、物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方式，整理出一種統一的「原則」，實際上它非常科學化。這一類書以往都用晦隱難懂的文言字句寫的，使許多好學之士望而却步，本書用白話寫出，利用現代科學常識將占卜方法、原理和理論基礎，加以深入淺出解說和整理，實具學說探討與研究價值。

⑥從血型看性格　（第23版）陳秋帆譯　40元

本書著者能見正比古花費三十多年心血，收集數千份實際資料才整理出這本極具價值的書籍，此書將使你完全了解血型與人性的深刻關係，什麼血型的人即會表現出什麼個性，對教育子女、立身處世、企業機構之人事關係、男女婚姻的選擇以及社交應酬等各方面，都有絕對的參考價值。

⑦談血型與氣質　（第15版）陳秋帆譯　45元

這是「從血型看性格」的續作，內容較更爲深入討論血型與氣質的密切關聯，對心理學及性格學方面貢獻極大。本書尋出一個可以統一說出心的動向或人的氣質，自發現血型半個世紀以來，諸多困難而又微妙的問題一直癥結着而甚少發展，本書能突破各項困難以歸納方法，準確說出它的價值，對於家庭、職業場所、營業方針、集團管理等方面的應用極具功效。

⑧談兩性說血型　（新書）　陳秋帆譯　45元

這是能見正比古有關血型的第三部著作，這次所討論的主題是專注血型與男女兩性的配合，對於婚姻、愛情，有著極詳盡而深入的調查，使兩性的和諧，性生活的融洽以及家庭生活的幸福方面，具有權威性與說服性。

⑨從手相看個性　（第11版）陳秋帆譯　35元

手相不僅遠在三千多年以前即爲周朝開始研究，在西方紀元前507～582年，古希臘大哲學家皮德哥拉斯曾遠赴印度研究東方的相術。亞理斯多德亦曾編成一本手相術，迄今存放英國國立圖書館內。本書將手掌分爲七種型，即實際、藝術、活動、哲學、幻想、混合等型，來說明手與人的種種關係。

⑩從指紋看命運　（第４版）陳秋帆譯　35元

精緻文庫 SPECULAR SERIES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①創造智慧的結晶 （第7版）陳秋帆譯 40元

一個人的態度是積極或消極的，對人生成敗是一大關鍵。就兩位著者拿破崙希爾和克萊門史東在本書力竭聲嘶地喚醒大家，萬事如果以 PMA 的精神和態度去處理，成功往往近在咫尺。

書中摘錄出一些，「我們所以窮，跟老天爺無關。」「愛廸生發明燈泡曾做個一萬次以上的實驗。」「在賴特兄弟以前就只差一步就發明飛機的人實在很多。」「凡是那些值得購買的書，應該毫不猶豫地買下來。」「有困難才是好事。」「心情決定工作成果。」……給你一個觀念，那就是眞正邁向成功的捷徑。

②萬無一失的藝術 （初版）張時坤譯 40元

生命之外你最希望什麼？名望？金錢？健康？幸福？愛情？如果你願步隨一些簡單規則和弄出一套革命性新理論，所有這些或者更多的，都可屬於你的。

本書著者克萊門史東說出歷史上許多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非由於超然的智力，而是他們善用本身的潛伏力而達到頂峯狀態，而你也同樣能辦到。本書陳述達到一種人人羨慕的境界——隨心所欲。

③立體思考法 （第6版）左秀靈譯 40元

早稻田大學心理學教授本明寬說：「這本書蒐錄了很多心

⑭中國預言之謎 （再版）林宜學著 50元

「推背圖」與「燒餅歌」之透視

中國數千年來兩大預言家（唐代）李淳風、袁天罡及（明代）劉伯溫對各朝代的興衰測出精闢的含意，今由林宜學君以白話文將之道出，並將清代金聖嘆的批註加以解釋和補餘。

⑮超越時空感應 （第15版）陳秋帆譯 35元

心理學極度推展的今天，已經對人類許多無法解釋的能力做更深切的研究，諸如有關預感、先知、直覺和第六感等特殊感應。此外能控制本身的知覺、味覺、痛覺和思考的腦波研究，亦不斷地被發現。這些超越時空的感覺，實有助於發掘宇宙與生命的種種奧秘。

⑯幻覺與夢行爲 （第14版）陳秋帆譯 30元

人生的四分之一是在睡眠當中渡過，而幻覺與夢行爲亦爲人生的一部份，後者幾乎是每個人必然發生的。佛洛依德說：「夢是不曾獲得滿足的願望」。夢與心理學有着密切的關聯，夢的原因以及幻覺的構造與人的影響，現代人類應有所瞭解與研究。

⑰地球文明的預言 （新書）呂應鐘譯 35元

人類對未來情況的預知一向發生極大興趣，目前的中東局勢、歐洲共同市場，世界覇權的出現、未來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何時發生？這種跡象都不是世界局勢所逐漸形成的，這些跡象早在聖經的預言裡已說得非常清楚。

⑥**國際女間諜**　　（第５版）李學熙譯　30元

這是一本揭露東西方國家情報戰之最高機密！儘管世界各國化費在間諜與反間諜上面的實際費用，年達數十億美元之多，但是各國政府對於此筆開銷却「非常捨得」。於是世界性的大都市像紐約、倫敦、巴黎、柏林、東京、香港、曼谷、新加坡等地，均紛紛出現一批從事間諜這門行業的人士，數目之多令人咋舌。倘若你是一位重要人物，很可能你的前後左右都是間諜，他們雖是來自不同的國家，但對你的興趣倒是一致的。

⑦**西德情報局**　　（再　版）洪國強譯　45元

本書描述二十世紀西德情報局長格林的一生傳奇事蹟，他曾為三位主人——希特勒，美國中央情報局，西德聯邦共和國效力。二次大戰後西德情報局（BND）可以說是由他一手建立起來的，在東西方冷戰期間發揮了莫大的效力。他的支持者稱他為「天才間諜。」他的敵人說他是「歐洲最危險的人物。」這本書是他的自傳，也就是西德情報局的發展史。

⑧**星洲日軍暴行錄**　　（初　版）羅新桂譯　40元

這是由一日本人在新加坡親身經歷二次大戰期間，日軍對占領地居民，尤其對華僑的各種殘酷暴行始未，予以毫無顧忌的公諸世人，讀後深覺華僑受異族欺壓以及他們忠愛祖國的氣慨，令人肅然警悟。

⑨**日本少年自述**　　（第３版）　羅新桂精譯　30元

本書為原著者童年的「中國遭遇」，書內包含中日兩國的民族特性，以富感情而生動筆法陳述中日抗戰期間著者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當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時，著者曾到會場晉見現今的嚴家淦總統，希望能因此而尋求到當年的救命恩人揚先生。

理學上有名、實用且極富趣味的測驗，讀者可藉此知人知己鍛鍊創造事業的能力。」田邊經營社長田邊昇一說：「本書可助你發現自己的特有個性及朋友的個性，因而可知道彼此適合和成功的條件，同時也是交友的先決條件——互相了解。」商工巨子坂井泰子說：「如果熟讀此書，相信在人事管理、廣告傳播之技術，及如何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慾，都會獲得驚人的啓示。」

④**猶太人思考法**　　（第14版）　左秀靈等譯　35元

艾森豪、貝多芬、歐本海默（原子彈之父）愛因斯坦、季辛吉、包可華、耶穌基督、馬克思（共黨理論家）等都是猶太人，為什麼猶太人在世界各國均為出類拔萃的人物？本書將猶太人的思想、文化、智慧等詳盡的陳述出來。

⑤**白色的日本人**　　（第６版）李學熙譯　35元

曾被法國戴高樂總統譏為「經濟的動物」的日本，今天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這本書比「日本人眞面目」和「醜陋的日本人」更具價值和挑戰性，著者會田欢雄博士為日本人文學家，為文具體入微，尖刻中不失仁厚。

今天的日本人是盲目崇洋的，心情是麻醉夾雜着自大，沉溺式的興奮和「矮小化」的精神。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是美國式、法國化、西德制度和丹麥觀念，眞正日本精神已蕩然無存。

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在法國訪問時，被戴高樂譏為「電晶體推銷商」和「經濟的動物」，是怎麼回事？今天的日本也就是明天的我們，高度經濟發展並一味追求歐美式的物質生活，將會帶來怎樣的結果，深深值得國人之警惕。

電影並獲奧士卡金像獎的「二〇〇一年太空之旅」。本書對未來世紀的太空情況及地球上人類的發展予以科學性的推測，對人類未來極具建設性。

⑭自然與文明的起源 (新書) 洪國譯 35元

自然界與人類文明的經歷中，存在着許多驚奇與不忘的事蹟，在這本書中收集數百張珍貴的彩色和黑白圖片陪襯着詳盡的文字說明，使你了解許多事物的起源，開拓思想上的新領域。

⑩波盧塔克英雄傳 (初 版) 馮作民譯 35元

這是一部以趣味性為主的英雄傳記。因此兩千多年來均受舉世的重視和極高的評價，即在今天仍在全世界擁有廣大的讀者。拿破崙少年時代最喜歡讀的書，就是「波盧塔克英雄傳」，他用古英雄的偉大事蹟來激勵自己，因而成爲曠古未有雄覇歐洲的大英雄。墨索里尼更因讀了此書而激起他重建羅馬帝國的雄心壯志。此外林肯、歌德、托爾斯泰、喀萊爾，以及發明家愛廸生……也都是「波盧塔克英雄傳」的忠實讀者。

⑪神秘的吉普賽民族 (初 版) 李學熙譯 35元

吉普賽人像一簇漂泊的浮萍，像一首悲愴的小詩，也像一則費解的啞謎。這是大家非常熟悉而實際確不甚明瞭的神秘民族。它的起源、民族的特性、風俗習慣等等常爲人所樂道，但眞正深入了解這個民族的專書却無人著述，本書有猶太人的趣味，但却更富神秘性，讀之將引您入勝。

⑫奇特的戀愛法典 (新 書) 陳秋帆譯 35元

談戀愛需要根據法典，似乎未曾聽說過，但在歐洲中世紀當時却要嚴守「戀愛規則」，如經違背則依「戀愛法典」制裁，書中指出何種情況才符合「戀愛精神」。並有若干判例以及指導男女的「戀愛術」，內容趣味盎然，並對研究社會學人士提供最佳參考。

本書爲法國名社會學家拉非赫塞 J. Lafitte-Houssat 所著。

⑬飃浮在喜馬拉雅山羣峯間 (新 書) 張時坤譯 35元

本書著者亞瑟克拉克 Authur C. Clark 曾任職「抽象科學」雜誌，他寫過不下四十本科學小說，其中包括曾被拍攝成

④海外中國人　（已發行第５版）　李學熙精譯　35元

中國人的「白手起家」秘訣和商業才能，令他國人士欽佩和羨妬，在東南亞及中南美等地，中國人對當地社會建設及工商業的繁榮均有極大的貢獻。一位澳洲的國會議員曾私下說：若不是採取「白澳政策」，澳洲早已是中國人的天下。

⑤怪傑經商妙法　（已發行第16版）　左秀靈等譯　35元

這是一位年齡不足三十歲的日本青年企業家在商場奮鬪的經過，有血、有淚也有歡笑。內容脫俗而極具震撼力，是一本實際行動的書，可以挑起你奮鬪的雄心，激起你致富的鬪志，本書日文版已突破二百萬册大關。

⑥游擊經商奇術　（已發行第８版）　左秀靈等譯　35元

一般經商人士對「超級强國」型巨大企業，總懷有恐懼心理而不敢與他們競爭，本書主旨在於以「游擊戰法」來應付商場的瞬變情況，對大企業的「死角」採取集中式的爭取，這正是中小企業靈活運用及發展的絕佳機會。

⑦億萬富豪頭腦　（已發行第８版）　左秀靈精譯　35元

生意與事業之區分是在於前者以生活爲目的，而後者加上理想及抱負，一個億萬富豪，其眞正目的並不是光想賺錢，往往是不斷而持久的衝動，促使他奮鬪再奮鬪，其結果帶來畢生享用不盡的巨額財富。

⑧登龍術絕招　（已發行第９版）　左秀靈精譯　35元

每一個人都想在事業上獲最大之成就，但往往不如己意，問題癥結在那裡？在今日競爭激烈的社會中，想出人頭地，必須重新計算自已估量别人，本書道出許多聰明人所忽略的小地方，看似小節實乃大忌，也是成功的最大絆脚石。

暢銷叢書

BESTSELLER SERIES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①猶太人賺錢絕招　（已發行第18版）　左秀靈等譯　40元

讀書人對金錢往往缺乏正確觀念，在潛意識中甚至對賺錢採取不屑的態度，但又明知在實際生活及完成各種理想事業中是決不可或缺的工具，這種矛盾心理一方面由於傳統觀念的束縛，另一方面是缺少一些指引或一點靈機，因而錯失許多賺錢的機會，許多抱負也就無法完成。本書將全世界最會賺錢的民族——猶太人對金錢的看法、賺錢的各項法則完全陳述出來，給人一種新的金錢觀念。

②中國人經商法　（已發行第11版）　左秀靈等譯　35元

在這本書中談論我們中國人的各種經商手法，都是由外國人口中說出來的，因此既客觀又可以從各種角度來硏討我們的經商作風，目前我國經濟成長率已高居世界之首，應該把握這個時機，努力開拓國內及國外市場。

③華僑賺錢法寶　（已發行第12版）　左秀靈等譯　35元

全球各地華僑達三千多萬，這比全世界一半以上國家的全體國民人口還要多。華僑在僑居國多半經商，其經營手法及作風也與他國民族迥然不同，現在外國人也開始注意他們的成功因素，而國人更應了解華僑的等等賺錢法則。

所經營的股票，比起邱永漢所經營的要大上幾百倍甚至幾千倍。

1973年的香港股市漲落是誰操縱的？你知不知道？

那就是猶太集團所玩的手法，大量買進，大量拋售，結果他們滿載而歸，却使香港許多人蒙受損失，如果你是小「做做」你應該怎麼辦？如果你想「大做一下」你又該怎麼辦？

「股票投資訣竅」一書中可以告訴你應該怎麼辦。

⑬你就是推銷員　(已發行第4版)　賴永松譯　35元

這不是單單指外務員推銷一些成品而言，內容重點是告訴所有從事商業的俊傑人士，了解企業的命脈是什麼？怎樣才能把產品作大量的推銷。本書由美國200家大中小企業聯合提供資料，芝加哥推銷協會，全美推銷訓練協會和全美推銷執行委員會編著。

⑭向國際市場挑戰　(已發行第7版)　左秀靈譯　45元

這是日本開拓海外市場的一部經驗書，由日本海外研究會所著(相當於我們的國貿局和生產力中心)內容都是日本近十年來爭取到國際間廣大市場的技巧和方法，目前臺灣的經濟結構正與七八年前的日本情況相同，我們要開拓海外市場，這是一本最值得借鏡的好書。

⑮怎樣做女秘書　(已發行第3版)　洪國强譯　35元

由美國著名商業藝術學校執行秘書葆玲英格積卅年的秘書訓練經驗所著，該書指導女秘書應具備的條件和認識職責之外，同時教導如何處理海外業務，老闆的習性和要求，老闆與職員間的溝通，甚至連衣著裝飾，待客應酬和簽訂合約時的處理均有詳盡說明，可說是目前女秘書所最需要的隨身手册。

⑯商業英文書信　(已發行第6版)　陳邁之著　35元

⑨吝嗇致富論　(已發行第5版)　李學熙精譯　30元

世上强盛民族多半具有「吝嗇」氣質，像猶太人是吝嗇聞名於世，此外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都是靠吝嗇起「國」的。人不吝嗇不富、國不吝嗇不强，但吝嗇與守財奴在基本意義上是完全不同的，著者一再强調這一點值得深思。

⑩吝嗇百態趣談　(已發行第7版)　李學熙精譯　35元

在急速變化的現代社會，許多事物觀點均需做重新估價，像「吝嗇」兩個字，一般均認爲是壞字眼是駡人的話，就是自己眞吝嗇也絕不承認，著者以另一個角度帶你去觀察吝嗇的可愛一面，希望能善用「吝嗇」之長處而不淪爲「吝嗇鬼」。

⑪奇蹟法賺錢學　(已發行第10版)　洪國强精譯　35元

慾望(Desire)與行動(Action)乃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原動力，也是成功途徑的踏脚石，本書禪明此點，指你一條成功致富的捷徑，敎你如何創造一個勝利者的形相，而財富就如同洛克斐勒一樣任你支配任你運用。

⑫股票投資訣竅　(已發行第8版)　賴永松譯　40元

你經營股票嗎？賺了錢沒有？賺大錢了沒有？

要不要看看美國華爾街股票王國的經營手法？

邱永漢在東京有一個事務所，許多人排隊在那兒等待着和他談一席話，希望能獲知一點股票行情及經營方法，但却需付出數千臺幣之多的——「談話費」。

在這裏；你只要跑一趟書店，就可以和「玩股票的老手們」在一起討論討論，他們會告訴你五種想不到的經營妙法。

有人願意化數千元和邱永漢談股票，但你只要化40元就可以向操縱全世界股票市場的那些猶太大亨們學習，這些大亨們

浪漫文集② 女神出奔 （日）曾野綾子著／李學熙譯 定價45元

與「冰點」著者三蒲綾子同享東瀛文壇的曾野綾子，以刻劃人性與心理著稱，對事物的形繪常取用新筆調，令人清新而回味無窮，曾野綾子每有新著出版均在日本暢銷一時，而「女神出奔」爲其最爲得意的一部，在該書中對人物的安排常有出人意外之感，尤其是故事的曲折而不荒唐，男女主角的內心變化起伏之際，把握得恰如身份，卻屬難得。

⑤青春的秘密 （已發行第10版） 左秀靈精譯 40元

身爲女性最可貴的就是青春，如何保持青春的長久更是女性最關切之事，本書對女性飲食營養的攝取和節制，性生活方面的調和以及生理現象的變化等，提供合乎醫學的正確觀念，是女性生活的手册，尋求美滿伴侶的藍本。

⑥寧靜的快感 （已發行第2版） 羅新桂著作 30元

從寧靜之中尋求生活上的快感，是許多人所嚮往的，著者多年來所獲得的人生經驗及感觸，日積月累下而撰寫出這本精鍊而成熟的文集，閱讀此書有與著者同享往事之樂趣。

⑦生活在生活中 （初版） 杜麗夫人著 35元

本書所談爲青年男女問題、兩代問題、家庭問題以及性觀念，提供正確的戀愛觀、健全的心理、處世的哲學使青年們有一健康的人生，使過多的精力有適當的發洩，使生活有義意、有情趣、有目標也有希望。

⑧要認識您自己（已發行第6版） 楊德馨編 20元

人與人之間，由於性格上的差異，往往彼此無法融洽，人的劣根性是專挑別人的毛病而原諒自己的錯失，這些問題均涉及到一個人的修養問題，本書告訴你如何先從自己的個性、修養、培養起一種責任感，令你立身社會，成爲一個成功者的形相。

⑨家庭生活指南 （初 版） 耿承光編譯 30元

我們都希望能過着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不浪費時間和空間，更不做無用多餘的事，每天都能够充滿着朝氣，幹勁十足的來創造輝煌的人生，本書提供你解決日常家庭瑣碎的事務，共有463項，都是每天遭遇的實際生活問題。